

錢基博選註

中學
適用
模範
文選

商務印書館發行

錢基博選註

中學
適用

模

範

文

選

商務印書館發行

模範文選

卷上

記事門

【側敘法】側敘法者，專敘題之某一點，或某一方面，其餘或帶敘，或竟不敘。蓋題有頭緒紛繁，倉猝無從著筆者，如欲一筆不漏，面面寫到，必致主從不分，或有顧此失彼之憂。卽曰不然，平鋪直敘，文境亦少洄瀾，不如扼重一點，其餘四面八方，都用作烘托。魏際瑞曰：「文章大意大勢，正如霧中之山，雖未分明，而偏全正側，胚胎已具；作者保此意勢，經營出之。」其言可深味也！

公羊傳邲之戰

魯宣公十有二年，晉楚戰於邲。左傳平敍，而公羊則側重楚一邊敍，而晉則帶敍一二筆；此與左氏僖四年傳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側重敍齊桓一邊，而楚帶敍通鑑赤壁之戰，側重敍孫權一邊，而曹操劉備帶敍同是側敍正法。

「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大

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

先下斷語，揭明作意。

曷爲

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

八字寫來，有聲有勢。

鄭伯肉袒，左

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

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素老而綏焉，請唯君

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攜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臣民之力乎？」莊王曰：「古者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舍，不詳全。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折入曰：「請戰。」莊王曰：「許諾。」將軍子重諫曰：「連兩將軍子重諫曰生波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避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由楚縮合晉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由楚縮合晉○令之還師而逆晉寇，令之還師而佚晉寇，句疊而韻流。

公羊高齊人，子夏弟子，受經於子夏，作春秋傳，四傳至其玄孫壽，與弟子胡毋子都錄爲書，卽所謂公羊傳是也。漢何休作解詁，其書遂大行於世，與左

傳穀梁傳並稱三傳。劉勰文心雕龍曰：「昔者夫子閔王道之缺……於
是……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褻見一字……
……誅深斧鉞。然……經文婉約，丘明……乃原始要終，創爲傳體。傳者轉也。
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此於左傳未爲的論！
獨公羊主於解經，有合傳轉之誼耳！

司馬遷廉頗相如列傳

魏際瑞曰：一人之爲人，有一端獨至者；卽生平得力所在，雖曰一端，而其人全體著矣！小疵小癖，反見大意，所謂『頰上三毫，眉間一點』是也。今必合衆美以譽人，而獨至者反爲浮美所掩。人之精神聚於一端，乃能獨至；吾之精神亦必聚於此人之一端，乃能寫其獨至。太史公善識此意，故文極古今之妙！卽如此傳，廉藺並敘，而實側重藺相如一邊；敘藺相如完璧歸趙，及澠池之會兩事，從始至末，敘次極詳。蓋此實相如所由成名，而相如之爲勇士，有智謀亦於是乎見；故專側重敘此兩事已足，其餘都可不敘。至於廉頗一生大事，三回伐齊，兩回伐魏，一回伐燕，傳中前後只用二三百字敘過，蓋戰勝攻取，乃良將之所當然，不足以特表廉頗之人格，故略不敘，而轉側重敘頗之羞不忍。

爲相如下，卒相與驩；又失勢客去，及復用爲將，客至，頗曰：「客退矣！」及奔魏，思復用趙，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示尙可用等事，瑣細極詳，似不如敘相如之着要；然百世下讀之，可以想見廉頗爲人，短處在褊狹，長處在重意氣，識大體；而頗之勇氣，躍躍紙上。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此句點眼，揭明主意。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之，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

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此句點眼，揭明主意。○惟相如勇士有智謀，故可與以勇氣聞於諸侯之廉頗相提並傳語，非泛設。宜可使。」於

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甯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台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與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尙

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

予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卒廷見相如，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此一事敘相謀智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

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此一事敘相如之勇士有智謀旣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尙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

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鬥，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此一事敘頗之勇氣而實以烘托出相如之非特勇士而有知計也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以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鬥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縮合廉藺語不離宗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

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旣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此寫頗之勇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

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此寫頗之勇氣廉頗

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

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

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此寫頗之勇氣趙使還

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

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

卒死於壽春。收筆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

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

敵國，退而讓頗，名重泰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讚側重相如說

漢司馬遷字子長，父談爲太史公。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誦古文，

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學齊魯之邦，

過梁楚以歸，仕爲郎中，奉使巴蜀，還爲太史令。李陵降匈奴，武帝怒甚，遷極

言陵忠，下腐刑；乃紬金匱石室之書，上起黃帝，下止獲麟，作史記百三十篇；序事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劉向楊雄皆稱爲良史之才。劉知幾史通曰：「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列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記則傳以釋紀也。劉勰文心雕龍曰：「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於文爲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此專言史傳之傳實則傳之爲言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章學誠文史通義曰：「經禮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後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爲之傳，敘事蹟者區爲之記。」又曰：「後世專門學衰，集體日盛。敘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傳記爲名，附於古人傳記專家之義。」蓋專指文人爲人作家傳及寄抒諷刺諧謔遊戲，如王承福宋清毛穎之類是也。實則化編年爲列傳，創正史之傳體，其例實創自司馬遷。而劉知幾慮其一事遠則同異

難密事積而起訖易疏斯固總會之爲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重複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可謂深明史體。

【逆敘法】逆敘法者，專側重題之某一點，或某一方面，與側敘法同。惟側敘法不論敘事傳人物均可，而逆敘法則多用以傳人物。側敘法之所側重者，不論何點，何方面，祇隨作者之觀察而定；其餘或帶敘或竟不敘；而逆敘法，則必將其人其事之最後結局扼重先敘，然後逆溯從前以著本末。此其異也。

左傳會於稷以成宋亂

此傳先敘宋亂而會，然後逆溯宋之所以亂，會之所以成。正與僖三十三年傳晉人敗狄於箕，先敘卻缺獲白狄子，然後追溯卻缺之所以獲舉宣四年傳鄭伯蘭卒，先敘鄭伯蘭之卒，然後追溯鄭伯之所名蘭，同爲逆敘正法。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着墨不多而神情如繪所以爲

妙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三月，公會齊侯

陳侯鄭伯於稷，以成宋亂。成宋亂成字下得嚴為賂故，立華氏也。斷一筆○上敍宋亂而會下追溯所以亂宋殤公

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

曰：『司馬則然！』所以亂之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於鄭。初宋穆公疾，召大司馬父而屬殤公焉，使公子馮出

居於鄭即莊公也，殤公即位鄭人欲納之不果，見隱三年傳而立之以親鄭，以郟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

相宋公。點明為賂故○敍會之所以成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曰：『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

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止哀之獲麟，約其亂文，去其煩重，

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

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

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漢書藝文志曰：『周室既微，載籍

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

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大指與史記同。胡甯曰：「左氏釋經雖解，而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百世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爲多！左氏之文雖緩，而朱子謂『縱橫之意』以讀其書，能反覆低昂，詞氣鏗訇，使人精神煥發，興趣悠長也。左氏采取列國史書爲春秋作傳，故其文多方言；又喜引詩書之詞，其文整齊，故多偶句，如夏五之闕，艮八之占之類，是也。」

韓愈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孔君一生大節，在佐盧從史彊諫不得志，困阨以死，故起筆先用重筆振提，以作氣勢；次敍始末，以略見生平；筆力極雄恣！

一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字君勝。從史爲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屢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當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

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卽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黜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四月，將浴臨汝之湯泉。王子至其縣食，遂卒。遂者繼事之詞也不著其得疾而曰「至其縣食遂卒」一方苞曰「此用春秋鄭伯髡頑卒於深書法以發疑也」一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上敍彊諫盧從史得罪以死下概敍孔君生平以明本末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惟公無分寸私。公苟留，惟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敍孔君性行及追

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某官。君始娶宏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岷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敍孔君家世妻子前夫人從葬舅姑。

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幾，尙書兵部員外郎。

母弟戡，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

愈曰：『請爲銘。』敍葬請銘而葬地見前故不著銘曰：

允義孔君！惟茲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生三歲而孤，嫂鄭鞠之。自知讀書，比長，盡通六經百家

學，擢進士第，累官吏部侍郎。嘗以爲魏晉以還，爲文者多相偶對，而經誥之

旨不復振起，故所爲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稱曰韓文

門人。李漢編其文爲昌黎先生集，卒，贈禮部尙書，諡曰文。按誌者記也，銘

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於世，沒則後人爲之鑄器以銘，而俾傳於

無窮。若蔡中郎集所載朱公叔鼎銘是已。至漢杜子夏勒文埋墓側，遂有墓

誌。後人因之，蓋於葬時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葬月日與其子孫之大略，勒石加蓋埋於壙前三尺之地，以爲異時陵谷變遷之防，而謂之誌銘。其用意深遠，而於古意無害也。至論其題，則有曰墓誌銘，有銘者是也。曰墓誌，銘并序有誌有銘而先有序者是也。曰墓誌，則有誌而無銘。曰墓銘，則有銘而無誌。然亦有單云誌而却有銘，單云銘而却有誌者，皆別體也。其爲文則有正變二體。正體惟敘事實，變體則因敘事而加議論焉。古今作者惟韓愈最高，行文敘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襲。

蘇軾方山子傳

此文傳方山子晚而斂光韜鏢，隱遁光黃，於開首數行敘明；因追想其少年豪俠情事，以爲烘記，恰成一反一正一開一合之局，與韓愈孔君墓誌銘一義到底者不同。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

起句一篇之眼

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

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

爲下文伏脈

然終不遇，晚乃遜於光黃，問曰：歧

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

帽，方筓而高，曰：

「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

因謂之方山子。

點明得名之所以

余謫居

於黃，遇歧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

出方山子原來姓名

有方山子亦瞿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俛而不答，仰而笑。

兩句神情如繪

呼余

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

上敘方山子之隱，為一篇正文下追

敘少年豪俠及家世為上文反襯之筆

獨念方山子少時飲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

歧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

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今幾日

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反挑縮合起筆○敘少年之豪俠一層然方山子世有勳

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

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再反挑縮

合起筆敘家世之盛一層

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

歟！以問作收悠然神往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生十年，父洵遊學四方，母程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

語其要。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

「吾昔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歐陽修擢置

第二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累官翰林承旨，歷臨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卒諡文忠。工爲文章，蓋得之於天，自謂：「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世間樂事，無逾此者！」又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嘗築室黃州之東坡，自號東坡居士。有東坡全集一百五十卷傳世。

【帶敍法】帶敍法者，以一人一事爲主，而帶敍餘人餘事，史書最多。此例如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之帶敍莊子申不害，孟子荀卿列傳之帶敍三鄒淳于髡等，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內，因邴漢亦以清行徵用，又與龔勝同賜策書遣歸，而帶敍邴漢父子，又因龔鮑等皆以明經飭行，不爲王莽屈，而帶敍自成帝至王莽時明經飭行之士琅邪紀濛王思齊薛方子容太原邴越臣仲邴相稚賓沛郡唐林子高唐尊伯高之或仕王莽或不屈。後漢書卓茂傳帶敍當時與茂俱不仕莽者孔休等五人；來歷傳帶敍同諫廢太子設諷劉璋薛皓等十七人。三國志王粲傳後歷敍徐幹陳琳阮瑀等，以其皆文士也，而連敍及之；倉慈傳後歷敍吳權任煥顏裴令狐邵孔乂等，以其皆良史而連敍及之。如此之類，難更僕數。蓋此等人既不能各立一傳，而其人其事可傳，又不忍沒其姓氏，立一人傳，而事同道合者，用帶敍法，盡附見於此一人傳內，則庶乎其

簡而賅也！然諸史有爲一人立傳而帶敍數十百人者，如三國志楊戲傳後附以季漢輔臣讚五十餘人，魏書高允傳後附以徵士頌三十四人，唐書李澄傳後附以武德以來宰相功臣一百八十七人。斯可謂夥頤沉沉者。

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

此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爲正敍，而齊爲陳氏，晉盡公族，因晏子受禮，叔向從宴，相與語及爲帶敍，又因晏子「履賤踊貴」一語而追敍更宅納諫，則爲帶敍之帶敍。林紆曰：「余繹外國文成書至七十五種，審其文法，往往於一事之下，帶敍後來終局，或補敍前文遺漏，行所無事，帶敍處無擁腫之疾，補敍處無牽強之迹。竊謂吾國文章，但問有之，如通鑑中敍事後，補出本人族

氏世閹，往往近強。獨此篇敍晏嬰諫君易宅事，於本文毫不相涉。及到篇末，忽然補出景公從諫，及晏子返宅，絲毫不見牽強者，何也？以與叔向談心時，無端插入『屨賤踊貴』一語。『屨賤踊貴』是晏子設言告景公者，插入論事中，不明不自。此後文所必須詮釋者也。若待詮釋，不免費詞。故篇中用初字起，敍晏子諫公，卽用爲『屨賤踊貴』之補義；一起手卽栽入更宅一節，由更宅帶出近市，由近市帶出屨踊之貴賤，從容閒暇，一絲不曾着力。蓋請婚必有反命之時，反命而故宅已更再寫晏子辭宅許多好處，自非畫蛇添足矣！平日論文好言埋伏叫應之法，但讀此篇，埋伏之不覺，叫應之自然，令人增出無數法門。至於叔向晏子二老談心，義膽忠肝，雜悲涼而出！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勿知齊其爲陳氏矣！』叔向日：『晉之公族盡矣！』用兩『矣』字，斬截悲梗，了無餘望。晏子敍陳氏之奸謀，叔向敍公室之敗度，一呼一應而晉齊全局均在二人口語之中。筆力之偉，言論之精，讀之深有餘味！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起句先揭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

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

媿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緣。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

辱收寡人，徼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

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

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纒絰

之中，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

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以上敘既成昏，晏子受禮，叔

向從之。宴相與語，從相與語三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

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

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

收之，山木如市，勿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

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病而或煨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愒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

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

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以上晉楚政局借兩人相與語敘出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

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及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

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一筆 縮合景公爲是省於刑。一筆 推開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一及晏子如晉。一筆 縮合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一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以上承前段履

賤踊貴語帶
敘納諫更宅

陳壽王粲傳

此傳標題王粲，因王粲與徐幹五子並爲魏文帝友善，而及徐幹五子，是爲帶敘；又因五子而兼及邯鄲淳以下十三人，綴於傳後，則爲帶敘之帶敘；此爲史家附傳正體。而附傳之變例，昉於沈約宋書，蓋宋書最多帶敘，其人不必立傳，而其事有附見於某人傳內者，卽於某人傳內敘其履歷以畢之，而下文仍敘某人之事，如此類甚多。蓋人各一傳，則不勝傳，而不爲立傳，則其人又有事可傳，有此帶敘法，則既省多立傳，又不沒其人，此誠作史良法。但他史於附傳者，多在本傳後，方綴附傳者之履歷。此王粲傳其一例也。宋書則正在敘事中，而忽以附傳者履歷入之；此例乃宋書所獨創者，故曰變例。

一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

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冑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於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說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一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辟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儁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儁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旣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議廢弛興造制度粲恆典之

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靶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較，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絕！以上王粲本傳以下藉魏文帝爲綫索引出徐幹等五子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

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立功，祇爲亂階！一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植各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植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植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於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

適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擅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

以上帶敘徐幹等五子以文帝並與友善總挈起以

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歎逝作結

自潁川 邯鄲 淳繁 欽 陳留 路粹 沛國 丁儀 丁廙 弘農 楊修 河內

荀緯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

以撇筆作縮筆

瑒 弟 璩 璩 子 貞 咸以文學顯。璩官

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璩子籍才藻艷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則。官至步兵校尉。時又有譙郡 稽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尙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景初中，下邳 桓 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 經，依道以見意。從齊 國 門 下 書 佐 司 徒 署 吏，後爲安 成 令。吳質，濟 陰 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陳 壽，蜀 安 漢 人，字承 祚，少好學，師事同 郡 譙 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入晉，舉孝廉，除著作郎，終御史治書。撰三 國 志 六 十 五 卷，中魏 四 紀 二 十 六 列 傳，蜀 十

五列傳；吳二十列傳；翦裁斟酌，下筆矜慎。顧晉書稱：「或云：『丁儀、丁廙有名於魏。』」壽問其子索千斛米，不與，竟不爲立傳。『其父爲馬謖參軍，謖以兵敗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髡。』壽爲亮傳，謂『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然清儒朱彝尊、杭世駿力辯其誣，謂『壽於魏文士，惟爲王粲、衛覲五人立傳；粲取其興造制度，覲取其多識典故。若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僅於粲傳附書；甯止丁儀、丁廙不立專傳乎？且粲傳附書云：『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如此亦足矣！何當更立專傳乎？且壽豈特不爲立專傳而已！於陳思王傳，衛臻傳，備著丁儀、丁廙、羽翼、陳思與謀奪嫡之罪；又毛玠、徐奕、何夔、桓階之流，皆鯁臣碩輔，儀等交構其惡，疏斥之。然則二丁蓋巧佞之尤，何得立佳傳？至謂『亮將略非長』，則張儼、袁準之論皆然，非壽一人之私言也。』所論實爲平允。壽入晉後，撰次亮集表上之，推許甚至，謂『亮才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實情

如此寧必以此爲亮慊而爲亮立傳，又特附諸葛亮集目錄并上書表劄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極矣！評中反覆稱其刑賞之當，則寧以父坐罪爲嫌者耶？昔賢譏晉書好引雜說，故多蕪穢，觀於引或說以誣壽，豈不信哉！

【歷敘法】 歷敘法與前側敘逆敘帶敘諸法不同。蓋側敘逆敘帶敘諸法，皆先認清題之某一點，或某一方面，而歷敘法，則不一定扼重題之某一點，或某一方面，只照事實經過之原歷程敘去，即得。梁啓超名之曰移進法。其辭曰：「作者揀擇一個定點站住，自然邀同讀者也站定這一點，把我觀察所得傳達給他。移進法恰與相反；作者不站定一點，循着自己所要觀察的路綫，挪動自己去就他，自然也邀同讀者跟着自己走，沿路去觀察。這種移進法自然用在地理方面的記載最相宜；因爲觀察點跟着地段挪移，是最便的；但跟着時間挪移也可以。就歷史的記載而論，記傳體是站在一個地點上觀察的，編年體就是跟着時間挪移的。所以左傳通鑑裏許多好文章，極能引人入勝，還有許多好小說，令讀者不能中斷，非追下去看完不可，都因爲用移進法用得入妙。」論歷敘法，此最切要！大抵歷敘法，有隨空間經過

之歷程敘次者，地理之游記體是也。有隨時間經過之歷程敘次者，歷史之編年體是也。惟啓超謂「記傳體是站在一個地點上觀察的」。然亦有例外，如史記之大宛傳、漢書之西域傳，大抵隨空間歷程敘次者也。二十四史之本紀，則又隨時間歷程敘次者也。啓超又謂「許多好小說，都因爲用時間移進法入妙」。然亦有例外，如西遊記、老殘遊記之屬，則亦隨空間歷程敘次者也。要之相題行文，貴能運用而已！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

此文寫晉公子重耳之出奔，歷游狄、衛、齊、宋、鄭、楚、秦諸國，或禮或不禮，而歸主晉，一路寫去，如畫圖徐展，情事歷歷，最爲歷敘正法。

一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諸蒲，蒲城人欲戰。重

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狄從者狐偃字子犯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

季子以上敘及難而出奔狄人伐廩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

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一十五年不來而後嫁』

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而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上

敘奔狄妻季隗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

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以上敘過衛不禮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

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

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

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以上敘適齊娶姜氏

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可謂無禮極矣然上衛文公不禮皆明點而不實敘此却實敘而不明點可細

玩其筆法變換之處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

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無禮二字於此婦人口中透露一筆，不如鄭衛二國之明點筆法變

化。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而返璧。以上敘及曹曹無禮及

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以上敘及宋宋贈馬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

天之所啓，人勿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

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

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罔將禮焉！況天子所啓

乎！勿聽。」以上敘及鄭鄭亦不禮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殺？」對

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

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

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囊鞬，以與君周旋。」詞氣咄咄逼入

○上及齊兒女情長此及楚英雄氣壯相映成趣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

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

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以上敘及楚楚饗秦伯納

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

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以衰從。」公子賦《河水》

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於海，海喻秦也。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子公還晉必能匡王國也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

義。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

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

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

知之，而況君乎？請從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

璧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繫

如晉師，師退，軍於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

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不書，亦不告也。以上敘入秦秦伯納之於

晉。呂卻畏偁，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

役，君命一宿，汝卽至。其後余從狄君以出渭濱，汝爲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

汝中宿至。前文所未及，敍者此處借晉侯口中補敍出之前後映帶，亦有情致。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映帶有致，汝其

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

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予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

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之，以難

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

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以上

卻作難，秦伯誘殺，因晉侯逆嬴而送衛，而以寺人披請見一讓一對作煊染，既以終前段秦伯納女納之功，以迴顧起處之伐蒲奔狄通身骨節靈通。狄人歸季隗於晉

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

「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

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以上敍季隗之歸，叔隗之逆。晉侯賞從亡者，介

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

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

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於推口中兩見天字，亦一篇之眼，正與前叔詹諫曰「天之所啓」

「天其或者將建諸」楚子曰「天將興之」「違天必有大咎」語息相通。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

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

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

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

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以上敘晉侯賞從亡者。此一篇中見女子八人，有季隗、叔隗、有齊姜、有鸞妾、有僖負羈之妻、有懷嬴、有趙姬、有介

之推之母，或風情旖旎，或饒有機智，或嬌羞薄怒，或深明大體，一路渲染，培增精采。

惲敬游翠微峯記

此記先把翠微峯，金精洞，果合山，一在岡北，一在岡西，一在岡東，點清眉目；後敘游歷，就跟着路綫敘去，大體與漢書西域傳文相似。梁啓超論「西域傳」先敘述西域交通的兩條路，說道：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旁南山北波河，顏生波河循河也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因爲這些地方，初通中國，一般人不知其所在，不能像什麼關中河內燕薊齊魯諸名都，大家都會想像他在某地點，所以這篇轉換一種記載法，先把兩條大路點清眉目，後入本傳正文，就跟着路線敘去。路線是從南道往北，道歸頭一段說：『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媯羌……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自

此便順着南道，叙鄯善且末……經過葱嶺中的西夜子合度嶺，叙鬪賓安息大月氏，算是南道的最遠點，跟着趨北，叙北道最遠點的康居大宛……回頭入葱嶺，叙捐毒莎車疏勒……順着北道東歸，最後到車師前後王庭而止，其不當兩大路之衝者，則隨其所附近之路綫插叙，每叙一國，都記明去長安若干千里，他這種組織法，和本書的地理志迥別，好像帶着我們沿着兩條路線往返旅行一遍，能教我們容易明白，且有興味。和這個一樣的作法，如柳子厚遊記內中始得西山宴游記，鉛鋤潭記，鉛鋤潭西小邱記，至小邱西小石潭記，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等一連十多篇，其字句之研鍊筆法之雋拔，人人共賞，不必再下批評；最妙是把他逐日發見的名勝，挨次分篇敘述，令我們讀起來，好像跟他去游覽，和他得同等的快樂，這就是移進法的好處。一大抵遊記無不用歷敘法者，固不僅柳子厚游記爲然，而柳子厚特能神明其法，故尤瑰奇耳！

一自甯都西郭外北望羣山，有虎而踞者二峯，若相負。北峯爲翠微峯，易

堂九子講學之所也。

出翠微峯。○易堂九子先伏一筆。

背郭十里，陟山西折西北，過前所望虎而

踞之南峯，有厓。復北有巖，夾磴而上，西折有岡。岡之西爲金精洞，出金精洞，北

卽翠微峯。

點明翠微峯金精洞方位。

循岡行，有石門，木闔背局之，仰視絕壁而已。岡之東望果

合山，有樓閣，出果於是欲返游果合山，而闔爲從游所排，遂游焉。

以上敘明翠微峯金精洞果合山所

在過石門，有南北厓，相去以尺數，倚立俯仰相隱閉。北厓爲磴，以登，級三十有

六，道絕植梯，級十有六，以出於穴，有木構少息，爲第一巢。復登爲梯，磴之級二

十有八，有巢隘於前，巢不可息，爲第二巢。級十有七，爲第三巢。級八十有三，爲

第四巢，皆可息。至此始出厓，日杲杲然射諸峯，峯如相蕩矣。

！軟石有致。

復得磴八十

有三，有坪爲易堂，已燬廢。其北有屋，魏氏居之。其旁後無他道，復循故道而下。

魏氏之先，爲避亂計，故繫山無左右折，上下皆懸身以難其登，登山極勞，弊無

游覽之勝。然九子窮居是山，能各有所守，不欺其志，是則不可沒者。

！讚九子語約而盡。

九

子甯都魏際瑞際瑞弟禧及禮李騰蛟邱維屏彭任曾燦南昌林時益彭士望

惟際瑞爲本朝招吳三桂賊將韓大任被難焉

點九子姓名○以上敘游翠微峯

下翠微峯南西

折至金精洞北立石三如古敦獻洞構橫閣數之石之奇不見閣前橫術之外

石呀然起於欄際泉自石落散如珠絕境也洞之南石山相倚如服匿地志稱

漢仙女張麗英於此上升其言不經下金精洞復西行石山中小者如屋大者

皆隱天如鑄精鏐如地不能負渾渾漑漑首銜尾逮肩歧腋附蓋三百步所而

北折得平疇數百畝復折而東五百步所出翠微峯之北石山橫蔽之其奇如

金精洞之西復三百步所至果合山石矗起數十丈如冰相附自南而西而北

磴而上焉

以上敘游金精洞果合山○前段敘翠微峯祇及登山之勞蔽居山之九子以無游覽之勝也此段狀石景之奇字字烹鑄出之文與事稱

甯都之山界

閩粵逶迤不可盡而城西數十里皆石山益奇古駭心目如此余嘗行太行秦

山衡山多旁薄蘊蓄如聖賢豪傑舉事不與人以一端窺測若茲山者其俠徒

隱士之流歟是亦可以觀矣

讚歎作結

惲敬，字子居，江蘇陽湖人。清乾隆四十八年舉人，由咸安宮官學教習，歷任浙江江山、平陰、江西新喻、瑞金知縣，以事去官。爲人負氣，矜尙名節，與同縣張惠言善，自言其學非漢非宋，不主故常。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初桐城姚鼎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苞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大櫟。天下相與尊尙其文，號桐城派。而大櫟之世，陽湖有錢伯坳者，從受其業，以師說稱誦於張惠言及敬。二人者，遂盡棄其考據駢儷之學，而專志以治古文。世稱之曰陽湖派，以別於桐城。而敬則著有大雲山房文集四卷，二集四卷，續編一卷。記者紀事之文也。真德秀曰：「禹貢、武成、金縢、顧命，記之屬似之。文選止有奏記而無此體。」古文苑載後漢樊毅修西嶽廟記，其末有銘亦碑文之類。至唐始盛，而唐宋以來作者，自以韓柳爲正宗。韓文雄拔超峻，柳游山水諸作幽絕人寰，讀之使人神往。其他如樊紹述之艱僻奇澀，劉夢得之清麗峭刻，能作奇語，終莫及韓柳氣味之深厚也。

惟真德秀云：「記以善敘事爲主，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陳師道亦曰：「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竊嘗考之，記之名，始於戴記、學記等篇。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游記爲體之正。然觀韓退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塘鐵爐步，則議論之詞多矣。迨至歐蘇而后，始有專以議論爲記者。宜乎陳直諸人以是爲言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記游歷，當記道里之遠近，方向之東西，山水之情狀，敘述之後，因事抒慨，略作議論以結之，此爲正體。至若范文正之記嚴祠，歐陽文忠之記畫錦堂，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雖專尙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爲體之變焉。

【類敘法】類敘法，與前側敘帶敘逆敘諸法不同。然亦與歷敘法有別。蓋側敘逆敘帶敘諸法，皆祇認清題之某一點，或某一方面，扼重敘去；而類敘法，則須題之全部各點各方面，面面顧到，而不能有所偏重。歷敘法雖不偏重題之某一點，或某一方面，然祇依題事經過之原歷程，挨次敘去；而類敘法則必將題事經過之原歷程，拆散開來，分類組織，而加以敘次。梁啓超名之曰類概或類從法，其辭曰：「類概或類從法者，所記述的對象，不能有所偏重；然而又不能徧舉，於是把他分類，每類絮出要領，把所有的資料，隨類分隸；這種模範作品，最可學的是史記西南夷傳中敘：『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南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魍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樸榆，名爲嵩。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嵩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笮都最大。自嵩

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夷也。』這篇傳敘述川邊川南雲南貴州一帶氏羌苗蠻諸族情形，異常複雜，雖在今日，且很難理清頭緒。太史公卻能用極簡淨的筆法，把形勢寫得瞭如指掌。他們分爲三大部，用土著遊牧及頭髮的裝束等等做識別；每一大部中復分爲若干小部，每小部舉出一個或兩個部落爲代表；代表者之特殊地位，固然見出；其他散部落，亦並不罣漏。到下文雖然專記幾個代表國，如滇夜郎等國的事情，然已顯出這些事情是西南夷全體的關係。這是詳略繁簡的最好標準。凡記載條理紛繁之事物，欲令眉目清楚，最好用這方法。用這方法，最要注意的工夫是分類。分類所必要的原則有三：第一要包括，第二要對等，第三要正確。包括是要所分類能包含該事物之全部，對等是要所分類性質相等，正確是

要所分類有互排性，不相混合。例如說中國有漢滿蒙回藏五族。這個分類，便不包括；因爲把蠻子獮獮等族漏掉了。例如把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名爲七曜，便是不對等；因爲日月和五行星不同性質。例如把中國書分爲經史子集四部，便是不正確；因爲有許多書，可以入這部，也可以入那部；或者入這部不對，入那部也不對。分類本是一件極難的事；以嚴格論，每種事物，非專門家不能爲適當的分類；但要學生思想縝密，非教他們多做這層工夫不可。學做記事文，尤爲緊要塗徑。然把分類分清之後，還要看文章的體裁篇幅何如。若是一篇長文，乃至著一部書，應該逐部都詳細說明，那便循着步驟說去就是了。倘若限於篇幅要剪裁，那麼學史記西南夷列傳，先將眉目提醒，再把各類的重要部分，重筆特寫以概其餘；這是作文求簡潔的最好法門。試再舉兩個分類的例：各史儒林傳自晉書以下，都不分類了。我們讀起來

便覺得流派不明。史記漢書後漢書所敘各儒者都不以年代爲次，但以各人所專經爲分類。後漢書更分得清晰，每部經分今文家古文家，兩家中又分派，每派各舉出幾個代表人物，讀過去，自然把一代經術原流派別都了然。又如魏默深著的元史，體例和舊史很有不同，他立的傳很少，應立傳的都把他分類，他只用開國功臣，平金功臣，平蜀功臣，平宋功臣，某朝相臣，某朝文臣，治曆治水諸臣等等名目，做列傳標題，把人都納在裏頭，於是凡關於這一類人所做的事都歸攏在一處，每篇之首，把事的大綱提挈清楚，用幾個重要人物做代表，其餘二三人，附帶敘入事蹟，既免罣漏，又免重複，又主從分明，比較各史，確應認爲有進步的組織。這段是講的著書體例，教學生作文或說不到此，但以文章構造的理法論，構造幾十卷的書，和構造幾百字的短文，不外一理，同是一種材料，組織得好，費話少，而能令讀者了解，且有興趣。

組織得不好，便恰恰相反。」此論類敘法，可爲極精切詳明矣。

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此實鮑照出門一路游記耳！却寓情於景，出以書體；惟游記之文，率用歷敘，此獨出以類敘，參以變化。起寫旅況，末致問訊，中間敘述沿途山水景物，則南積山、東砥原、北波池，皆用類敘；西而長江、西南廬山，則爲特敘。此筆法之變化，一也。再山原江湖皆爲沿途景物之靜態，故點明方位，以醒眉目；而末後波濤一段，魚鳥一段，則爲沿途景物之動態，不論北之波池，西之長江，觸目而然，故仍用類敘而不點明所在。此筆法之變化，又一也。有提掇，有頓挫，筆意動宕。後來吳均與朱元思書，略倣其體製，而遜其雄闊！

一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無邊，險徑遊歷。棧

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兩句八字寫盡旅況凝鍊之至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

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以上寫旅況向因涉

頓，憑觀川陸，遯神清渚，流睇方曛。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

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總舉開下搖曳多姿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

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此敘山東則砥原遠

隰，亡端靡際。寒蓬席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此敘

原北則波池潛演，湖派通連。葦蒿攸積，菰蘆所繁。棲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

彊，捕小號噪，驚聒紛物乎其中！此敘波湖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

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積。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

長瀉不測，修靈浩盪，知其何故哉！此敘江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湖，峯與

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

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盡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

控湘漢在也！

此敍廬山

若滌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厯擊，湧瀆之所宕滌，則上

窮荻浦，下至猗洲，南薄鷲爪，北極雷澗，削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

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渣，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

驚，電透箭疾，窮溘奔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礧石爲之摧碎，倚岸爲

之幢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慄矣！

此敍波濤

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

章，則有江鷓水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省

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淹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澇，弄翻夕景，欲

沈，曉霧將合，孤鶴寒嘯，游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

此敍

魚鳥以上寫山水景物

風吹雷飈，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

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睹，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未致問一訊作結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劉宋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爲河清頌，其

敍甚工。事文帝，爲中書舍人。帝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章多

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所作詩文，以俊逸之筆，寫豪壯之情，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眩心魂。史稱其文甚迥麗，信然後官臨海王子顛、荊州前軍參軍，爲亂兵所殺。有鮑參軍集十卷。按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稱曰書。後世臣僚上言，別名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自尙書君奭外，莫古於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子產告范宣子書、叔向貽子產書。其後樂毅報燕惠王書、太史公報任安書、楊惲與孫會宗書、孔融論盛孝章書、曹植與楊德祖書，皆稱傳作蔡邕獨斷曰：「相見無期，惟是書疏，可以當面。」劉勰文心雕龍曰：「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曾國藩求闕齋日記曰：「古文中惟書牘一門，竟鮮佳者！八家中韓公差勝，然亦非書簡正宗。此外則竟無可采。諸葛武侯王右軍兩公書翰，風神高遠，最愜吾意。然患太少，且乏大篇。」鮑照此書洋洋餘六百言，以寫景爲抒情，詭麗輻輳，滂沛寸心，雖「發

唱驚挺，操調險急，「此是明遠本色，或乖劉氏一優柔憚懷，曾公一風神高遠」之指，然散鬱陶，託風采，辭氣紛紜，庶幾大篇！

韓愈畫記

此記將畫中人馬及其他動物，雜器物，分作四類敘；其中有主有從。有詳有略。梁啓超曰：「記載文有把客觀事實全部記載者，例如韓昌黎畫記記的是一幅田獵人物畫手卷，用四百多個字，把畫中人馬及其他動物雜器物五百多件，全部敘入，能令我們讀起來，鬚髯如見原畫。我常推他是昌黎集中第一傑作。他這篇傑作實很費一番組織工夫，纔能構成。他先把全畫人物，分爲四大部：一人二馬三其他動物四雜器物。第一第二部用列舉的記敘法。第三第四部用概括的記敘法。他把這個組織系統，先行立定，再行駕馭畫中的材料。寫人的狀態，應最詳；他使用精密的列舉，先寫大人，後寫婦人小孩，大人之中，先寫騎馬的，次寫別種動作的，騎馬之中，又種種分類；別種動作中，又種種

分類；敘明作某種狀態者若干人，某種狀態者又若干人，而總結之以「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次敘馬，亦列舉其狀態，而不舉每種狀態所占之馬數，總結處却與敘人同一筆法，說道：「凡馬之事二十有七，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次敘其他動物，則但云「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但舉其數，不復狀其狀態。次敘雜器物，則分兵器、服用器、遊戲器三類，統記其總數「二百五十有一具」，更不分記某器有若干具了。而其餘山水樹林等情形，文中一字不見，但我們從他寫人馬狀態裏頭，大約可以推度得出來。這篇文用那麼短篇幅，寫那麼瑣屑複雜的狀態，令人對於客觀的原樣一目了然；而且在文章上很發生美感。問他何以能如此呢？主要工夫，全在有系統的分類觀察，把主從輕重，先弄明白；再將主要部分，一層一層的詳密分類；自然能以簡馭繁。我們想練習觀察事物的方法，這便是一個好模範！」林紆曰：「畫記極生峭，却最易學。本文初無他奇，奇在兩

用凡字，一用皆字，實庸手所凡不能到。入手敍人，其次敍馬，又次敍雜畜器物。若無所收縮，直是一卷賬本，何名爲記文合以上之人，而最之曰：「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莫有同者焉。」夫人有事也，馬屬於人，尙有何事；乃以牽涉翹顧鳴寢諸態爲馬之事，復最之曰：「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文心之妙，能舉不相偶之事，對舉成偶，真匪夷所思！惟人馬之外，尙有雜畜及兵仗之屬，此不可凡者也。乃總束之曰：「皆一曲極其妙，歸入畫工好處，卽爲記中之結束。學文者當從此處看眼，方有把握！」兩論各極其妙！惟梁氏以記中人與馬爲同一列舉的記敍，而林氏則謂人與馬爲偶敍，見仁見智，亦各有當而已！

「雜古今人物小畫各共一卷」總挈一筆騎而立者五人，騎而披甲戟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旂則立，騎而被甲戟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

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有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以上殺人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洩者，涉者，降者，痒磨樹者，嘯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蹌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以上殺馬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盾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緝孟簦笠筐筥錡斧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

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以上敘雜畜及器物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喜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叢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坐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摹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予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矣。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以上敘得畫之由及畫之之人

汪中廣陵對

此文亦類敘法；而梁啓超則論定爲移進法；然所以說明篇法之妙，則仍在分類。其辭曰：「這篇廣陵對，是說揚州在歷史的關係，替自己鄉土大吹特吹，用近人通用的命題，也可以標爲『歷史的揚州』。『揚州史蹟』本來甚多；若平鋪直敘說去，不惟無味，亦且一定錯亂罣漏；他把所有史蹟，先行分類；最初所敘一類，是沒有什麼成功，然而關係很重大的，從楚漢之交的召平說起，次以漢末三國的臧洪，東晉祖約蘇峻構難時的郗鑒，桓元僭逆時的劉毅，蕭梁侯景作亂時的祖皓來疑，唐武后革命時的徐敬業，宋篡周時的李重進，宋亡時抗拒蒙古的李庭芝，明亡時抵抗滿洲的史可法，恁麼多件事併爲一類；都是忠憤愛國的一流，總束一句道：『歷十有八姓二千餘年而亡臣降子，不出

於其間，『引起讀者的眼光看揚州成了忠義之鄉了！然而這些什有九都是失敗的史蹟；而且主其事者多半不是揚州人；於是他進一步敘本土人成功者爲一類。內中又分兩小類：先從守境之功說起；敘三國時陳登的匡琦之戰，兩宋時韓世忠的大儀之戰，宋元之交趙葵的新塘之戰。繼敘進取建設之功；則晉拒苻秦時謝玄的淝水之戰，隋平陳時賀若弼的白水岡之戰，五代朱溫割據時楊行密的清口之戰，令我們讀起來，便覺得揚州地方真是舉足可以爲輕重於天下！揚州人之武勇，真是如荼如火！末後一段敘揚州人在揚州以外所做的事。歷舉十幾位，各種人物都有，又把他們眼光引到別方面去，覺得揚州真是人才淵藪了！這篇文章，字字句句，都沈鍊筆筆都跳宕，固然是他特別令人可愛的；然而最主要者，實在他的章法本來只有許多平面的材料；他會把他分類，造出層次；從這個觀察點移到那個觀察點，每移一度，令人增加一層趣味；這可以說是故意造出來的移進法。一由梁氏之言觀之，則是

此文謀篇之妙在能造出層次；而造出層次之先，固非分類不可也。故仍隸之類敘法。

一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中謁大興朱侍郎於錢塘。侍郎謂中曰：「余先世藉蕭山本會稽地，今適奉使於此，嘗覽朱育對濮陽興語，憲其該洽，度後之人不能也！吾子咨於故實，而多識前言往行，亦可以廣陵之事諗予乎？」對曰：「中幼而失怙，未更父兄之訓；長游四方，又有昏瞽之疾，故書雅記十不闕一，何足以酬明問！抑聞『不知而言，不知知而不言，不忠』二者，中之所不敢出也。昔者黃帝迎日推筴，分天以爲十，有二次南斗牽牛，是爲星紀七政會焉。布算者於是乎托始，而後歲月日時咸得其序。揚州之域，是其分野。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建業，而廣陵卒專其名。其占應之昆侖之山，實惟西極；河出其北；江出其南，自麗江至於高闕，其距八千里，萬折而東，夾廣陵以入於海；而邗溝貫之，江河於是乎合焉！于辰爲維首，于水爲歸墟，故廣陵者，天地之所成。

始而成終也！竊嘗求之人事，稽其善敗之迹，比于曩誦，其庶幾乎！以上原廣陵對之所由作

從天地之際
落到人事

『夫秦滅六國，楚最無辜，當陳王首事而死，楚地之衆，未有所屬，其

有矯命項氏，引兵渡江以爭天下，遂戰鉅鹿，西屠咸陽，則召平首建大謀以報秦仇也。漢室傾危，董卓干紀，百城拊心，莫敢先發，其有區區郡吏，無爵于朝而義感邦君，結盟討辜，升壇慷慨，必死爲期，則臧洪說張超起兵，糾合牧守以誅賊臣也。祖約蘇峻，稱兵犯闕，幼主幽厄，京師塗炭，其有固守孤壘，大誓三軍，力遏賊衝，以保東土，西師乘之，遂殄狂寇，則郗鑒董率義旅，犄角上游，以匡晉室也。桓元負雄豪之名，藉累世之資，挾荊州之衆，乘晉道中衰，本末俱弱，易姓受命，人無異心，其有手梟逆徒，協謀京口，既克建康，偏師獨進，凶族盡夷，乘輿反正，祀晉配天，不失物舊，則劉毅舉州兵以平桓氏，光復大業也。侯景反矐二宮，在難，諸鎮不務徇君父之意，而日尋干戈，甚者望風請命，委身賊手，其有居圍城之中，無謀人軍師之責，而起義勤王，有死無二，則祖皓來疑，斬董紹先，馳檄

討景爲梁忠臣也！武氏淫虐，人倫道盡；臨朝稱制，唐祚將傾！其有控引江淮，奉辭討賊，功雖不成，其所披洩亦足申大義於天下；則徐敬業舉兵匡復，殺身亡宗，以酬國恩也！且夫武氏之立，勸實贊之；敬業既心在王室，又以蓋前人之愆，忠孝存焉！侍郎曰：『敬業不直趨洛陽而覩金陵王氣，固忠臣歟？』中曰：『兵者凶器，當唐全盛之時，武氏積威所劫，海內莫不聽命；敬業舉烏合之衆，起而與之抗，故欲掃定江表，厚集其力，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發謀之始，義形於色，握兵日淺，未有不臣之迹；安可逆料其心而備責之哉！春秋賢反經，禮毋測未至，推斯義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侍郎曰：『善！願卒聞之！』且夫「武氏」

振提以後往復詰難，豈真爲敬業幹旋洗刷實爲文章波瀾，亦令文氣跌宕，不十分落呆也。

曰：『藝祖擢自行間，典兵宿衛，受周厚恩，

幸主少國疑，倒戈自立，其有前代懿親，不樂身事二姓，繕兵守境，城孤援絕，舉

族殉之，則李重進以淮南拒命，握節而死，下見世宗也！宋氏積衰，元兵南伐，勢

若摧枯，土崩而解，不降則潰，其有孤城介立，血戰經年，泊行在失守，三宮北遷，

而焚詔斬使，勇氣彌厲，忠盛於張巡，守堅於墨翟，則李庭芝乘城百戰，國亡與亡也！當明季世，流寇滔天，南都草創，奸人在朝，方鎮擅命，國勢殆哉，不可爲矣！其有上匡闇主，下撫驕將，內攬羣策，外抗元兵，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則史可法效命封疆，終爲社稷臣也！故以廣陵一城之地，天下無事，則鬻海爲鹽，使萬民食其業，上輸少府，以寬農畝之力，及川渠所轉，百貨通焉，利盡四海，一旦有變，進則翼戴天子，立桓文之功；退則保據州土，力圖興復，不幸天長喪亂，智勇俱困，猶復與民守之，效死勿去，以明爲人臣之義，歷十有八姓，二千餘年，而亡臣降子，不出於其間，由是言之，廣陵何負於天下哉！

以上敘廣陵忠烈之七 侍郎曰：「卓哉言乎！昔陳郡袁氏，世有死節之臣，矜其門地，不與人伍，今聞吾子之言，天下百郡，洵無若廣陵者！後之過者，式其城焉可也！抑聞之：「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此數君子者，劉毅材武，故有戰功，郗公名德，雍容而已，白祖皓以下，敗亡接踵，意川土平曠，非用武之地歟？其民脆弱，不可以

卽戎歟？若其建名立義，類多守土之臣；又虞翻所謂「外來之君，非其土人」

者也。子其有以語我！」

此層詰難含兩意一亡成功一非土人而對乃稱成功之士人將兩意併作一意答此亦可悟文章之變化

仲曰：「蔡澤

有言：「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必若所言，求之前代，功成名遂，抑有人焉！孫策用兵，彷彿項羽，既定江東，威震海內，舉十倍之衆，叩城請戰，陳登出奇制勝，再破其軍，由是畫江以守。吳雖西略而北不益地尺寸，則匡琦之戰爲之也！金人乘百戰百勝之勢，挾齊南下，其鋒不可當。韓世忠要之半途，多所俘馘，諸將用命，同時奏功，戰勝之威，民氣百倍！由是開府山陽，屹爲重鎮，而淮東久不被兵，則大儀之戰爲之也！李全聯京東以爲餌，通蒙古以爲窟，屢賊帥臣，厚索廩賜，乍服乍叛，十有六年，朝廷姑息，有似養虎，旣連陷州縣，進薄三城，太清之禍，近在旦夕！趙葵建議討賊，身肩其事，輕兵迭出，所向有功，由是長鯨授首，餘寇悉平；迅掃淮壖，復爲王土；敵國寢謀，宗社再安，則新塘之戰爲之也！三者保境卻

敵之功至壯也！非地不利，人不勇也！

此敘保境卻敵之功
總緒一筆文氣峭宕

苻堅強盛，禹迹所掩，九

州有其七，傾國南侵，日無晉矣！謝元以北府之兵，選鋒陷陳，使數十萬之衆應

時奔摧，秦因以亡；由是再復洛陽，進軍臨鄴，國威中振，尊諡曰武，則淝水之戰

爲之也！開皇始議平陳，賀若弼獻其十策，已而潛師濟江，據其要害，直抵近郊；

于時建康甲士十餘萬人，魯達忠勇，人有死心，而弼力戰摧鋒，破其銳卒，禽其

饒將，由是陳諸軍皆潰，新林之師鼓行而西，進江東以平，則白土岡之戰爲之

也！朱溫雄據大梁，并吞諸鎮，悉其精兵猛將，三道臨淮，當是時，淮南不守，錢氏

馬氏必不能自立，溫之兵力極於嶺海，地廣財富，則難圖，楊行密朱瑾決計攻

瑕，臯其上將，偏敗衆攜，長驅逐北，由是保據江淮，奉唐正朔，關土傳世，終梁之

世，不能得志於吳；則清口之戰爲之也！夫晉之於秦，吳之於梁，皆非敵也，然舉

一國之命，決機於兩陣之間，小則兵敗將死，大則國亡，若是矣！又況南北區分，

垂三百年，一戰而天下合於一，以此行師，其孰能禦之！詩曰：「武王載旆，有虔

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廣陵有焉！』以上敘廣陵之成功者「若夫異人間出邦家

之光；前之所陳固猶未盡，爲其事之不繫於廣陵也，則請備言之。」一筆推開桓靈之

際，常侍擅朝，朝野切齒。劉瑜以宗室明經，身侍禁闕，協心陳寶，議誅宦官，仰觀

天文，俾其速斷，謀之具違，并隕其族。漢業亦衰，同姓之臣，與國升降，屈平之志

也！王敦專制朝政，有無君之心。戴淵忠諒，赤心翼衛，及戎車犯順，石頭失守，雖

逼凶威，抗辭不撓，主辱臣死，卒蒙其難。正色立朝，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孔

父之義也！武氏始以色升，寢成驕橫，來濟諫之，上官儀謀廢之，納君於善，繼之

以死，比干之仁也！龐勛既陷武寧，泗爲巡屬，又當長淮之衝，在所必爭，辛讜出

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冒圍求救，往反十二，是時賊兵北及泰山，南至橫江，主帥

旣戕，官軍屢衄，而肘腋之下，一城獨全。苦身愁思，以憂社稷，申包胥之哭也！黃

巢稀突京師，僭稱大號，乘輿播於遐裔，羣盜烽起，跨州連都，唐之政令，不復行

於四方。當此之時，天命去矣！王鐸連十道之兵，總九伐之任，承制封拜，以繫海

內之心，王師既奮，賊遂走死，而唐祚之復延百且三十年，二相干位，諸侯宗周，共和之政也。宋氏武功不競，西夏跳梁，宇內騷然，當展旰食，張方平建議，赦其辜而與之更始，由是元昊請臣，而中國之民得以休息，及熙寧用兵，再進苦口，謀臣不忠，遂成靈州永樂之禍，而神宗以此飲恨而終。王者務德而無勤民於遠，蔡公謀父之諫也，故廣陵自周以前，越在荒服，其時人士未聞於上國。秦漢而下，始有可紀，然當三代盛時，忠臣烈士之行事，所震耀於天壤者，先民有作，舉足以當之，此亦才之至盛已。至若政事法理，經緯民生，文學道藝，立言不朽，里閭耆德，孝子貞婦，至之行，蓋以千百計，非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則皆略之考其事迹，則如彼，語其人才，則如此。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故君子尤樂道焉。夫子詳之。以上敘廣陵人之有聞於外者之足以當先民而未帶一至之行一筆筆意尤見四侍郎曰：善乎！子之張廣陵也！辭富而事覈，可謂有徵矣！古者訓誦之官，掌道方志，以詔觀事，王巡狩則夾王車，故曰：山川能說，可以爲大夫。吾子其選也！朱育之對，何足以當之！

中謝不敏，退而發策，謹錄爲是篇！

以侍郎引朱育對作詰始，以侍郎引朱育對贊美結。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清乾隆間拔貢生，事母至孝，以母老竟不朝考，絕意仕進。於當世名公長德，不輕許可，見負盛名者，必譏彈其失，旣苛繩人，亦嚴自課。日則出謀口食，夜則炳燭讀三禮四十行。四十後乃立戒不飲，終其身酒未嘗沾唇。生平與人書，雖數言，皆具稿，猶塗改再三，稿中遇應抬頭字，皆端寫。治經宗漢學，於清代諸儒，最服膺顧炎武、閻若璩、梅文鼎、胡渭、惠棟、戴震。然涉獵經史，不爲專家。治古文，不取韓歐，以漢魏六朝爲則。柔厚豔逸而長諷諭，辭潔淨而氣不局促。然家極貧，磊落自多。與兩湖總督畢沅書曰：「天下有中，公無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無久困之理！」沅賞其詞致俊爽，饋以千金，禮聘入幕，屬撰琴臺銘、黃鶴樓記。好事者爭傳誦之。所著有廣陵通典、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而述學內外篇尤有名。述學者，蓋中早歲治學節錄以備遺忘之類書，自於冊首題曰：「述學一百卷。」然成者才數卷。旣而

自檢刻說經考辨之文，并雜著傳記若干篇，以世人皆聞述學，遂以爲名中。廣陵對一篇，卽廣陵通典之要刪也。廣陵通典已成者八卷，其目錄自夫差開邗溝至史可法守城共十卷，而楊行密以後尙闕。原題曰揚州通記，改曰廣陵通典，又乙之，而後之刊者，遂以廣陵通典名焉。劉勰文心雕龍曰：一周爰諮謀，是謂之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二名雖殊，卽議之別體也。古之造士，選士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鼂錯對策，蔚爲舉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斯固選賢之要術也。觀鼂氏之對，證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瞻，超升高第，信有徵矣。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厭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第也。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爲文作。及後漢魯丕，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獨入高第。凡此五家，並前代之明範也。魏晉以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

所失已多。……夫……對策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僞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壬庭之美對也。一斯則對之起於陳政，明治而爲議之別體者矣！而卽此對，非其倫也！

【對敍法】 對敍法者，蓋屬辭比事之法，而以兩文或兩文以上敍兩人兩事，或同時或不同時，回互激射，屬辭比事，而明是非功罪之所在也；其謀篇儘自各別，其命意却自一貫，如左傳城濮之戰，邲之戰，鄆陵之戰，對敍晉楚勝敗，以明抑晉予楚之指。史記項羽本紀與高祖本紀對敍劉項成敗，以顯諷劉惜項之情。此外左傳申之會與平丘之盟，對史記平原君列傳與魏公子列傳對，李將軍列傳與衛將軍驃騎列傳對，推此而左馬之書可以對稱者甚多。從前側敍逆敍帶敍歷敍類敍諸法，詳略輕重，限于本文本事之內，而此則回互激射，放乎本文本事之外，布局愈難，匠心愈巧；惟左馬獨擅其勝，而左傳尤巧，不可階其得力處，全在胸羅全局，屬辭比事，故縱橫出入，氣勢雄遠，明乎屬辭比事之法，而天下無不可敍之事，作者無不可寄之意矣！

左傳城濮之戰 鄆之戰 鄆陵之戰

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晉楚三戰，晉再勝，楚再敗。然惟鄆之勝，左氏傳楚莊之武，而城濮之戰，則傳晉文之譎；鄆陵之戰，則著晉厲之不終；城濮之戰，經書「楚師敗績」，而左氏則大書特書曰：「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鄆陵之戰，經書「楚子鄭師敗績，而左氏則大書」……子重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晉人患之，「則是楚人敗而不盡敗，晉人勝而不必勝。惟鄆之戰，傳晉師敗績，一則曰：「桓子不知所爲……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再則曰：「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可謂一蹶不振。城濮之戰，楚殺其大夫，得臣；鄆陵之戰，楚殺其大夫公子側，俱見于經，而左氏傳獨於鄆之戰書「桓子請死，晉侯……使復其位。」

以見償軍之將，晉侯之罰不必，不如楚之嚴於用法。左氏傳郟之戰，從「楚子

圍郟」敍起，似與城濮之戰，從「晉侯侵曹伐衛」敍起遙相對，然晉侯圍曹

傳其舍墓縱掠，傳曰「入曹」，令無人僂負，宮而免其放，則知非楚子圍郟寫其

怒貳哀卑，一則「報於何有」，出自好我之怒罵，一則「德刑成矣」，出於敵

人之褒讚。郟之戰，傳中間寫楚之「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似與城濮之戰寫

晉之「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遙相對，然晉之「有禮可用」，出於晉侯之

自誇，而左氏傳則著魏犇顛頡之違命，燕僂負羈氏中軍之風澤亡旆，以至祁

嘯奸命，舟僑先歸，七零八落，何嘗有禮，則可用亦托空言。至楚之德「刑政事

典禮不易，則出於晉士會之口，而楚莊則自稱「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以視

晉文之大言不慙，益證君子之勞謙。其他如城濮之戰，晉侯憂得臣於未死之

前，鄆陵之戰，晉人患子反於敗軍之餘，兩兩相對，要以見楚人雖敗猶雄，不如

郟戰之晉，一蹶不振，而城濮鄆陵二戰，左氏傳於晉文晉厲尤多微詞，以二公

親將而爲勝楚主也。試舉其顯而可見者。如城濮之戰。晉文公處心積慮。決意戰楚。但礙楚惠耳。左氏前以『我欲戰矣。』從晉文口中提一筆。而下文先軫曰：『能無戰乎？』子犯曰：『將何以戰？』反覆推敲。必計出戰而後快。繼以『若楚惠何？』在晉文話頭吐一句。而下文欒貞子曰：『小惠大恥。』晉侯使對曰：『楚惠未忘。』又反覆推敲。必洗得於惠一毫無妨而後快。而微楚之惠不及此。『於子犯口中論晉師退。先透一筆。』惠戰而捷。不如戰也。『於欒枝口中釋楚惠。復帶一筆。』總以欲戰爲主。其始恐戰之無助。則以喜賂怒頑之策激齊秦。而不虞楚子之去也。其繼屈於宛春之三施。則以私許執使激子玉。而又礙於楚惠之將爲口實也。於是終以君退臣犯之策。坐楚以曲。而可以惟我之欲矣。然揆之良心。終有未安。左氏傳處處作棉鍼泥刺之筆。如起稱『上德也。』結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一起一結。何等冠冕。而中間楚子亦許之爲『有德。』究其所謂『德』者。不過情僞盡知而已。明明『背惠』

亢讎。卻托之於漢陽諸姬；若云『皆獎土室』則又明明供稱『必得諸侯』；至於舍舊謀新之誦，明明冷諷；伏已盪腦之夢，明明心虛；雖得子犯解說，然實牽強支吾，尤妙在起手從魏顛頤口中吐出『勞之不圖，報於何有』兩句；將晉文生平負心，一口喝破；便是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而首尾偏以『上德』、『德攻』極口稱贊，把無數詭計負心，一齊瞞過。晉文固腹中鱗甲，而左氏亦皮裏陽秋，春秋極變詐之事故，須得此極巧妙之文也！此役晉軍作三遍寫：第一遍承蒐被廬一升一補，便見六卿無缺；第二遍敘次城濮，有主有客，全虧諸侯同仇；第三遍大書特書『晉車七百乘，黑鞮鞞』，便見車乘備，師徒衆；而『伐木益兵，一似多多益善』，楚軍卻只寫得兩遍：前則曰『西廣東宮，若敖六卒』，後亦曰『中軍六卒，左右陳蔡而已』，乃以『少與之師』提頭，而未找一筆曰『收其卒而止，故不敗』，隱隱見子玉之能，晉徒以多勝少，而非真能以德攻也！屬辭比事之妙，都在彼此激射處見耳！至於鄢陵之戰，左氏

不重寫「楚師敗績」而重在寫「晉國之憂」；以范文子起，范文子結。文中先著范文子曰：「晉國之憂。」又曰：「可以紓憂。」又曰：「外寧必有內憂。」三憂字；後著范文子曰：「國之存亡，天也。」郤至曰：「楚……犯天忌。」王曰：「天敗楚也夫。」范文子反自鄆陵，使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四天字皆一篇之眼；而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左氏尤特表而出之。從文子口中點出一句「唯命不於常」，「順應天字」一句。有德之謂，「倒映憂字」，總見晉厲之勝，適有天幸德不配命，則爲憂方大。要之左氏傳楚莊王之勝郟，寫得如荼如火，何等威武！而晉文之勝城濮，則敍其詭譎多端；晉厲公之勝鄆陵，則敍其僥焉如不終日；相形之下，殊覺難爲晉耳！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侵曹伐衛自此以下，先敍伐衛，次敍伐曹，于衛則先透一楚，于曹則先透一報字。筆早爲中幅，揭頭筆法何等細密。」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

穀卒。原軫將中軍。晉臣佐下軍，衛德也。德字晉侯齊侯盟於斂孟。衛侯請盟。晉

人弗許。衛侯欲與楚。楚字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公

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魯殺臣說晉正與謂楚人曰：

『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

『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

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長句帶敘且曰：『獻狀！』

搖曳多致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字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

於何有！』燕僖負羈。魏犇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

之。魏犇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踊三百，乃舍之。

殺顛頡以殉於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以上殺曹伐衛為城宋人使門尹般如晉

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此是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

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

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擊得喜賂怒頑，能無戰乎！此句着眼公說執曹伯，分曹衛

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地齊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

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

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指齊秦又曰：「知

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德字着眼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欐請戰；

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聞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

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妙妙子玉居然勁敵亦欲占先

乎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對下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

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

以戰乎！」此句着眼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

讎已多，將何以戰！此句着眼看他反殺打計必出于戰而後快。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

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

怒從晉師。人以爲兩軍必交綏矣。晉師退。不測。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

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此句着眼。退三舍避

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

我將何求！此假話。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宋衆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憇次於城濮。此處忽敘齊秦之師，則宋之賂楚之不許

皆在其中。文有晉敘互見法。此類是也。○以上敘晉人伐交成功。楚師背鄜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

每，舍其舊而新是謀。』着眼。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四字着眼。若其

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質言之曰人言不足恤爾。公曰：『若楚惠何？』點着眼。欒貞子曰：『漢

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

而噬其腦。接寫一夢妙，見得賊人心虛。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

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

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

晉車七百乘。大書特書言車乘之衆，對少與之卻，是從下觀師，似插此筆。鞶鞞鞅，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

『少長有禮。映子玉無禮。其可用也！』躊躇滿志可見文公處心積慮，備戰已久至此乃欣于一試。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己巳，晉師陳於莘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晉

師詰楚軍卻用對句：斷結得妙，牽搭得妙。曰：『今日必無晉矣！』插此句生動與晉侯可用句相映成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晉

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銜鋒之師。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旆而退之，欒枝使

輿曳柴而偽遁。誘敵之師。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設伏應敵之師。狐毛狐偃

以上軍夾攻子西。既退復還戰。楚左師潰，楚師敗績。結穴。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以上殺交

戰。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於衡雍，作土宮於踐土。左氏敘事之法，在古無兩宜於此等求之。

善者之言勝王之謀，勞晉侯及晉聞王之出而留者，侯以會盟就中情事若一殺入則不勝其繁而篇法解散，唯于還至衡雍先敘王宮之作，則王至踐土，晉獻楚俘可以順承直下，斬去一切枝蔓而情

事顯然矣。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

欒枝入盟鄭伯。正敘晉之得鄭，因追敘鄭之從楚，與魯衛曹之從楚相映。且為鄭伯傳王張本，而鄭致楚師又城濮之師所由合也。五月丙子，晉侯及

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試思若前無作王宮一語，此處如何入王之駟介百乘，

徒兵千。鄭伯傳王，用平禮也。平王享晉文，下勞晉之獻俘，突起闖入氣脈，必橫隔矣。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

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

旅弓一，矢千，鉅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

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

受策以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與鄭伯魯侯之懼遙映應。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

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

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眼前指點。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

謂晉于是役也能以德攻。與起上德也，句遙應。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王纓，未之服

也。先戰，接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

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

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此傳

楚殺得臣上補殺拂神失戰之由愛物而為好我者所恨下正寫既敗受君之責而為仇我者所快本各開說而上下兩已字兩民字兩相映帶三敗字又借作聯絡義文分兩截而意仍遞者尤妙在上未之服也弗致也與下而後喜可知也調子玉戰前之事與楚王戰後之命風馬牛不相及止用既法相應都是以文貫事章法乃一綫也既敗敗二字直接榮季實自敗語渾然無迹正是神施鬼設

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中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

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沙〇極意形容倒映

出前而許多臥不安曰『莫余毒也已』文貴察聲喜怒皆肖其聲此句有喜聲為呂臣為令尹奉己而已

不在民矣抑呂臣正竭力揚子玉城濮之戰另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邲瞞

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葭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

右寫得七容八落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

之僑以徇于國民于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能刑正反映上德實言之日並非真能上德爾三罪而

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刑賞之謂也以上敘晉師歸

文章妙用全在多作開合此篇則開合之至奇極變者如齊秦未可則一開

宋人之界則一合楚子入申則一開伯勞請戰則一合宛春告釋又一開曹

衛告絕又一合。至子玉怒從晉師，似竟合矣！又退三舍，着實一開，使讀者目光隨之一閃一落，急不得就；方纔落到次于城濮，以爲今而後可以徑寫戰事矣！忽然接寫晉侯聞輿誦而疑，則又開；再寫夢搏而懼，則又開；然後跌落鬪勃請戰，晉侯觀師，着實合，而以敘戰終焉。一路無數峯巒，層層起伏，文章鉅觀，其是之謂乎！

一十有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

出車吉；國人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論敘事常法，出車大臨乃被圍常事，本不必書而特書者，與能信用其民義相發也。春秋之法書入，則不復書圍退師修城，乃復圍。

以前之事亦不宜書而特書者，見楚子行師進退有禮，與篇末論武有七德義發相也。三月，克之

入自皇門，至于塗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伏下改筆使君懷

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

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以敢不唯命，領兩亦唯命，先將俘馘兩項說煞，已自死心塌地，然後將若字一轉，輕輕說箇使改事君，卻又非所敢望，連忙羅住，不作

十分希冀而聞者自爲之心，平解顏文到至處哀樂皆能感人。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

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

十里而許之平。潘匡入盟。子良出質。以上敘圍鄭，為鄭戰作引。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

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

中軍大夫，鞏朔、趙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此處整敘

出現至戰時卻只寫一桓子與楚整敘三軍後，只見一楚子同為準，經落筆小心恭慎之文。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接桓子荀林欲還，曰：

『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士曰：『善！會聞用師，觀

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反映篇末七德無一語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

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

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敢敗其

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好矣！蔞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尋前茅慮

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

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總提

總束不可敵用順承下倒煞觀變而動又整齊又變化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

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

板板說來忽用開宕之筆自生動可喜

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

『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武曰：『無競惟

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旻子』先穀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

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

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

壞事在後不設備耳此數語故自激昂可愛

以中軍佐濟。知莊子荀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之臨三三曰：師

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

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

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旻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

子厥韓謂桓子曰：『筵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

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

乎？師遂濟。楚子北師頓住一邊換頭，次於郟。沈尹將中軍，子軍將左，子反將右。

將飲馬於河而歸。韻語韻事寫得目無晉人妙甚聞晉師既濟，門王欲還。正映桓子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

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郟，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

乎！』咄咄逼人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

答得諧妙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

愼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

楚之必勝先于晉人口中透出晉之必敗又于楚人口中透出後文大局于前路一一提清後不更作斷語也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打動楚王

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文要各成片段如此段用楚子北師作提筆下便以南轅北轅點綴映發而次

鄭次管恰作首尾晉師在敖鄩之間。鄭臯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

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夾敘鄭師一段前顧

救則後貼分鄭乃此文一篇之脈絡。子日：「敗楚服鄭。」文要步步連絡即如此。穰子敗楚服鄭接皇成鄭師爲承楚師必敗說下如前士會觀釁而動接林父楚歸而動

說下先殺不可接士會可也說下荀子此師殆哉接先殺成師以出說。於此在矣！必許之！韓厥子罪大矣接荀首必有大咎說下以後步步銜接皆用此法

武子樂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

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

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盼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

在勤，勤則不賈』。此段文字歷落生動上兩疊用字下兩疊便一用以字一用口字變換可見其君作領筆卻以在軍作對驕兩無日不討兩訓之一申儆之一箴之長短參

差中自有齊整之法在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

邀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

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武

都從楚不可勝說入而筆意全別隨武開口便提德刑政事典禮而後遂字交代明自白而立說此卻從皇成語中拈出驕老無備遂字辨駁有意相犯而能相避故妙子良、鄭之良

也。師叔潘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

遂往以我卜也。鄭可不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

何俟！必從蒍子！知季曰：『原同屏，括咎之徒也！』應上大斧趙莊子曰：『樂

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以上敘戰前之籌議。以上是議論。以下是敘事。卻先着一段辭命兩兩作放開之局。如山之過峽處。文氣頓此一寬也。楚

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

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晉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

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軍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

命之辱！』蒍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

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

有日矣！』楚之懷許晉之受欺勝敗全伏于此四字中。即以此作通身轉捩。蓋自桓子欲還至晉人許

來我往你往我來，遂至不可收拾而總此一筆爲之。倏忽幻化也。吾擬以分風劈流不知幾許。刺力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敘致

用事調先以此筆總次分三段。總結一筆尤妙在詳取其言而略敘其事。既極鋪排又極簡括。真妙文也。凡以議論代敘事者其下盡出于此。』許伯曰：『吾聞致師

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

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

復。此句結住上段已下便趁勢從晉逐楚引到楚逐晉直走乘晉軍方止行文真有輕刀快馬之勢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

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樂與于前射，麋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

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晉鮑癸止之曰：『其左善

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文要變化錯綜如既免二字乃束上轉下法蓋此下本以逐魏綺去之後正敘趙旃本當直接夜至楚軍却以論備有無一番往復開斷之遂晉魏綺求公族未得

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跟致師作線索以文貫事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

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

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師者。跟致師作索以文貫事請挑戰，勿

許。請召盟，許之。此句本當直接下文夜至楚軍因要插入論備一段文字遂着與魏綺皆命而往句縮入晉一邊來便趁勢將不敗先濟伏得一筆與魏綺皆命

而往。凡總點之筆不于文前即于文後此皆命而往句却安在中間作束上起下之筆既作開斷又作連絡妙郤獻子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

敗！』蒍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

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伏下不如備之。楚之無

備，

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子不可。士季使鞏朔趙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

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綺，複一筆以遙接為另提既清晰又緊湊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

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全說

左則受之，日入而說。全脫對晉勿備故插殺在此然于後事則是倒注法蓋得此預先注明便知王乘左廣乃乙卯日中王見右廣乃是日入結點昏字宵字乃知戰了大半

日灰線草蛇在細心看耳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

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皆命

而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接上遂魏錡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上之

入晉師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

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

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果如士季所言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

舟，插下軍筆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文要部署安詳倉卒合戰固非一筆兩筆所得寫盡也看其將中軍先濟在

安頓然後另提筆補寫上軍再換筆補寫下軍而以徐師不能
軍云云結之忙亂事寫得極清楚全在段落燕筆提筆用意耳

逐下軍一筆于上文筆射爲帶筆于本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
段左拒爲陪筆于後文知莊子爲伏筆』

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一使

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接上軍未動駒伯郤曰：『待諸乎？』

隨季曰：『楚師方壯，若羣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

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

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憇之脫局，少進馬還，又憇之

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似打趣然實是借此襯出殿卒不敗爲上軍略見生色與下不可苟射爲

下軍略見生色同是暗暗爲士會變書荀首出脫遙映前半篇議論以反射林父不知所爲爲棉裏針筆法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以

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

『趙旃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

之，皆重獲在木下。此段接敘下軍事趙旃事頗可不敘而特詳之者蓋以逢大夫尸子爲知莊子求子作引又表兩邊各有死亡爲二國暴骨作伏而趙旃魏錡前旣皆合而往

此處又須與廚武子再見一番作一結束也真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妙

楚熊負羈囚知罃
遙接工尹齊句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

武子

魏

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葢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

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

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

昏，楚師軍于郟。

戰地至此方點出與城濮提清在未戰前者有別

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以上敘交戰

丙辰，楚重至于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

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

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

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

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

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

平應七項

此句忽作串提板中得活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

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反映德立

刑行政成事何以示子孫潘黨原以武軍京觀雙提子孫總頂因重著一武功字其爲先君

宮告成事而已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

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於河作先

君宮告成事而還以上鈔楚勝告成事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

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

離煥矣爰其適歸凡引經說經手法最多如此處乃若與詩作問答者然蓋別開一生而矣鄭伯許

男如楚應不克遂往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

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

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

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

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

思補過，社稷之固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以上敘晉敗仗，謂公羊穀梁傳皆各一事，而脈絡一貫。左傳則分年以記事，而義復其位，不得其書以志晉楚軍法之寬嚴，又以晉文既勝而有後事之慮，與楚既勝而知前事之非，相映以爲樞紐，義法之密如此。

看來城濮篇善用開法，見縱擒之奇。此篇善用轉法，見頓挫之妙。起手本爲救鄭出師，而聞楚及鄭平一轉，而桓子欲還，士會和之；二轉而莸子以中軍佐濟荀首，明指此師之殆；三轉而韓厥欲分惡同罪，而師濟，濟師則晉楚遇矣！四轉而楚聞晉濟，王欲還，伍參欲戰，令尹弗欲，五轉而王告北轅，次管以待如其言，晉必敗，楚必勝矣；六轉而鄭使如師，莸子必許，如其言，又楚必敗，晉必勝矣；七轉而欒書極論楚不可克，鄭不可從，則二武之言，始終一轍，萬無決戰之理。於是楚如晉，而曰「豈敢求罪於晉」，晉對楚，而曰「豈敢辱侯人」，分明漸打和局。雖莸子憎詔，趙括更對，而楚子求成，晉人許盟，以干戈至者，竟可以揖讓歸，幾疑鄭戰何緣復合，看他索性將「盟有日矣」，「竭

力一縱；忽然再轉變過來。八轉而樂伯之師，晉人逐之。然鮑癸止而免矣。九轉而魏錡請戰，楚人逐之。然潘黨亦命去之矣。十轉而趙旃召盟，楚人逐之。然甲裳雖失，亦棄車而走林矣。此時晉非有備，楚甫求成，偏師遊戲，勢非得已。十二轉而楚懼，王入晉軍，疾進師矣；曾不一瞬，勝敗立決，使讀者亦出於意外；而行文轉變亦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未已也！十三轉而先寫左拒逐上軍，脫局拔旆，反以敗奔，誦大國。十四轉而補寫右拒逐下軍，抽矢納房，幸以人子載尸，還滿盤敗着，惟此差強人意；而卒無如宵濟有聲之竟，以敗歸何也！十五轉而楚告成功；一邊寫得光彩，一邊愈覺敗壞不堪。十六轉而鄭殺怙亂；一邊寫得精明，一邊愈見優柔不斷。總之未戰前作許多轉變，如疊嶂層巒；既戰後作許多轉變，如幽溪別澗。放翁詩「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未必有此步步引人入勝也！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子駟

從楚子盟於武城。夏四月，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

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四字一篇命脈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

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武欒武將中軍，士燮范文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

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瑩居守。郤犇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

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門姚句耳與

往。問中楚子救鄭，司馬子將中軍，令尹子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

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

邪，詳全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

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蒸民，莫匪

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德，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

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

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底其所誰致死，子其勉之！吾

不復見子矣！

言其必敗不反用重筆○獻子斷晉勝止輕輕一逗而申叔時論楚敗用筆不嫌其重重者爲駢陵本事生色輕者不令與文字本意矛盾也何等斟酌

姚句

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

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

他篇斷勝敗皆在局內此篇斷勝敗都在旁觀亦脫換處○以上敘晉楚出師

五月，晉師濟河，聞

楚師將至，

符門

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

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鄆陵，范

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郟之師，荀伯

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我今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

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

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文子凡三提憂字第一番對伐鄭說第二番對逃楚說第三番對服楚說諸

侯皆叛晉可以逞殊自駭人卽我僞逃楚可以紓憂亦不可解及讀此語乃知晉國內憂甚急文子一腔憂憤至此不得不傾吐也

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

晦，楚晨壓晉軍而陳。

前夜月黑故晨字起見星止看他一日內寫許多情事

軍吏患之，范

士變

趨進曰：『塞井

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

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執戈以逐，忽然換一天字，直喝起末唯命不於常也。欒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

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問，不可失也！其二，卿相

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可晦，在陳而囂。連寫四陳字，跟上壓陳來作渲染，每段必自成

小章法也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

巢車以望晉軍。提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于王後。子反於過申，一見子重于望晉，一見都為後文開中伏筆。王曰：

「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

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

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士句語如此寫出妙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

「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摹寫登望指畫情景如畫，王曰下九也，字七矣，字一乎字歷歷可指，尤妙何也，字只一見無問答痕迹。伯州犂以公卒告士，苗賁皇在晉侯

之側，亦以王卒告。兩句束上，渡上轉折敏捷之至，妙用對句雙結，皆曰二字緊其上，可以合文氣聚而復舒，否則散寫去未免懈緩。皆曰：「告作雙結之筆。」國

士在，且厚，不可常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

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

三三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一公從之。有淖于

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

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將寫楚王傷目先寫晉公陷淖作陪見此勝幾不可保陪與未范文

子語何以及此關會非問筆也。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鍼以子斥父正與范文子以父逐子反映國有大任，焉得專之！

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奸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子淖。此

本緊接中日事然不點出占夢則射者無人猶之上違淖下本緊接陷淖事然不點出御右則掀者無人因各用揀敘之筆而又各以寶筆陪之敘法自清而又變動可喜癸巳，甲午前

潘廔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

于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甲午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

又與淖淖映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

矣！』追敘戰前一日事及戰，接射共王，中日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

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楚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

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毅而趨，無乃傷乎？』

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

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肅使者而退。此交與後樂

日戈搶攘中忽然雍容揖讓令讀者另換一番眼色晉韓厥從鄭伯。追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

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堯翰胡

曰：『謀輅之！予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此數節自成一小片段凡

對寫皆參差暗對此處重從鄭明伯用整對乃止亦止合之下晉師乃止明文成前偶後奇章法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

于熒！』乃內旌于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

君免，我請止！』乃死。了追楚師薄于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可願王怒斥死

藝一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薄險映陷淖射搏映躡中

乃文字惟恐落晉師乃止。了追楚○從一轂內旌壹大鄭伯不免楚則或射莫着意設色處。晉師乃止。或搏餘勇可賈，乃寫還經文。楚子鄭師敗績，非開文也。囚楚公子伐。

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頓筆日臣之

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

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

飲之，免使者而復鼓。鼓寫子重亦不弱○文字相對最要功力悉敵尤要層轉層勝如此段比問弓段一樣風華掩映却更加曲折篤至以中有精警語故也且而

戰見星未已。極寫楚耐戰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

命是聽。極寫子反能軍要以見楚人雖敗猶雄晉人患之。勝亦虛矣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厲兵，修

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虛聲恫嚇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

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賴此一醉而晉乃得保其勝王曰：『天敗楚也。夫』從楚王口中吐出大字正與前文字存亡天也一語

應要以見晉之勝由天幸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

『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書曰：『惟命不于常。』暗應天字有德之謂

以上敘交戰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

模範文選卷上 一〇九

過不殺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墮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

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以殺楚子反伏誅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

點出內憂

是天益

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

以上殺晉范文祈死

第一節有勝矣。與第二節楚懼不可用也對，一勝一敗，已定一篇之局。三節

晉師濟，楚師至，文子欲反，與四節遇于鄢陵，文子不欲戰對，紓憂外懼，照定

首尾落筆。五節范匄趨進，與六節楚子登車對，一于楚陣之壓，晉軍也，不用

實寫，卻于郤至口中論出。一於晉陣之疏行首也，亦不用實寫，卻於楚子眼

中望出，虛實互用，結構尤奇。七節賁皇以羣王卒策楚必敗，與八節箴史以

射其元，決王必敗對，先作伏筆。九節違淖掀淖，晉幾陷而幸出，與十節中目

中項楚已傷而不辱對，則此文之正面矣。以下零敘戰日許多閑文章法，忽

變十一節與十八節對；郤至遇楚子之卒，欒鍼過子重之旌，一則問弓，一則承飲，一稱君子，一表暇整，一則肅使而退，一則免使而鼓，言詞舉動，色色映帶，是遙對法。十二節韓厥從鄭伯與十三節郤至從鄭伯對，一從後追，一從前遮，十四節石首納弢與十五節唐苟請止對，一欲去旗，一欲免君。十六節養由基再發盡殲，與十七節中車折軾對，一以射，一以搏，皆連對法。連對在中間，遙對在兩頭，自成一一大片段，由是而十九節子反命吏，與二十節賈皇徇師對，一是發狠，一是使乖。二十一節楚乃宵遁，與二十二節晉三日穀對，一收楚敗，一收晉勝；一則歸咎於天，一則惟命不常。二十三節子反請死，與二十四節文子祈死對，一則伏罪，一則懼禍。天益其疾，又自與起首晉國之憂首尾遙對；一憂於未戰之先，一懼於既勝之後。通篇一綫雙行，而其對寫尤妙者，則中間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亦以王卒告，一實一虛，一承上一啓下，整整對仗，而又總寫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以一筆作兩

對；分明以此數句爲全文中腰轉振，與鄧戰「盟有日矣」同一機軸，合而論之：城濮全用開合，鄧篇純用轉換，此篇則純用聯對，相其才情機法，眞如瀛洲之木，一葉百影；如何之樹，隨刀改味；神化無端，筆妙極矣！

左傳申之會平丘之盟

自宋向戌倡弭兵之盟，晉楚爭霸，不以戰爭而以會盟。楚霸衰於申之會，晉霸衰於平丘之盟。左氏傳申之會，寫楚之示侈，而平丘之盟，即寫晉之示威，以與之對。申之會，寫椒舉規楚子示禮，而平丘之盟，即寫叔向勸晉侯示威，示禮猶是責難於君，示威簡直助紂爲虐，可謂每況愈下。申之會，寫楚戮麇封戮，得徇不得，而平丘之盟，即寫晉執季孫，執得放不得，同一下不去，有意無意之間，兩相映對，總以見楚無令辟，而晉亦非輿國，又不僅是方申會未著「楚子示諸侯侈」之前，左氏傳先大書特書「晉侯欲勿許……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嚮而不濟！』」曰：「何敵之有！」曰：「何嚮不濟！」未寫「楚子示侈」，先寫晉侯示威，恃險與馬，猶是

人情鄰國虞難，簡直幸樂災禍！晉侯亦何曾好似楚子！他如定四年召陵之會，由蔡昭侯怨楚，囊瓦求佩裘，如晉請伐楚而起，而左氏即大書特書曰：「晉荀寅求貨於蔡侯。」一則是楚固失矣！晉亦未爲得也！晉荀寅亦何曾好似楚子常！意總不欲楚之獨負惡名耳！鄭樵曰：「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盡楚人之辭。」夫謂「其書盡楚人之辭」語嫌過稱，而謂其字裏行間多迴護楚人之詞，則不誣也。朱子以爲「楚人者，疑爲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極詳。一是先儒之疑左氏爲楚人者不一，顧無確據，而余以春秋屬辭比事之法，勘晉楚兩國之對敍，或者足助先儒張目乎？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提第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於宋，日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伏難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伏無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委婉頓挫詞令亦佳。晉侯欲勿許。

一句
問 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此句直貫下示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

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

德以待其歸。正意○此答分兩層而以此君其許之一句指出正意界中間作轉遞前一層兩未可知從頭一句楚王方侈看出一抑一揚妙在說得活落後一層兩將字從此一句修德

待歸看出一開一合妙在說得的真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

與爭！公曰：『晉有二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

鄉而不濟？』寫晉侯亦修正好與楚子作陪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一邊正說

一邊直說是三殆也見地既明吾鋒又快持矛刺盾俊爽絕人○總起下分兩層一層恃險與馬一層虞鄰國之難惟三殆本一而兩截者非但參差好看也恃險與馬猶為近情至虞鄰國之難幸災樂禍尤屬無理況虞鄰國之難必幸己之無難卻不知多難亦有好處無難亦有不好處不修德則無難而有難矣此意尤為吃緊故反復特詳

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

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險不恃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馬不恃險與

馬，不可以為固也。險與馬總一筆鄰國之難，不可虞也。特提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

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若何虞難？應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

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上不一姓無與國只虛說此却實證多難無難變換

得妙 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應○分應都用複筆，惟特險與馬複應在末尾，此不可虞難却複應在首中尾三處筆法無不變者。恃此三者而不

修政德，三項總一筆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三句首一句亡於不暇，結三殆中間又何能濟，針對公說何鄉不濟，君其許之自復。

前答一筆本段已了，再繳起段一併收煞，合成一大片段也，細密之至。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四句實證前段修德

不德互見得妙夫豈爭諸侯！掉尾有餘味乃許楚使。一句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

以不獲春秋時見！兩句脫卸自己諸侯君實有之，此句針對椒舉體詭請諸侯說何辱命焉！楚子問於子

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遙接起段對曰：「許君！先斷晉君少安，不在諸侯。一其大夫

多求，莫匡其君。二層在宋之盟，又曰如一。三層若不許君，反將焉用之？」王曰：「諸

侯其來乎？」對曰：「必來！亦先斷從宋之盟。一層承君之歡，二層不畏大國。三層何故不

來？應不來者，轉○此從必來說到不來，又從不來說到來，無筆不轉。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

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

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多事！照下許與人同欲，盡濟！上兩層論勢，則用將順此層論理，使用同救尤妙在

一開一合，新舊不斷見子產石風使舵語妙天夏諸侯如楚，魯衛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

辭以疾如子言產却各有推頭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

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正聯上司馬侯對晉公修德待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照下示侈

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

有岐陽之蒐康有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

盟君其何用詳在前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特表而出之君其選焉詳在後○君其何用君其

選焉本兩意而一順一逆上文楚王以用桓一句答何用以史問一段交代過選焉前詳則後略前略則後詳法之所行乎所不自知也王曰『吾用齊桓』王使

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

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左師子產獻禮各六一是大合

小一是小合大今楚以子用齊桓却于二者皆無所處此夾縫中文字也倒映得妙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前以六王二公勅其慎禮後以三代辟王戒其示侈兩段皆以椒舉為主而向戌子產前則各各獻心後則兩兩詳論中間又趁便特作贊語蓋又以二子為前後結剪綴聯搭工緻極矣王使

椒舉侍於後以規過此時王亦自知斂迹反跌下文示侈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

有六焉椒舉前勸慎禮後證示禮而中間忽着此句作謙詞非椒舉自嘲寡學於示侈為倒映於慎禮為反結前後結文心絕細又何以規』宋太子佐

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修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

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寫椒舉竭力為王遮蓋總以反跌出文徐子、吳出也；

以為貳焉，故執諸申。修○夾彼二事先為修字下註脚也蓋示修本與上會申是一事然兩大段

連類夾敘于中然後時提示修斷而復起文楚子示諸侯侈。大書特書妙寫楚子耐椒舉曰：

『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二公即上文說慎禮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

也。本論示侈棄命扯示禮用命伴說此聯絡法然示禮上文

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

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

汰而懷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

之，德遠而後興。』實筆宕開悠然不盡住法與求諸侯段相配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

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盞、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

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咽住有賓句無主句

從戮而王之瑕在言表矣妙筆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椒舉焉用之！王

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越裝點越令下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

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兄之子麇而代

之以盟諸侯！』慶封只輕反唇而其惡乃更加十倍添庶子臣而兼子添兄子尊王使速殺之。

速字好窘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

吃過慶封虧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如是二字省文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

王從之，遷賴於鄆。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

曰：『楚禍之首將在此也！』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

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求無不得欲無不遂總是逞其心以厚其害此語發於女叔侯分見於子產合

左師而結穴於申無字故申無字一口喝起使一氣趕下層層緊跌出乃禍亂也。一是一篇著精神處。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求諸侯，第二段會申，第三段伐吳。晉君臣辨論明快，道

理醇正，然窺其隱衷，只是偷安懦弱，其失從子產說出。子產左師禮制詳明。

議論嚴核；然崇奉亂人，冠履倒置；其失從慶封說出。此得失互見之法。

「晉成厲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提筆 貳字 一篇眼目為取鄭故；先透 一筆晉將以

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此會作用一 句領起全篇乃並徵會。提筆告於吳。秋，晉

侯會吳子於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郝南，甲車四千乘。伏

衆羊舌鮒攝司馬。倒插 一筆遂合諸侯於平丘。提筆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

幕九張行。為張幕先 透一筆子太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

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

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非心服也力不足也此等處正 深表諸侯心口不一攜貳之甚芻蕘者異於

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要寫 叔向

示威先寫叔鮒瀆貨叔向認錯真 是要掙氣氣不掙第一倒成風事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索性教他 納賄妙客從之，

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提筆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

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大有諷意 語亦婉妙告之以文

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大有身分遲速惟君！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

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好索性喝破雖著墨不多而一開一合詞鋒咄咄逼人

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

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索性說不可不示威

亦好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

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

存亡之道，恆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

「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視子產對曰：「小國

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惟君！」叔向曰：「諸侯有

問矣！」一句承上起下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

之！上齊人懼下魯人懼兩段本對然連寫却嫌其板忽於中間迴顧起處插入示衆建旆一番熱鬧排場局法變動通身神采煥發讀者耳目爲之一新真絕妙結構也邾人莒人

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

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

信蠻夷之愬，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亦偏強叔向曰：

『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應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全是變凶況其率道！完覺疚心說不過去趕緊

救轉一筆其何敵之有！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語奇橫而益以形其詞窮故妙南蒯子仲之憂，其庸

可棄乎？索性幸災樂禍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郟之怒，以討魯罪，開其二

憂！以衆暴寡虞鄰國之難晉人種種不義一氣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再擊動甲戌，

同盟於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於除，伏下爭承至昏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

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妙回擊前

以輾幕行見得九張且無所四十又如何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晉口口說諸侯子產妙在開口提出天子輕重以列

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

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

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晉人聽之，語語刺心。存亡之制，將今在

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不許不休，爭得。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

其可瀆乎？』寫此公不濟，皆是反襯子產。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同盟止於平丘，晉

修德而日叔向亦無可如何，只得示衆示威，勉強支撐，乃威齊而齊與盟，威魯而魯聽命，獨被子產窺

破視若無有，爭承不屈，向遂無如之何。一面寫叔向便是一面寫子產純用對面激射筆法，譬如兩鏡

相照，鏡無定形而神致，則面而生動也妙絕。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遙接魯懼聽命。晉人執季孫意

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

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伯惠從。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

無爲爲善矣！』分明不滿，意子大叔。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

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

事禮也。』美子產而平丘之可譏在言表矣。冬十月，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

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於河。季孫猶

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之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

土地猶大，所命能具。以利動之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以害親親與大賞

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主一臣二。』吾豈無大國！好索性說不事晉大

掃晉之威風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惠伯不利

害論執季孫於理說不去處索性由晉人自己供招妙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

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

君惠於會！』妙○執得放不宣子患之。執時容易放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

妙隱有叔向執責成叔向放意對曰：『不能。鮒也能！』看鮒如何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

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

肉之，敢不盡情！看他說謊偏說得懇至鮒真能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

若之何！』且泣。說謊勿算又能假泣鮒能如此絕倒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能懼平子而不能懼惠伯是對而反映法

此篇論事以晉會平丘為主，論文以子產爭承為主。以晉為主，故開手從晉

成虢祁諸侯貳心敘入，討貳注意齊魯鄭三國，依經分傳，凡作兩大截讀。前

半以「遂合平丘」作領；子產相會略點一筆，而詳齊魯兩邊議論於後。後半以「同盟平丘」作領；服齊絕魯略點兩頭，而詳寫子產兩番議論於中。前偶後奇，翦裁極勻，以子產爲主，故前半於將盟前，卽閒敘一幄幕九張事；下半於及盟前，又插敘一速張於除事，相應成章而齊則懼而聞命，魯則懼而聽命；子產獨藝貢力爭，直抉破晉人伎倆，極其生色；不但遠過於齊之遲速，惟君雖魯以惠伯之辭，亦且從季孫而西也。故特以夫子三層稱許作結。左氏往往於賓主互用，並行不背處，見穿插之密，鎔鑄之精，其手法必非粗心所能驟領也！

通篇以「乃並徵會」作緣起；以「貳」字爲眼；以「遂合平丘」「同盟平丘」爲提綱；以「示威」「示衆」爲主旨；以「將盟」「及盟」爲提掇界畫。合十四國諸侯而詳者凡四，敘法各各不同。子產不必言，將寫叔向示威，卻先寫衛以叔鮒求貨，叔向輕認一錯於先。齊爲諸侯之望，卻先不可

乃題所重；故用重筆往復，寫第一番示威。魯既不與盟，又執季孫，尤題所重；故以「爲取鄭故，晉將以諸侯討」於篇首特提，以詐平子使歸結篇尾；見得示威於前，不威於後；而邾莒之訴，惠伯之對，較齊加詳。此等皆相其輕重而穿插布置，不偏不亂者也。

【瑣敘法】

瑣敘法者蓋猥屑瑣敘之謂。范曄自謂「體大思精而無

事外遠致。」行文務從大處落墨；然亦有所敘不過家常細碎，而饒有

事外遠致，令人咀嚼不盡者。如史記外戚世家敘竇皇后弟竇廣國文

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爲驗？對曰：「姊去我西時，

與我決於逆旅，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泣

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漢書陳萬年傳敘萬年嘗

病，召其子咸教戒於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

曰：「乃公教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

教咸闡耳！」皆猥事瑣敘，令人意遠。後來歸有光博覽人情物態，爲文

專敘家庭瑣屑，以此名家。其尤傳誦人口者，如周弦齋壽序，先妣事略，

歸府君墓誌銘，寒花葬志，項脊軒記，無不遙逸橫生，情文兼至。然瑣敘

非難，瑣敘而能融成整片，則難！宋濂論文有八冥，一曰「碎害完」完

者，首尾有起訖，筭接有法度，敘述有去取，言詞有分寸，成爲整片文字；斯亦可以謂完矣！若貪多務得，卽爲文體之累。唐順之稗編稱：「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言事之繁碎，非言文之繁碎也。魏禧曰：「文可詳復，不可繁碎。」愚按細大不遺漏者謂之詳行文，用繞筆者謂之復詳而求明，方不傷繁。復而取神，亦不病碎。魏詳稱：「大家文細碎處有片段；」所謂片段者，卽宋濂所謂完也。此則不可不知！

歸有光項脊軒記

此文以記項脊軒爲主；而人事之變遷，家道之坎壈，皆寓意於軒，作睹物懷人寫法；蓋亦寓抒情於敘事者。姚鼐選古文辭類纂以歸有光直接唐宋八

家謂其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話，却自風韻疏淡；是於太史公深有會處。當於此文玩味得之！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室一層百年老屋，塵泥滲漉；

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室漏二層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稍爲修

葺，使不上漏。不前闢四窗，垣墻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不又雜植

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不惟不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

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墻，桂影班

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兩句束上起下先是

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墻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

而宴，鷄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墻，凡再變矣。家道坎壈可悲慨家有老嫗，嘗居

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

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門

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一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

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予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

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

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

迹，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瞻顧遺迹一句總上兩事○尊長徂落可悲二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

過，余扁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以上敘軒中軼事

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元德與曹操

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

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迴映起可人知之者，其與陷井之蛙何異！以上自嘲作結

余既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吾問故事，或憑几學書，吾妻

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

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

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後記

亡於瑣事，着墨不多，神清悱惻。

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明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官長興知縣，與太倉王世貞同時。世貞世家臚仕，主盟文壇，其持論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海內望走如玉帛，職貢之會，惟恐後時。而有光老於場屋，與一二門弟子力相觝排，目之爲妄庸鉅子。世貞大憾之，其後亦心折。有光歿後，世貞爲之讚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趣，久而自傷！」其卒推重如此。爲文原本經術，最好太史公書，得其神理，於敘事文尤善。然亦往往失於枯淡。而後來桐城文家之掇其緒者，又故爲閒情眇狀，搖曳其聲，以取姿媚，以爲歸氏學史之遺，而文章始衰矣！然當有光之世，王世貞之徒，方崇菑輒之習，假齊梁之雕琢，號爲力追周秦；而有光一切棄去，不事塗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合符，斯所以不可及也！傳有震川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

魏禧寄兄弟書

此文只是尋常家信，敍出門後情形，隨事發感，無片段，無結構，然讀者不覺其煩碎，但賞其雋永，如嚼菜根，彌淡彌旨；如玩鼎器，彌樸彌真；視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又是一種蹊徑，蓋一爲文章之工，一則意氣之真也。

一別兄歲又八月，弟亦十月不相見，此閒並八九月不得家信，未曉兄弟行止及家中人安善？念兄嶺外又兀兀！世儻歸，過期不至，恐屬有何事？夜來率不天明醒，日晚望山門闔乃罷。久又自解譬，客中一身，都應萬慮不關也！以上敍出門望家信及相思出門無一事可說！日轉窮山中，辟兵所住僧屋，先後十有一處，然出門

時，非意能有事。三年江閩遽起，百姓流離死轉，殆百萬不盡數！吾高居翠微峯，目不見奔竄事，何況困苦！勺庭風日清佳，花竹池臺，左右映帶，讀書遊臥，兼妻

妾奴婢之奉，眞天上人樂！又兄弟並方嶇崎，禧獨食飲被服，緩帶躡履，恐薄祐無足享受！故力疾觸暑，經營他出，聊觀時故，亦稍自勞苦，希同患之情，以消清福。折災凶耳！初出家門，路頗難；絕筭輿處，曾接日行九十里，趾痛脛骨跛，是平生未慣也！乃後轉徙，頗有主人！今住庵，老壯僧兩箇，多空屋潔敞，門外左右山翼抱，微似勺庭，直五六百步，翠屏橫立，杉松大萬，積翠色，日日出雲。有王生從學古文甚勤，日相問難，說奇賞處，惜兒輩不在，數年來，此三月讀書爲多，亦健作文。庵在萬山中，五里先後無人家，雞鳴狗吠之聲不至。王生時家去，兩僧日黑上牀，吾傭奴鐙上放頭便睡。禧嘗夜獨坐，至四五十刻，一燈晃晃，萬籟寂寥；高誦秦漢人文字，遂谷流泉若相響答，時亦有虎叫鹿啼。曹子桓言：『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禧性好文，又傷年紀，摧頽功名不立於天下；後顧子然，行踐東阿所歎『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者，轉思自效，不爲倦厭。吾兄弟並以文章知名，弟家牽外事，卽席不煖，兄

好閒多繙羣碎書。禧謂宜以時進業也！人一日不學問，則臆寫胸間宿意，文不

新鮮；此非必捨捨事故，翦辭綴調，用所日新得；但多讀古人書，便自沈浸變換，

發生不窮，如春春花葉，本著故樹；人人眼目，輒增鮮妍。罕譬而喻然禧亦自矢，假

我六年及七十四甲子，便當絕筆不復作文，優游歌嘯翠微之上，以待盡耳！以上

敘初出門時境地及其情懷。此番歸後亦絕不遠出。吾兄弟年迫五六十。詩曰：『相彼雨雪，

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禧鬚白齒豁，霰亦已甚。攬鏡自照，殊懷悽愴！

近爲蕭小翮敘五十云：『孟昉小翮兄弟二人，孟交遊滿天下，使天下賢聖豪

傑更萬輩，欲於其中擇一人焉，增之爲三，則萬萬不可得！』在吾兄弟，豈復有

四！此往非大不得已，終當年歲連首接膝以怡餘年，子瞻獄中寄子由詩曰：

『與君今世爲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來生事有無不可知，且勿草草放過。

今世也！以上敘此番歸後禧山居鬱陶，輒思一暢生平，出門觀覽，壯心頓消，故一

意讀書，且買石田耕耘吳會，稍足資生理，便爲杜門計。彼中在事人，頗因緣文

字遙相慇懃，特其風氣托地泰大。吾三十年無所屈於世，安能攝衣冠自執名紙見人乎？寧坐困窮山爲侈泰也！在外舊病幸不作，傲行後，頭齒作二三日尋愈。右臂患處時作痛，或因過抄書。比來雖多白鬚，晨醒展坐席上，性如強蟲，好自摸捋，脾尻間頗餘肉，不似他日削起，面色較恬皙，晝夜看書足自給，或者六十當不無也！以上敘近來情懷及身體兒輩少壯正好學問！東阿云：「禽視鳥息，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吾旣名士，猶名爲丁爲農；農不耒耜，工不利作器用，失其業矣！前還書相誠謂渠輩悔進銳退速，作止不常，要士於學，須如餐飯，日有常數，假說因病絕粒，病止須次飲食，未有因病廢食，則豈可因事廢學！能近取譬，妙解人頤況面壁倚墻，旋復過日，儕輩談謔，了了昏旦，甚不可也！以上勸子姪讀書寓中竹筍大生，甚思家！乃今更謀放船，如纜拽脚下翠微，東西所之，歸早晚，皆難逆說，念之惘惘！兄弟順時自愛，毋以客人爲念！以上敘客懷作結

魏禧字冰叔，寧都人。兄祥，弟禮，皆以文章著名，世號三魏。明季流寇起陝西。

世承平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猝難及！禧負才略，善擘畫理勢，獨慮寇至，移家翠微峯。峯距寧都四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經坼，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坼鑿磴道梯而登，因置閘爲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時益、李騰蛟、邱維屏、彭任、曾燦最著，與三魏齊名，所稱易堂九子也。其後數年，寧都被寇，翠微峯獨完。禧旣隱不仕，益肆力古文辭，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爲文主識議，凌厲雄傑，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摹畫淋漓，有魏叔子文集若干卷。然宜興吳德旋曰：「魏叔子文之大病痛，在好做段落，很其容，亢其氣，硬斷硬接，議論文尤多此種。」獨寄兄弟書無意爲工，妙造自然焉！

【虛敍法】 論文而及於神味，文之能事畢矣！然不明虛敍，則不足以知神味。虛敍法，與前側敍、逆敍、帶敍、歷敍、類敍、瑣敍諸法不同；然亦與對敍法有別。蓋側敍、逆敍、帶敍、歷敍、類敍、瑣敍諸法，皆就事論事，不論宏章小幅，壹以詳明爲主，而虛敍法則多寥寥短篇，主於渾含不露，而不十分透明正意。對敍法雖亦不十分透明正意，然屬辭比事，意自躍然；而虛敍法則意含事外，欲說不說，在空際蕩漾，若大海中日影空中雷聲。劉勰文心雕龍曰：「隱之爲體，義主文外，祕響旁通，伏采潛發。」卽虛敍之謂也。梅堯臣曰：「凡爲詩，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乃能爲至！」此實至言，寧祇詩爲然哉！呂本中曰：「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至。』」姜夔說詩云：「句中無餘字，篇外無剩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亦與東坡同旨。惲壽子論畫云：「今人用

心在有筆墨處。古人用心，在無筆墨處。儻能於筆墨不到處，觀古人用心，庶幾擬議神明，進乎技矣！「今論虛敝法，即欲觀古人用心於筆墨不到處也。昔賢論宋人畫工，好有餘而少逸致；獨米襄陽寫意在筆墨蹊徑之外。余仿其意，而謂虛敝法之所爲難能者，正以寫意在筆墨蹊徑之外耳！」

檀弓季武子成寢

此事寫季武子霸佔杜氏墳墓作屋；正意却只虛寫，偏寫成季武子十分通融。一事作兩層敝：一許合葬；一許哭；一請而許；一不請而許；只將「許其大而

而不許其細」一句關鎖住兩段。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不曰成寢墓上而曰葬在階下含蓄得妙請合葬焉。許之入

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以大細二字易葬哭二字好。只是入宮而不敢哭。武子命之哭却添出武子自商自量一語無限神味。命之哭。」峭

檀弓生六國之時，或云「子游弟子」善言禮，有檀弓一篇，入禮記。王應麟以爲筆力左氏所不逮，致堂胡氏以爲似論語。徐揚貢曰：「李性學言：『國語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誠知言哉！然所謂『不如』者，非謂國語繁而檀弓簡也。以左較國，則左簡；以檀弓較左國，檀弓又簡。抑非獨簡也；遠且逸矣！故其片言隻字，瀏灑灑脫，神趣飛舞，如黃河之水，雖尺寸亦自興波，蓋其源自天來也！蘇長公嘗教人熟讀檀弓，當得文章體制。王伯厚謂：『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夫大蘇之文，空靈變幻，得之莊子；而瀏灑灑脫，神趣飛舞，全得之檀弓也！」按宋陳騏撰文則一書，以公穀左氏檀弓所敘同事之文，比列觀之，然後知檀弓文章之美，較三家爲勝矣！

檀弓陳莊子死

此事寫魯人畏陳莊子，到底未曾說明。「古大夫，」「今大夫，」「愛而哭，」「畏而哭，」俱兩路空翻，不沾著本題，最是耐人思量！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欲字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

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

勿哭，焉得而勿哭！拈欲字且臣聞之，又博論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

了住不說下公曰：「然！」有畏而哭之語氣正來了急接以「公曰然！三字畫出畏來最是傳神處「然則如之何而可？」

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范曄黃憲傳

黃憲生平以德量勝，不以事功顯。作者相題行文，只從見者傾倒上虛摹風采，令人想見其爲人，夫惟大雅卓爾不羣！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

兩語並非閒文，寫家門寒微，正以見動人傾倒之非偶然。

穎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悚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

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闕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

識之乎？」

闕曰：「見吾叔度耶？」

答祇一句而相喻於不言神情，躍露紙上。

○虛摹風采一事。是時同郡戴良才高

倨傲；

着此一筆，加倍渲染。

而見憲未嘗不整容，及歸，惘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

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旣睹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固難得而測矣。」

虛摹風采，又一事。

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

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

印綬矣！』虛摹風采三事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先爲「清之」不

○問此一事不惟著見高節亦以稍舒文氣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往從憲，累日方還。或

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奉高袁閔字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

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罕譬而喻虛摹風采四事○黃憲老於布衣，德業無聞，無可着筆寫而寫荀淑、袁閔、戴良、周舉、陳蕃、郭林

宗諸人皆當世之英，咨嗟推許以爲不及，則其人品自可想見，所謂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

不拒之。清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清之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眚吝，將

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贊於無可贊辭與人稱余曾祖穆侯以爲憲隕然，其處順淵乎，其

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少懶學問，年三十許，始有攻研，常恥作文士，謂「文患

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類，故

所恥爲也！常謂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宋元嘉初，仕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凡九十卷，志三十卷，自謂「體大思精，古之未有。而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至於論後有贊，尤出以傑思，殆無一字虛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不自知所以稱之。」論者或信其言，非誇，惟贊辭佻巧，正患「情急於藻，義牽其旨」，失史之體。而論後有贊，又比贅旒，此則劉知幾史通所譏「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以議夫簡要」者也！

彭績亡妻龔氏壙銘

此文寫龔氏勤勞家政，不明點；只從「龔亡後，績不能專精讀書」見出，無限情事，耐人尋味。劉勰所謂「隱之爲體，義主文外，一者也」。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朔，彭績秋士具舟載其妻龔氏之柩，之吳縣九龍塢彭氏墓，翌日葬之。」以上敘葬事龔氏，諱雙林，蘇州人，先世徽州人，國子生諱用鑿

之次女，處士諱景駮之冢婦，嫁十年，年三十，以疾卒，在乾隆四十一年二月之十二日，諸姑兄弟哭之，感動鄰人，於是彭績得知柴米價，持門戶，不能專精讀書，期年，髮數莖白矣！着墨不多，樸至精微，所以爲佳銘曰：

作於宮息土中！吁嗟乎龔！

彭績，字其凝，更字秋士，江蘇長洲人，清布衣，著有秋士先生遺集六卷。壙，

墓穴也。壙銘者，墓誌銘之殊名。

【語敘法】語敘法者，蓋以記言爲敘事，多客主之辭，與前列諸敘法不同。前列諸敘法，皆直敘所欲敘之事，而語敘法，則直敘告者之語，而所欲敘之事，則由告者口中敘出，此其異也。前列諸敘事，以事爲主，是爲直接敘事，而語敘法，則以告者之語爲主，是爲直接敘語，間接敘事。平情而論，記者之於事，豈必躬親聞見，大抵轉告而來。然以事爲主者，事之虛實真誣，記者當躬負其責；若寫以語敘法，則記者援有聞必錄之例，而事之虛實真誣，胥由告者負責矣！寧祇晤對如面，別饒風情，抑亦來歷分明，備資考信！

惲敬紀言

此敘嘉勇貝子生平，出以閒話，歷敘同餉軍者之言，而卒之以敬告之。

日。」一事精彩似一事，直起直落，不著一字議論，而嘉勇貝子爲人之瑕瑜不掩，自見言外；如老梅一柯，絕不牽枝帶葉，峻潔之至！

「嘉慶元年，敬以富陽縣知縣餉貴州平苗軍，五月丁巳，次益陽。有大星隕於西南，聲隆隆然。癸亥，次武陵，一騎自西南來，白衣冠，聞嘉勇貝子薨，出嘉勇貝子薨先之以大星隕聲隆隆次之。庚午，次桃源，同餉軍者裘烏程世璘曰：「吾屬在以白衣冠報喪寫來有聲有色。」

浙貝子方平林爽文，凱旋自三衢，方舟下嚴陵江，舟設重樓，陳百戲，中流鼓吹競作。從官舟銜舳艫，並兩岸疾下。頃之，有譁於從官舟者，乃一巴圖魯與都司飲，爭酒佐貝子出坐，親鞫之，色甚和。貝子曰：「汝二人何功？」叩頽曰：「花翎通諸羅道賜，比旋役，各進一官。」貝子曰：「今天子神聖，軍以功返，汝二人不知謹，虧朝廷體耶！然重懲汝，非優功盛指也！」目左右曰：神情如繪「花翎不稱，去之！一人叩頽下，卒不問所坐何事。」裘烏程世璘曰：「一事精彩」

貝子；貝子必優以官，頃有府經歷三年至同知試用知縣五年至分守道者。」

方紹興應達曰：「一事平淡濃淡，相間文氣，乃紆然語自矜鍊。」鍾慈谿德溥曰：「吾鄉人嘗事貝子，官亦分守道矣。」接

分守道說下因話及話如見晤對○矣字軼宕有致。待歲。貝子與夫與守備爭，毆之傷額。鄉人杖輿夫四十。貝

子曰：「若忘富貴所自耶？何躡我也！」鄉人懼，數月不敢見！鍾慈谿德溥曰：一事亦精彩見神氣。

語有間，下此三字便令語對神情如見好。敬告之曰：「吾聞之張臯文。臯文聞之副都御史方葆

巖先生維甸，先生曰：「貝子援諸羅時，壯勇公海蘭察前行，行約百里，貝子督

師夜繼進，大雨，天黑如覆盤，遇土山，駐軍山頂。貝子中坐，隨軍官圍貝子坐，外

親軍外正軍，皆圍坐賊遊兵近山，踐泥濘過，火炬千萬，賊自炬處上窺山，黝黑

無所見，疑有軍，發銃礮擊之。貝子令曰：「毋出聲，毋動！」久之，賊過盡，雨霽，天益

明，壯勇公已入諸羅城，捷使至，軍始起行，無一傷，視銃礮子歷落入山腹也。」

著此一筆非寫其有天幸正以見暗中一動一聲則銃礮子尋聲而至無或免矣。先生曰：一事寫貝子靜如處女倍見精彩。先生又曰：「貝子征衛藏，有

隘道幾一里，賊屯軍守隘北，甚嚴，大軍屯隘南二十里許，而以前軍分五軍攻

隘，迭退迭進，戰一日，蓋數十勝負。貝子在大軍中，前軍軍報沓至，不動，及三更，

前軍大敗退不止，賊遂前軍出隘南，忽銃礮聲震，火炬盡，照耀如白晝，東西伏軍皆起，賊驚退，相蹂躪，我軍蹙之入隘，貝子急上馬，萬騎齊足，頃刻至隘口。前軍伏已過隘，聞貝子至，勇氣百倍，大軍乘勢合攻，遂夷賊屯，追奔五十里而後止。」

截然而止如懸崖勒馬可謂絕大神力○先生又曰一事寫貝子動如脫兔精彩極矣

劉可毅記毘陵驛馬

此文借馬以喻士不遇，寫善相馬者之無眞賞，亦語敍法；然與惲敬記言有別，蓋惲敬以敍事爲主；而此以發慨爲主；一則舍述事無他寄懷；一則寓抒情於述事者也。又惲敬紀言，主客酬對，乃仿屈原卜居、漁父、東方客難賓戲之體；而劉可毅此文，則客儘娓娓告語，而主只默默靜聽，然深情微意盡在不言之中，又是一種風格。

「客有以善相馬者言於予曰：

起扼定善相馬者立一篇之格意固不在馬也

「毘陵驛之當孔道也，

羽檄急，則雲陽錫山南北三百里，吾驛樞其中，蹶聲，鐸聲，箠聲，午交衢，晝夜不

絕。驛置馬，故無弗良也！

作勢

江陰金逸亭部卒善畜馬，過武進，貨之驛者一帖

耳曳尾，足塗泥，寢下矣！

再頓挫

而曰：轉

「是嘗陷於賊，沈於淵，摧於鋒刃者；固

百戰餘也！三頓挫而廐故所罾者，闌筋豎面，雄健出馬上！再轉而馬又不任施羈

鞞，躡齧乘者與踣；而時或風厲霜雪，林木瑟瑟下，三轉則又仰首鳴嘶，足奮擲

地，絕轡騰躍，颺忽若鷹隼，追勿得；而它馬則馴伏，樞下方是時，善相馬者等定

它馬；此下之。而廐卒以馬勿良，馬之勿良由善相馬者之下等而遂定矣益益他馬芻；他馬益壯益善走；

而馬亦益老！客言至此止然，語氣未畢，乃用重筆振提，跌落令其勢稽天江陰金逸亭者，

以提筆作遙接從李勇毅百戰，蘄黃潛太舒桐間，折西規德安隨州，北解南陽圍，復東

下統防休寧軍；畜名馬多，能絕塵馳，戰輒陷陣，奔突矛彈。望景不可見！頓挫○寫馬主人不

凡畜馬當然不凡，所畜馬皆不凡，豈有此馬獨凡加倍映襯若客言，轉馬固甚凡也！頓挫則又曰：接人客言「馬既老，接一馬亦益老

一句說下文字門筭部卒以他事再至，見馬曰：「是憊至此耶！昔陷於賊，沈於淵，摧於鋒刃，

而卒以自全；復卒以憊，毋寧其死於賊淵鋒刃，猶有令名焉！而顧鬱鬱久居此

耶！」馬似聞言，悲卒去，不食死！廐卒剖馬革，則腹脅隱旋作龍鱗文，驚報相馬

者至，大言曰：「予固言馬之良也！而驚視以死！」委罪廐卒大言，妙固字尤妙埋馬於驛之陰。

予聞之悲而記其語。客亦去。一直起直落與
憚敬紀言同

劉可毅，原名毓麟，字葆真，武進人。清光緒某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於書無所不讀；經史大義，中外近情，皆循流討源，貫徹首尾，尤熟於中興兵事。爲京師大學堂教習，庚子拳禍作，遂被戕，刊有劉葆真太史遺稿兩冊。

【言敘法】言敘法與前諸敘法不同，然亦與語敘法有別。蓋前諸法皆記事，而言敘法則記言語。敘法雖亦記言，然言中事仍以敘述爲主；而言敘法言中無事，祇以議論爲主。此其異也。然記言昉於尙書，必敘其事，弁於篇首，以備著所言之本末。如所載甘誓、盤庚、秦誓、牧誓、召誥、洛誥、呂刑諸篇，皆然。春秋左傳雖主記事，然記言必弁敘事，亦如尙書之例。觀所記臧儔、伯諫、觀魚、臧哀伯諫、取郟鼎、富辰諫、王以狄伐鄭、晉侯使呂相絕秦、魏絳請和戎、師曠論衛出其君、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叔向詰子產書諸事，可證也！

尙書牧誓

此記武王伐紂誓師之言，分三層看：第一層，肅軍容以整軍經武；第二層，

陳紂失以聲罪致討第三層，申軍令以殺敵致果，而弁以斂事，以見誓師之時與地，簡峻樸奧，語無枝葉。

一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

「逃矣！西土之人！」將中以軍令先慰其遠，役情辭懇款人甘效死。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

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髻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

矛，予其誓！」以上肅軍容以整軍經武，杖鉞秉旄所以肅己之容，比干立矛所以肅人之容，軍容既肅然後發命，則人無譁而聽者審矣。王曰：「牝雞無

晨，牝雞司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

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

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以上陳紂失以聲罪致討。今日之事，不愆

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勛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勛哉

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於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勛哉夫子！」以上

申軍令以殺敵致果

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斷自唐虞之際，下迄秦穆，芟煩翦浮，舉其宏綱，定爲尚書百篇，謂之尚書者，梅賾僞孔安國傳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蓋尚書記言，春秋記事，先民有作，析茲二體，而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尚書實爲記言之宗焉。書有六體，誓其一也。爾雅釋言：「誓，謹也。」注：「所以約勅，謹戒衆。」疏：「謹，敕也。集將士而戒之曰誓。」說文：「誓，約束也。」劉勰文心雕龍曰：「雷震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則知誓者，所以發號施令，申儆三軍者焉。

左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

此記子產一書，而以敘事起，以敘事結，備見寓書之起因結果；着墨不多，意極周匝。

一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起敘寓書之造因 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

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入寓書「子爲晉國，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一口喝破

他無可飾詞 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主意一書 夫諸侯之賄，聚於

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

何沒沒也，將焉用賄！承明非無賄之患一層 ○妙在選說有賄之患而非無賄之患之意自見此文章勘進一層說法 夫令名，德之輿也；

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將壞字屬 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曰：「樂

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用有字關 有令名也。

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承明無令名之難又一層毋寧使人謂子

『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從無令名之難說到右賄之患妙在替他

打算並非自己吝於出幣，宣子說乃輕幣。收斂寓書

棍動人可謂語妙天下

模範文選

卷下

議敘兼行門

【夾敘夾議法】敘事亦多術矣：有據事直書，不加議論者；前列諸敘，法是也。雖品藻不免，固具體而微者焉。劉知幾作史通論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惟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它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左傳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死；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

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惟書其事跡」者。尚書稱武王罪紂之誓曰：「焚炙忠良，剝剔孕婦。」左傳紀隨會論楚之詞曰：「箠路藍縷，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缺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傳之與紀，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要期於綜事布意，毋庸徒托空談爲也。然魏詳不云乎：「文章必有所以然處。所以然者，在文章之意。」亦有夾敘夾議以見用意者；如經之有易序卦傳、禮記昏義、鄉飲酒義諸篇；子之有莊子天下篇；史之有史記伯夷傳、管晏列傳、老子韓非列傳、孟子荀卿列傳、屈原賈生列傳；名家集中，尤數見不鮮。史家所謂「本事之外，時寄抑揚」，但爲之不善，或失偏宕，則有浮言妨實，矯枉過正；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

信。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

陳壽上諸葛亮集表

此文綜敘諸葛亮生平，而問之以議論，行文極軼宕，下語極矜慎，知人論世，不愧良史之才！

一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入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猶存錄

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亮使定諸

對晉立
言得體

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

！亮集

亮少有逸羣之才，

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亮

！亮

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

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

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敘亮出處何等高潔何等光明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

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六，乃建奇策，身使孫權，

求援吳會。敘亮臨危授命何等擔負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忽從孫權一面變寫備亮筆意周匝即

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

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事繁

而敘筆甚簡及備殂，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專字下得好武侯之專即伊尹之任也專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於

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

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懷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風

化肅然也。竭力寫武侯治蜀之功是竭力推崇武侯使與阿衡相般姬且佐周等衡齊駕是何等見解議者以將略非長兩句譏之斷章取義而欲儕武侯於孫吳之列不亦可笑也哉當

此之時。提筆重振起推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滂疆，震蕩

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

耀其武。寫武侯素志亦極筆酣墨飽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論斷語絕精當

當時用奇煞費經營看他欲下奇謀爲短而先之以治戎爲長纔說奇謀爲短即而所與對敵或

值人傑對晉上表亦不得不推崇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着此兩語以掩蓋前文周到之至故雖連年動

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引

仲蕭何以見雖古人亦有能有不能正不必以奇謀爲短不足於武侯皆煞意經營之筆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流匹也而時之

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回護武侯之將略非長而歸之時無名將深爲惋惜以大義許之是何等膽識

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掉轉得體青龍二年春亮率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

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

殺亮遺愛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前以蕭何管仲稱武侯之才此以召公子產頌武侯之德孟軻

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一信矣史引孟子語極贊歎之致推崇不遺

力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於丁寧周借論者一拓文筆有致上論武侯之才德以下論武侯之文章臣愚以爲

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尙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

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失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不得及遠

也。

此更以周誥比武侯

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

數語精絕

足以知其人

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

此段轉更將武侯之文說得極重，是謂良史，是謂信筆。

伏惟陛下邁縱古聖，蕩然無忌；

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意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道之通也。

樹義正大措辭得體

謹錄

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奏御之文，其名不一。七國以前，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

品：一曰章以謝恩。二曰奏以按劾。三曰表以陳請。四曰議以執異。及論其文，

則皆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要。國體旣更，此體當廢。特如陳壽此表，

辭有風規，當廢者，表奏之體，不朽者，文章之美！

曾鞏墨池記

此記分兩層：敘墨池來歷一層，敘王君章而揭之一層。就事抒議，出以詠歎，語婉而諷，發人深省。又是一種風格。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耶？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自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耶？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耶？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耶！以上記墨池來歷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彰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

鞏曰：願有記！惟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耶？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以上記王君章而揭之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宋嘉祐二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卒。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成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修見其文，奇之，爲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新。歐陽修示吳孝宗詩，有云：「我初見曾子，文章初亦然。」崑崙傾黃河，渺漫盈百川，疏決以導之，漸斂收橫瀾。是曾鞏於文章遇歐陽修，方知斂而之約也。然比之崑崙傾黃河，亦可想見其少年文字之氣象崢嶸矣！晚年淳深經術，盛氣漸斂，爲文章贍裕雅重，而光不外爍，所謂「崢嶸極而歸平淡」者耶？或者以典雅有餘，精彩不足，少之，寧必爲知言哉？有元豐類稿五十卷。

【先敘後議法】先敘後議法，與夾敘夾議法不同。蓋夾敘夾議法者，問論議於敘事，而先敘後議法，則終敘事以議論也。昔左丘傳經，始事終義而明之以「君子曰」。馬遷記史，列傳繫論而卒之以「太史公曰」。先敘後議例，創左馬，後有作者，無改於斯！

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

此文分兩層：交質一層，交惡一層。而以「信不由衷」一雙縮交質交惡，作一篇主意。軼宕風華，兼擅其勝！

一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
將點交質先以貳字，怨字爲下交惡伏根。王曰：

「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
以上敘交質。王崩，周

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
以上敘交

惡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貳怨在先而交質在後故曰信不由中兩語照事直斷下又反過來說苟有明信又焉用質總以見在信而不在質

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問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蕓藻

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

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蘋采蘋，蘋蘩蕓藻之菜。雅有行葦澗酌，潢汙行

信也！』歸重忠信引詩作結

孟子子產聽鄭國之政

此以「惠而不知爲政」作骨，再分兩層申說：爲政自然能惠，惠却無裨爲政。寥寥短章，駿快無匹！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敘事孟子曰：「惠而不知爲

政！」一句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此言知爲政則民未病，涉爲政自然能惠一層君

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

矣！」此言不知爲政則日亦不足，惠却無裨於政又一層

孟子鄒人名軻，字則未聞也。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

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道旣通，游事齊宣王，宣王

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天下

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說禮，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有不可犯者焉。

韓非子難舜

此文論道民以德，不如齊之以法。所以駁難舜者分兩層：一層說堯以聖人爲天子，不應待舜化而后救敗；一層說舜救敗不應以身爲苦而后化民。前一層雖反覆論而意自側重，後一層蹈瑕攻隙，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文筆峭勁，尤其餘事！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叟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敘事案仲尼歎曰：「耕

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

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欲抑先揚，先借儒者議論爲難作勢。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

問得突兀，○看至此須掩卷，作一凝思，看下方知其妙。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就勢折入

善於善問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奸也！頓令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

而化？轉一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再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

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

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

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

之說也！妙喻解人頤○以上論堯且舜救敗，期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壽有盡，天

下過無以已者，有盡遂無已，所止者寡矣！跌頓賞罰使天下必行之。轉令曰：『中

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頓

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

舜之所難也。處勢而矯下者，庸主之所易也。頓將治天下，轉釋庸主之所易，道

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以上論舜救敗不應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爲人口吃不能

道說而善著書，成韓非子五十五篇，博辨明透，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澹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與秦丞相李斯俱事大儒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也！難詰辨也。其體以講釋解剝爲義。韓非作難解十餘事，以剝剝儒者，此一事也。史記司馬相如使蜀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惟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作難蜀父老，託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宣使指唐書張平叔議糶鹽，韋處厚發十難以詰之，皆詰辨之意。

蘇洵族譜引

此文先敘譜例而后推論作譜之意。敘次簡爽而不支蔓。議論明快而能蘊藉。昔人稱「老蘇放而能收，散而能斂」，正可於此玩味之。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以上敘譜例以下推

論作

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

於衰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途人也。吾所與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途人者，勢也；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途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一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是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洵字明允，號老泉，眉山人。蘇軾之父也。次子轍，亦以文章有名，世號三蘇。而洵爲老蘇，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應試不第，歸而悉焚所爲文，閉戶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至京師，歐陽修方有大名，上所著權書衡論以下二十二篇。歐陽修大愛其文辭，以爲賈誼、劉向不能過也。爲文得力於戰國策史記，少或百字，多或千言，指事析理，引物託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

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其輝
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惟議論乖角，不免戰國策士之習；此其病耳！有嘉
祐集十六卷。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前聖，作易孔子爲序卦傳以推論其
意而詩書亦有序爾雅云：「序，緒也。」字亦作敍，言其善敍事理，次第有序，
若絲之緒也。唐以前未有名引者，蘇洵之父名序，遂諱序而題以引云。

【先議後敘法】先議後敘法，當然與先敘後議法不同。蓋先敘後議法者，先敘事以明本末，而后著議以明得失；此傳記常例，而先議後敘法，則作者就所欲敘之事，生出見識，却拋去本事，不敘先自己憑空發出一番議論，然後再就事敘事，一若借本事作證者。蓋發已論，則見解獨闢，證本事，則識議愈確；此亦文家翻空易奇之法也。自太史公儒林酷吏游俠貨殖諸傳創其例，而唐宋人雜記多用其法，碑傳之文亦有仿之者焉。

蘇軾超然臺記

超然者，蓋卽游物外之意。作者先就游物內，游物外，利害得失，憑空發議；然後敘臺之葺新，及其命名之由。篇末一結，點明超然二字，如畫龍點睛，通體

俱活矣！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

折

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

再

折舖糟啜

醜，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

樂字一篇之眼。極言超然之樂，然後翻轉來。

說不超然之哀筆意動宕。

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

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

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

矣！彼游於物之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

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鬥，又烏知勝負

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為大哀乎！

哀字與上樂字反映。以上議論以下入本事。

余自錢

唐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

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

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

反剔樂字頓挫有致。

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

予既樂其風俗之淳正點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再頓挫於是治其園囿，潔其

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安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有臺者舊

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極意頓挫領起下文南望馬耳常山，出

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

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餘烈，猶有存者！北俯維水，慨然歎息，思

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極言登眺之放意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

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秋酒，淪脫粟而食之；

曰『樂哉游乎！』寫樂字方是時，子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

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結點臺名呼應起筆

孫詒讓劉恭甫墓表

清學莫盛於經學；而儀徵劉氏實清學後起之勁。作者首論歷代經學之盛衰以歸重於清；而後敍劉氏事以實之。

「羣經誼疏之學莫盛於六朝。皇熊沈劉之倫著錄繁夥。至唐孔沖遠修訂五經正義。賈元徐楊諸家。唐續有作。遂徧諸經。百川洄注。瀦爲淵海。信經學之極軌也。南宋以後說經者好逞臆說。以效舊詁誼疏之學。曠然中絕者逾五百年。及聖清御宇。經術大昌。於是鴻達之儒復理茲學。諸經新疏更迭而出。或更張舊釋。補缺匡違。若邵氏郝氏之爾雅。焦氏之孟子。胡氏之儀禮。陳氏之毛詩。劉氏之論語。陳氏之公羊。是也。或甄撰佚詁。宣究微學。若孫氏之尙書。是也。或最括古誼。疏注兼修。若惠氏之周易。江氏之尙書。是也。諸家之書。例精而誼

博，往往出皇孔賈元諸舊疏之上。蓋貞觀修書，多沿南學，牽於時制，別擇未精，易則宗輔嗣而祧鄭虞，左氏則尊征南而擯賈服。尙書則崇信枚姚，使伏孔今古文之學并亡；厥咎鉅，加以義尙墨守，例不破注，遇有舛互，曲爲彌縫，沖遠五經各尊其注，兩不相謀，遂成違伐，若斯之類，尤未允愜。而前儒新疏，則扶微摭逸，必以漢詁爲宗，且誼證宏通，注有回穴，輒爲理董，斯皆非六朝唐人所能及！叔明疏陋，邵武誣僞，尤不足論！然則言經學者，莫盛於誼疏，爲誼疏者，尤莫善於乾嘉諸儒。后有作者，莫能尙已！以上議論以下敘本事嘉慶之季，爲誼疏之學者，又有劉先生孟瞻。入劉氏祖孫父子治春秋左氏傳，謂鄭賈服三君古誼，久爲杜氏所晦蝕，孔疏不能辨也！乃鉤稽三君佚注，精校詳釋，依孫氏尙書疏例，爲左氏疏證。凡杜孔所排擊者，糾正之；乾沒者，表著之；草創四十年，長編裒然！疏證則厘寫定乙卷，而先生遽卒。其子伯山先生繼其業，亦未究而卒。伯山先生長子恭甫，知縣紹明家學，志尙宏遠，念三世之學，未有成書，剋立程限，銳志研纂，屬稿之

襄公四年，而恭父又卒。千秋大業虧於一簣，斯尤學人所爲累歎而不釋者已！
以上敘劉氏世家恭父，名壽曾，世爲揚州儀徵人。曾祖錫瑜，國子監生。祖文淇，優貢生。候

選訓導，卽孟瞻先生。父毓崧，優貢生。薦舉入旂官學教習，卽伯山先生。妃李宜

人，子一，師蒼。

以上敘恭父三代妻子

恭父少穎特，工文章，長承庭誥，遂通許鄭之學；資材開

敏，行誼純竺，事繼母黃以孝聞。姑適田，嫠而貧，歿爲經紀其喪，又謀所以卹其

孤。皆人所難能者！湘鄉曾文正公開府江寧，重其學行，延入書局，所校刊書史

多精善。同治甲子，光緒丙子，兩充江南鄉試副榜貢生。旣不得第，乃以佐戎幕

保舉知縣，加同知銜，非其志也。體素充實，旣穎精左疏，而兼治局書校讎文字

之役，精力耗損，猶不自已。光緒辛巳秋，由江寧反揚州，邁微疾，竟卒。年止四十

有五，謂非經生之厄運歟！

以上簡敘生平，下特提左疏詳論之，以劉氏穎精在左疏也。

同治中，詒讓侍親江寧，始

得識恭父於時。大江南北方聞之士，總萃於是。寶應劉君叔俛方繼成其父楚

楨先生論語正義，甘泉梅君延祖治穀梁，亦爲義疏。而恭父治左氏爲尤精。詒

讓尙啓不學。幸獲從諸君子之後，亦復希光企景，擬重疏周官，以拾賈氏之遺缺。間有疑滯，輒相與商榷，必得當乃已。曾不數年，蹤跡四散，詒讓旣南歸，叔俛主講鄂中，其書甫刻成而卒。梅君書僅成長編數卷，亦卒。二君之亡，恭父輒馳書相告，愴師友之彫謝，怵大業之難成，若有不能釋然者。其卒之前兩月，猶詒書詢笠鞞疑義，詒讓爲据考工輪鞞度數，考定其說以復之。恭父得之則大喜，報書謂編左疏已至襄公，而以早成周官疏爲勉。方歎恭父勤敏，其書且暮且有定本，自顧庸慮六官疏未及半，深恐不能速成，以副良友之望。而孰知恭父之渠止於斯乎！以上惜恭父之未成左疏而死，乃以劉叔俛梅延祖及已爲視說聚散存歿之感，低徊慨慕，文情絕佳。恭父所著書自左疏外有傳雅堂集若干卷，又著昏禮重別論駁議，則因伯山先生之緒綸而申證之者。其在書局，分校南北史，則有校義集平之作。在江寧，從李大理聯琇游，則有臨川答問之作。論文好包氏文譜，又爲之類釋。書率精博可傳，其它分纂地志尤夥。以非其學業之大者，故不復論。獨論其左疏，以見三世經業垂成而不

克者爲可惜也！以上帶敍恭父它種著書而仍歸重左疏作結以見本指

孫詒讓字仲容，浙江瑞安人，年二十，中式清穆宗同治六年丁卯科鄉試，援例得主事。好治六藝古文，每下一義，妥貼寧極，淖入腠理，以爲典莫備於六官，故疏周禮行莫賢於墨翟，故次墨子問詁。文莫正於宗彝，故作古籀拾遺。他著有名原古籀餘論、契文舉例九旗、古義述周書、斟補尙書、駢枝大戴禮記、斟補六歷、甄微廣韻、姓氏刊誤、經筵札、述林等書，章炳麟稱之曰：「叔世士大夫，狃於外學，財得魄莫，視樸學若土梗。」詒讓治六藝，旁理墨氏，其精博足以摩揜姬漢，令百年絕等雙矣！一晚年嘗主溫州師範學校，充浙江教育會長。及徵主禮學館，不起。年六十一，光緒三十四年五月，病中風卒。表之爲言顯也；葬者旣爲墓誌以藏諸幽；又爲墓表以顯於外。墓表自東漢始，安帝元初元年，立謁者景君墓表，以其樹於神道，故又稱神道表。敍述葬者家世行業以見其人之生平，爲文與墓誌略同，惟多無銘。

言事門

【條議法】 條議法者，蓋言事最簡最陋之法；不過逐條敷陳，以抒所見焉耳！自漢以前，最傳誦者，莫如賈生治安策。後來策士陳政事之書，作者明著述之例，大率多用其體；而能文者所不貴也。然次第先後，位之有序；事義輕重，列以對等；此中經營權度，良亦未容率爾！蓋位之無序，則先後擬於不倫。所舉失等，則洪纖或嫌非稱焉！

章學誠古文十弊

此就文人之通弊，條舉十事，加以題目，窮形極相，妙解人頤。惟詞傷峻快，微失敦厚之旨！

「余見近日作者所有言論與其撰著，私有未安，因取最淺近者，條爲十

通思與同志諸君相爲講明，雖不足以盡文之隱；然一隅三反，亦庶幾其近之矣！以上敍作文之由 一曰：「凡爲古文辭者，必先識古人大體，而文辭工拙，又其次焉！不

知大體，則胸中是非，不可以憑；其所論次，未必俱當事理；而事理本無病者，彼反見爲不然，而補救之，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矣！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請大興朱先生作誌，敍其母之節孝，則謂『乃祖衰年病廢臥床，溲便無時；家無次丁，乃母不避穢褻，躬親薰濯』。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祖于時蹙然不安。乃母肅然對曰：『婦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嗚呼！母行可嘉！子文不肖甚矣！本無介蒂，何有嫌疑？節母旣明大義，定知無是言也！此公無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爲得體，而不知適如冰雪肌膚，剗成瘡疖，不免愈濯愈痕癢矣！人苟不解文辭，如遇此等，但須據事直書，不可無故妄加雕飾。妄加彫飾，謂之『剗肉爲瘡』。此文人之通弊也！以上剗肉爲瘡一條 二曰：「春秋書內，不諱小惡。歲寒知松柏之後彫，然則欲表松柏之貞，必明雪霜之厲，理勢之必

然也。自世多嫌忌，將表松柏而又恐霜雪懷慚，則觸手皆荆棘矣！但大惡諱，小惡不諱；春秋之書內事，自有其權衡也。江南舊家輯有宗譜，有羣從先世爲子聘某氏女，後以道遠家貧，力不能婚，恐失婚時，僞報子殤，俾女別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于守貞殉烈，兩無所處，而女之行事，實不愧於貞烈，不忍泯也！據事直書，於翁誠不能無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殤，是女本無死法也。曾子問：『娶女有日，而其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注：『謂恐失人嘉會之時。』是古有辭昏之禮也。今制壻遠遊，三年無聞，聽婦告官別嫁，是律有遠絕離昏之條也。是則某翁詭託子殤，比例原情，尙不足爲大惡，而必須諱也。而其族人動色相戒，必不容於直書，則匿其辭曰：『書報幼子之殤，而女家悞聞以爲壻也。』夫千萬里外，無故報幼子殤，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無是理也。則文章病矣！人非聖人，安能無失！古人敍一人之行事，尙不嫌於得失互見也。今敍一人之事，而欲顧其上下左右前後之人，皆無小疵，難矣！是之謂

「八面求圓」又文人之通弊也！以上八面「求圓一條」三曰「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人者也。嘗見名士爲人撰誌；其人蓋有朋友氣誼；誌文乃倣韓昌黎之誌柳州也；一步一趨，惟恐其或失也；中間感歎世情反覆，已覺無病費呻吟矣！末敍喪費出於貴人，及內親竭勞其事，詢之其家，則貴人贈賻稍厚，非能任喪費也。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亦並未任其事也；詰其何爲失實至此？則曰：『倣韓誌柳墓終篇，有云歸葬費，出觀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盧遵既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附紀二人，文情深厚；今誌欲似之耳。』余嘗舉以語人，人多笑之。不知臨文摹古，遷就重輕，又往往似之矣！是之謂『削趾適履』。又文人之通弊也！」

以上削趾
適履一條四曰：「仁智爲聖，夫子不敢自居。瑚璉名器，子貢安能自定。稱人之善，尙恐不得其實；自作品題，豈宜誇耀成風耶！嘗見名士爲人作傳，自云：『吾鄉學者，鮮知根本；惟余與某甲，爲功於經術耳！』所謂某甲，固有時名，亦未見必長經術也。作者乃欲援附爲名，高自標榜，惡矣！又有江湖遊士，以詩著名，實亦

未足副也。然有名實遠出其人下者，爲人作詩集序，述人請序之言曰：『君與某甲齊名。某甲既已弁言，君烏得無題品？』夫齊名本無其說，則請者必無是言；而自詡齊名，藉人炫己，顏頰不復知慚愧矣！且經援服鄭詩攀李杜，猶曰『高山景仰』。若某甲之經，某甲之詩，本非可恃，而猶藉爲名，是之謂『私署頭銜』。又文人之通弊也！以上私署頭銜一條五日：「物以少爲貴，人亦宜然也！天下皆聖賢，孔孟亦弗尊尙矣。清言自可破俗，然在典午，則滔滔皆是也！前人譏晉書列傳，同於小說，正以採掇清言，多而少擇也。立朝風節，強項敢言，前史侈爲美談；明中葉後，門戶朋黨，聲氣相激，誰非敢言之士？觀人於此，君子必有辨矣！不得因其強項申威，便標風烈，理固然也。我憲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爲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時勢然也。今觀傳誌碑狀之文，敍雍正年府州縣官，盛稱杜絕餽遺，搜除積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於循吏傳矣！不知彼時逼於功

命，不得不然。千萬人之所同，不足以爲盛節；豈可見菴寺而頌其不好色哉！山居而貴薪木，涉水而寶魚蝦，人知無是理也；而稱人者，乃獨不然！是之謂『不達時勢』。又文人之通弊也！以上不達時勢一條六曰：「史旣成家，文存互見。有如管晏列傳而勳詳於齊世家；張耳分題，而事總於陳餘傳；非惟命意有殊，抑亦詳略之體，所宜然也。若夫文集之中，單行傳記，凡遇牽聯所及，更無互著之篇，勢必加詳，亦其理也。但必權其事理，足以副乎其人，乃不病其繁重耳。如唐平淮西、韓碑、歸功裴度，可謂當矣！後中讒毀，改命於段文昌，千古爲之歎惋！但文昌狗於李愬，愬本功不可沒，其失猶未甚也！假令當日無名偏裨，不關得失之人，身後表阡，侈陳淮西功績，則無是理矣！朱先生嘗爲故編修蔣君撰誌，中敘國家前後平定準回要略，則以蔣君總修方略，獨力勤勞，書成身死，而不得敘功故也。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爲作家傳者，全襲蔣誌原文；蓋其人嘗任分纂數月，於例得列銜名者耳；其實於書未寓目也；是與無名偏

裨居淮西功，又何以異！而文人喜於撫事，幾等軍吏攘功，何可訓也！是之謂『同里銘旌』。昔有夸夫，終身未膺一命，好襲頭銜，將死，遍召所知，籌計銘旌題字，或徇其意，假藉例封待贈修職登仕諸階。彼皆掉頭不悅。最後有善諧者，取其鄉之貴顯，大書勳階師保殿閣部院某國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人傳爲笑。故凡無端而影附者，謂之『同里銘旌』。不謂文人亦效之也！是又文人之通弊也！二以上同里銘旌一條七日：『陳平佐漢，志見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廁鼠。推微知著，固智士之相機；搜閭傳神，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其神志所在，則如圖畫名家，頗上妙於增毫；苟徒慕前人文辭之作，強尋猥瑣以求其似，則如見桃花而有悟，遂取桃花作飯，其中豈復有神妙哉！又近來學者，喜求徵實，每見殘碑斷石，餘文剩字，不關於正義者，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補史缺遺，斯固善矣！因是行文貪多務得，明知贅餘非要，卻爲有益後世，推求不憚辭費，是不特文無體要；抑思居今世而欲備後世考徵，正如董澤矢材，可勝暨乎！夫傳人也，文如其

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其或有關考徵，要必本質所具，卽或閒情逸出，正爲阿堵傳神。不此之務，但知市菜求增，是之謂『畫蛇添足』。又文人之通弊也。

以上畫蛇添足一條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貞烈婦女，明詩習禮，固有之矣；其有未嘗學問，或出鄉曲委巷，甚至傭嫗鬻婢，貞節孝義，皆出天性之優；是其質雖不愧古人，文則難期於儒雅也。每見此等傳記，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出入毛詩內則，劉向之傳，曹昭之誡，不啻自其口出，可謂文矣！抑思善相夫者，何必盡識鹿車鴻案，善教子者，豈皆熟記畫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閨秀皆如印板，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真也？由是推之，名將起於卒伍，義俠或奮閭閻，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於宛肖；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是之謂『優伶演劇』。蓋優伶歌曲，雖耕氓役隸，矢口皆叶宮商；是以謂之戲也！而

記傳之筆，從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一以上優伶演劇一條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嘗

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且暮

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弗肖也！往余撰利州故給事成性志傳，性以建言

著稱，故采錄其奏議，然性少遭亂離，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

篇，尤沈痛，可以教孝，故於終篇，全錄其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

許章奏，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鷓首重而舵樓輕矣！今此焚尾，可謂善謀篇

也！』余戲詰云：『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耶？』蓋熟師講授四書文義，

謂之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於

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

點睛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然爲初學示法，亦自不得

不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鋼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

操塾師啓蒙議論，則如用象棋枰，布圍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謂『井底天文』！

又文人之通弊也！

以上井底
天文一條

十日：

「時文可以評選。古文經世之業，不可以評

選也。前人業評選之，則亦就文論文可耳！但評選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

古人之書，今不盡傳；其文見於史傳。評選之家，多從史傳採錄；而史傳之例，往

往刪節原文，以就隱括；故於文體所具，不盡全也。評選之家，不察其故；悞謂原

文如是；又從而爲之辭焉；於引端不具，而截中經起者，詡謂發軔之離奇；於刊

削餘文，而遽入正傳者，詫爲篇終之嶄峭。於是好奇而寡識者，轉相歎賞，刻意

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愛矣！』有明中葉以來，一種不情不

理，自命爲古文者，起不知所自來，收不知所自往，專以此等出人思議，誇爲奇

特；於是坦蕩之塗，生荆棘矣！夫文章變化，侷於鬼神，斗然而來，戛然而止，何嘗

無此景象，何嘗不爲奇特；但如山之岩峭，水之波瀾，氣積勢盛，發於自然；必欲

作而致之，無是理矣！文人好奇，易於受惑；是之謂『誤學邯鄲』。又文人之通

弊也！

以上誤學
邯鄲一條

章學誠，字實齋，會稽人。清乾隆某年進士，官國子監典籍。幼資甚魯，日誦百餘言，常形亟亟。惟性耽典籍，不甘爲章句之學；暇則取子史等書，日夕披覽。觀書憙自抒識力，意所不愜，輒批抹塗改；疑者隨時劄記以俟考問。旣長，遊學使朱筠之門，得徧覽藏書，討論講貫，備知學術源流盛衰得失之故；以所聞見，參證夙悟，有幼時見及，至老不可移者；自歎一時創見，或亦有關天授！特少時學力未充，無所取證，不能發揮盡致耳！遂於史學，以修方志爲時所重。荊州常德和州亳州永清天門石首諸府州縣志，皆成其手，世稱精核！又有湖北通志檢存稿，而著書之尤傳誦者，莫如文史通義內外篇八卷，校讎通義三卷，倡言立議，多前人所未發；大抵推原周禮而有會於漢劉氏，向歆父子部次羣書之旨；辨章學術，鈎稽元要，上下古今，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焉。

錢基博祭孔子文

此文博二十六歲作。時則粗解文字，未嘗學問；管窺之論，寧必爲訓。徒以條議之作，文傷竄濫。茲述孔學條以韻言，雖多狗今文，而囊括羣經錄備一格；敢云自多乎哉！乙丑春日自記

「鱣夫子，天挺聖質！秉筆六藝，不作而述。夏商無徵，從周志壹。周衰興秦，始皇曰俞！封於泰山，議禮徵儒。博士七十，曰古是謨！執德不回，皇赫斯怒！坑儒勿崇，經亦焚鋼。項籍再炬，圖史靡遺！賈董鄭馬，炎漢經師。抱殘守缺，文其在茲！周程張朱，五子誕宋。人師之風，誠正自訟。宋深漢博，越元及明。夫子之道，歷古長庚！崇極而圯，今有非孔！余末小子，夙夜自董。易禮詩書，春秋公穀。蚤歲籀誦，拳拳膺服。仰止者五，請陳其目：——以上總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惟

兆民之豐，貨惡棄地，毋藏於躬，力惡勿出，豈其自封！勿賢勇智以爲己功，講信修睦，何有於余？雄禮運著論，是謂大同。以上大四時之序，成功者去，物窮迺變，

吾人不齟，據亂昇平，太平三遷，質文遞嬗，後來益賢，義傳公羊，三世代謝，歐儒

誦斯，是謂進化。以上進內夏外夷，毋墮大坊，夷夏奚分？不以土疆進於中國，則

中國記夷行則夷，春秋之義降夷有杞，不聞遷地，狄入成周，豈曰進之？筆削維

嚴，是謂攘夷。以上攘夫子訂易，炳焉北辰，屯貴下賤，筮大得民，咸男下女，取女

用吉，羣龍无首，迺曰乾首出，亢龍則悔，蠖屈存身，君子觀象，是謂詘尊。以上詘

周誥殷盤，聲牙之文，易詭而奇，子咀其芬，擊辭於易，無取形似，作爲文章，辭達

已矣！魯論二十文，無摛藻，不求艱深，是謂明道。以上明綜茲五事，下垂千春，民

到於今，雅言宜遵，載瞻聖容，臨之在上，據辭侑樽，尙其來享！以上結

古之祭文，止於告饗而已；中世以還，兼讚言行，祭而兼讚，蓋引神而作也。其

辭有散文，有韻語，有儷語，而韻語之中，又有四言雜言，騷體儷體之不同，要

之羣言發華而降神務實；修辭立誠，在於無媿。犧盛惟馨，本於明德。祝史陳信，資乎文辭。此其大較也。

【並論法】 並論法歷舉所欲言之事，與條議法同。惟條議法之列舉，可以無限；而並論法則祇限兩事。條議法之列舉，每事成章；而並論法多錯互見意；此其異也。獨是並論之法，又自有別；有並論而事無偏重者。有並論而意有側注者。如劉勰文心之風骨鎔裁隱秀諸篇，劉知幾史通之二體篇，此則並論而事無偏重者也。又如劉勰文心之情采篇，劉知幾史通之模擬篇，此則並論而意有側注者也。相題裁篇，惟其當爾！

劉勰情采

因情以敷采，故曰情采。齊梁文勝而質亡。作者會生其時，有慨乎言之；蓋並論情采而側注於情者焉！

一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

文附質也。

此喻文之必本於情。

虎豹無文，則鞞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

此喻

情之有待於文。○起論情采之交和爲用。

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縷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爲

彪炳，縟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

也。三曰情文，五情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

神理之敷也。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僞，故稱

『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

云：『艷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艷說，藻飾以辨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

味孝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

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

詳味孝老數語，束上轉下。○以上言情之不能無待於文，以下言文之必本於情。

夫鉛

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

此一篇之大旨。

故情

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

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咏情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性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真，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曰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皋壤，心纏機務而虛述人外，眞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有慨乎其言之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理，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褻衣，惡文太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設謨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摛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贊曰：

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旣形，英華乃瞻。吳錦好渝，舜英徒艷。繁采寡情，味之

必厭！
反結醒
出正意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梁天監中，官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深被昭明太子愛接，篤志好學，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南行，寤而自喜，稱曰：『敷讚聖旨，莫若注經。』馬鄭諸儒，弘之已精，惟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於是折衷羣籍，乃始論文，撰文心雕龍上下篇，上篇二十有五，論體裁之別，下篇二十有四，論工拙之由，合序志一篇，亦爲二十五篇。揚榘文章，創前古之所未有，吾國之批評文學，當以是書爲權輿矣！

劉知幾二體

此論左傳史記二體不可偏廢，得失互勘，亦正相當；是並論而事無偏重者。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以下迄於周，是謂古文尙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以闕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尙，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以上總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爲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爲長也！至於賢士貞女，尙才儁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沈冥者，

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介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爲短也！

以上論春秋之長短

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

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爲長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相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荆軻並編；此其所以爲短也！

以上論史記之長短

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干寶著書，

乃盛譽邱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

靡有遺也！』案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安得言其括囊

靡遺者哉！向使邱明世爲史官，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真，後漢

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皆德冠人倫，名馳海

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爲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恠，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瑣多蕪，闕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荀悅厭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翦截班史，篇才三十。歷代褒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隱、虞預，而副以千紀；宋書有徐爰、沈約，而分爲裴略，各有其美，並行於世，異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以上結
醒正意

劉知幾，字子玄，避唐玄宗嫌名，以字行，彭城人。總角之年，受古文尚書，苦辭艱瑣，難爲諷讀，父加捶撻不效。聞父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聽，逮講畢，卽爲諸兄說，因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父奇其意，始授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於時年甫十有二矣。父教之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自史漢三國志迄乎唐代實錄，

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傳習始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爲更始立紀。聞者皆斥「童子何知」而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爲非。其它暗合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弱冠擢進士第。武后時，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反，周爲唐，遷祕書少監，仍領史事。當時修史，皆宰相監修，意尙不一。知幾因求罷史職，奏記蕭至忠爲言五不可之故。至忠得書，大慚，固留不許解史任。然又無以酬其意。於是發憤撰史通內外篇。內篇論史家體例，凡三十九篇，今佚三篇。外篇述史籍源流與古人得失，凡十三篇，縷析條分，如別黑白，一經抉摘，雖馬遷班固無辭自解，亦可云載筆之法家，著書之監史矣！斯足與劉勰文心雕龍駢稱吾國譏評文學之肇祖者焉！

【證明法】 證明法者，蓋舉實證以見真識之謂。何者？議論貴具識見。

而識見貴能真實；徒托空言，無徵不信，故議論出以引徵。如墨子之明鬼，荀子之非相，劉知幾之模擬，蘇洵之諫論上，包世臣之文譜等，皆議論少而引證多，蓋證佐備而識見真也。夫證故事自然以多爲貴；如不能多，莫如對舉二事。古之人有行之者，孟子是也。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大事小，則湯事葛，文王事昆夷。以小事大，則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王請大之，則文王之勇，武王之勇，不召之臣，則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管仲。百世之師，則伯夷、柳下惠，不爲臣不見，則段干木、泄柳、宋行、王政，則湯征葛，武王東征，養勇則北宮黝，孟施舍。蓋單舉則似一事偶合，對舉二事，則其理若無不確者，而證辨之力亦厚矣！

荀子非相

此論相之不足信，爲並論法；祇以不重議論而重舉證；乃就「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兩端，於古人尋出許多例證，不必多著議論而惑自解；故又爲證明法。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一篇主旨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以上總舉一篇大旨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昔者衛靈公有

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秃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爾！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周公之狀，身如斷落，皋陶之狀，色如削瓜，閔天之狀，面無見膚，傳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鬚髮，禹跳湯偏，堯舜參眸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耶？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耶？以上證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議論之卑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儂子，莫不美艷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

父羞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俄則東乎有司而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而論議之卑耳！以上證形和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然則從者將孰可也？反詰一句作結發人深省

荀卿趙人名况，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荀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凡三十二篇，號曰荀子。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荀卿後孟子百餘年，荀卿以爲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至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

劉知幾模擬

此文備引述作相效，以證模擬之有善有不善；而分「貌同心異」貌異心同」兩端，亦爲並論法。惟證明法不限於並論法；如墨子之明鬼，則爲演繹法。蘇洵之諫論上，則爲條議法。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以上總挈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一篇大綱，考思欲摺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

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者也。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頒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旣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耶？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以上證貌同而心異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眞，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爲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同，若斯而已！入微之論亦猶孔父賤爲匹夫，棲

皇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自世之述者至此一段將「貌同心異」一貌異心同」比較衡論承上轉下蓋左氏爲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

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於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襄子野宋略敍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江湛爲元凶所殺，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敍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目睹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

云「夜半方歸，槩血滿袖。」夫不言奮槩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槩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以上證貌大抵作者，自

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有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尙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睹斯義。後來明達，其監之哉！以上總論作結

蘇洵諫論上

此文論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爲條議法。特是逐條舉證，而不著議論。然祇以明「說之術」而未及「說之術」可爲諫法。一入後乃舉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以證「說之術」可爲諫法。一而以「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一兩面夾襯，以證「說之術」可爲諫法。一而亦祇「可爲諫法。」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願用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諷不可與之證，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直未易少之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願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借反詰以自問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

也。參權歸經說得圓融無礙

如得其術跟定用之之術句得其術不得其術作翻騰術字一篇之眼

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

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

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

吃定術字

曰：『機智勇辯，

以一術字化為機智勇辯四字

如

古遊說之士而已。夫遊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

其忠。『請備論其效。』

以上揭論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為一篇主意

周襄遊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

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

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

吃定術字

說之術可為

諫法者五。

頂接

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

又以機智勇辯四字化出理論勢禁利誘激怒

諷五法總舉一筆然後逐事分證

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

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

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

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

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閔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十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爲魏鄭公逗一影子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以上論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遊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以上論魏鄭公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迴顧前文作結

【襯形法】 襯形法者，蓋借端作襯，取彼形此之法。如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蔡澤以商君吳起大夫種爲人臣，盡忠致力，其可願孰與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詰應侯而相位之讓有日。然則襯形之法，意在乎激射。言固有直論其事而得失難明，借端相形而軒輊立判者，惟襯形法之與證明法，相似而不同。所謂相似者，以皆引譬故事也。然證明法之引故事，先論定而後引證；而襯形法之引故事，先取譬而後斷論；一似演繹，一近歸納，不同一也。且證明法之引故事，必證其當；而襯形法之引故事，或取其反，一無反證，一有反證，不同二也。知言君子，當辨之矣！

司馬遷秦楚之際月表序

此文言秦楚之際，五年之間，號令三嬪，受命之亟，歷敍虞夏之興，湯武之王，以迄秦之力征經營，積善累功，遠者十餘世，近亦數十年，以反襯之；而漢家承陳項之後，撥亂誅暴，五年之間，遂踐帝祚，相形之下，其亟自見。而究其所以，則曰「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一眼覷破，是謂史識。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敍陳涉七字暴戾滅秦，自項氏。

氏七字上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敍漢家獨十六字詳略之間自見用四下三

四事必長短錯落句句變調非有意作奇其筆性五年之間，號令三嬪。總一筆○三嬪者秦項漢也自生民

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此句一篇之眼受命實兼說三家所以史記于陳涉稱世家于項羽稱本紀惟其五年之間而有三朝受命所以爲亟俗

解專指漢高祖便說不去試問二世既亡漢業未成此時號令所出非項羽而誰又當山東蠶起六國復立武信初與沛公未兆此時號令所出非陳涉而誰故不可言秦不可言楚謂之際者凡以陳項兩

雄也表為兩雄而作却以記本朝創業之由故序以陳項漢並起而側重漢家是謂準題落筆字字稱量而出昔虞夏之興承上自生民以來故積德累

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德累功數十年湯武之王乃

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

弑殺湯武之王修仁行義十餘世秦起襄公章於文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

皇乃能并冠帶之倫殺秦之蠶食百有餘載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總上

湯武秦並擱一筆正以反形陳項漢受命之亟為前古所未有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

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迹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代軼

於三代緒三代一筆詞意周匝而極峻挺○自此以下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

難耳此一篇點眼處故發憤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四字蓋古語也此乃傳之所

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結點出受

字方纔結穴到漢家

劉大櫟息爭

讓清康熙問朱陸之爭甚烈。此論有感而發，提出孔子之大而無外，反襯孟子以下之所見者小兩兩相形，自然盛氣都平，尤妙在出以詼諧，恣肆縱蕩處，本出莊子但不隸莊子之閎奇耳！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語，文，學，其鄙有樊遲；其狂有曾點。孔子之師，有老聃，有郯子，有萇，宏師，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問子桑伯子，而孔子許其爲簡，及仲弓疑其太簡，然後以雍言爲然。是故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雜字點眼嗚呼！此其所以爲孔子歟！至於孟子乃爲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當時因以孟子爲好辯，雖非其實，而好辯之端，

由是啓矣！唐之韓愈，攘斥佛老，學者稱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黨，有朱陸之同異。爲洛之徒，以排擊蘇氏爲事。爲朱之學者，以詆譏陸子爲能。吾以爲天地之氣化，萬變不窮，則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盡。明通之論○揭醒主
意正爲雜字下注昔者曾子之一

以貫之，自力行而入，子貢之一以貫之，自多學而得，以後世觀之，子貢是，則曾

子非矣。頓挫然而孔子未嘗區別於其間，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惟其道有以包容
所以夫子之門雜

夫所惡於楊墨者，爲其無父無君也。斥老佛者，亦曰：「棄君臣，絕父子，不爲昆弟夫婦，以求其清淨寂滅。」如其不至于是，而吾獨何爲訾訾之？大盜至，肘篋

探囊，則荷戈戟以隨之。服吾之服而誦吾之言，吾將畏敬親愛之不暇，今也操

室中之戈而爲門內之鬥，是亦不可以已乎？此論爲朱陸之爭
而發故其言如此夫未嘗深究其言

之是非，見其稍異於己者，則衆起而排之。此不足以論人也。自古學術之爭不過
黨同伐異而已可歎人

貌之不齊，稍有巨細長短之異，遂斥之以爲非人，豈不過哉！北宮黝，孟施舍，其

去聖人之勇蓋遠甚，而孟子以爲似曾子，似子夏，然則諸子之跡雖不同，以爲

似子夏，似曾子可也。居高以臨下，不至于爭；爲其不足與我角也。至于才力之鈞敵而惟恐其不能相勝，于是紛紜之辨以生，是故知道者視天下之岐趨異說，皆未嘗出于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餘。夫恢然有餘，而于物無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無外也！收天矯如神龍掉尾

劉大櫟，字耕南，號海峯，安徽桐城人。讓清康熙末，同縣方苞方官侍郎，號能古文，有大名，見大櫟文，奇之，語人曰：「如苞何足言，同里劉生乃韓歐才耳！自是天下皆聞劉海峯，然累試不第，兩中順天副舉。乾隆丙辰，召試鴻博，庚午，舉經學，皆報罷。晚官黟縣教諭，著有海峯詩文集八卷，同縣姚鼐實從之游，然自以所得爲文，不盡用大櫟法也。于是言古文者稱方劉姚，歷城周書昌曰：「天下文章盡在桐城矣！」此桐城派之名所由起也。惟大櫟之文喜學莊子，尤力追昌黎，而氣不足以舉其辭，其篇法之整潔，不如方氏；而意度之春容，又視姚爲遜論者頗有蜂腰之譏焉！

【比喻法】 比喻法之借端作襯，取彼形此，亦與襯形法同。惟襯有反形，而比必正譬。襯實徵事，而比巧托空徵事者，所引有據托空者，取譬無方，此其異也。易六十四卦之取象，詩三百篇之有比，厥爲比喻文之最古者。迨戰國之文，而極比喻之能事焉。莊列之寓言也，則觸蠻可以立國，蕉鹿可以聽訟。離騷之惝憤也，則帝闕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縱橫馳說之士，飛箝捭闔之流，徒蛇引虎之營謀，桃梗土偶之問答，愈出愈奇，不可方物。而後世文家之工比喻者，莫如宋之蘇氏父子。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微能形之著。蓋蘇洵之文，得力于戰國策；孟子而蘇軾，常教人讀莊子，亦其生平得力所在也。曾國藩每稱一東坡之文，善設譬喻。凡難顯之情，他人所不能達者，坡公輒以譬喻明之。如百步洪詩首數句，設譬八端；此外詩文亦幾無篇不設譬者。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以屠殺膳羞喻輕視民命，以箠楚奴婢喻上忤天。

心皆巧于構想，他人所百思不到者，既讀之而適爲人人意中所有，此其所以爲巧于取譬歟！

墨子非攻

此文以攘竊殺人爲喻，一層進似一層，層層勸比；而攻之當非，不待言而自明。卽小以見大，可謂罕譬而喻臨了。又以黑白甘苦別樹一喻，尤妙在通體出以反詰，警切動宕，信足關善陳善戰者之口，而發其猛省！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伐之；此何也？以其虧人自利也。」虧人自利四字一篇之眼。竊一層。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

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攘一層。至入人欄廄，取人牛馬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

其不仁滋甚，罪益厚！取一層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

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矣，罪益

厚！殺人一層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總前四層頓一筆然後折入今至大攻國所謂有往必收無垂不縮也

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反詰一句

收住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承上殺人一層推勘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

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

謂之不義！總前三層頓一筆然後轉下與上段同一機勢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之而非，從而譽之，謂之

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

遺後世哉？反詰一句收住今有人於此，上兩段若斷若續如峯斷岡連而此則別起一喻如異峯之突起矣文境變幻之至少見黑曰黑

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黑白之辨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

人爲不知甘苦之辨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

譽之，謂之義，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辨乎？反詰一句收住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辨義與

不義之亂也。」

總三段斷
一筆作結

墨子名翟，魯人；爲宋大夫，善守禦，汜愛兼利而非鬥，以繩墨自矯，其道大毅，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欲變文而反之質。其生平足迹所及，則嘗北至齊，西使衛，又屢游楚前之郢，后客魯陽，復欲適越而未果。文子書稱：「墨子無煖席。」班固亦云：「墨突不黔。」斯其諒矣！至其止魯陽，文君之攻鄭，絀公輸般以存宋，而辭楚越書社之封，蓋其犖犖大者。勞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權略足以持危，應變而脫屣利祿，不以累其心。所學尤賅綜道藝，洞究象數之微，有墨子書七十二篇，今存者五十三篇。中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憲音湛湏，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今

書雖殘缺，然自尚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

莊子胠篋

此文以胠篋喻竊國，胠篋者并其閭篋而負之竊國者，並與其聖智之法而盜之，然而胠篋者誅，竊國者侯，而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智耶！要其歸于絕聖棄知，大盜乃止。若嘲若諷，視墨子非攻，又是一種蹊徑。蓋莊子恢詭；墨子平實；一爲巧喻，一爲莊論，故不同也。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縶，固扃鐺；破空而來，起得飄忽。此世

俗之所謂知也！頓一筆蓄勢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縶扃鐺之

不固也！妙妙此等處，正是一喝破人人意思，所有未喝破時，卻是百思不得。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再繳

足一筆是其力量厚處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一氣說下，如快馬砍陣，不容透閃，此便是門符處。有不爲大盜積者

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反詰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

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

社稷，治邑屋，州闔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顛挫爲下文作勢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

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再顛挫然後喝應，正旨不作一直筆妙并與其聖智之法而盜之，故田

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

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智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故田成子以下再繳足，此段筆力十分酣足

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

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

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

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直窮到底，詞意軒爽

竟使人覺，喉不得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

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揭醒一篇主意天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

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

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謀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知耶？反收文境，使不落平。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勿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逆接。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一篇主意。○此轉乃承上段而申明之。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擱工捶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一子獨

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其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栗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

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反結醒
一本意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與孟子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著書內外篇十餘萬言，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睨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犴無傷也。其嗣雖參差而諷詭可觀焉。

【問答法】 古人抒議，出以問答；往復詰難，紛紜主客。論縱橫者，具載七國之策。明學術者，散見諸子之書。蓋獨抒所論，則辭得騁利口，是非以偏而或淆。雙方對詰，則遁辭必知所窮，義理以辨而愈明。斯固明道之準繩，知言之筮龜也！惟宋玉作對楚王問一篇，以抒其遭時不遇之感，其後東方曼倩揚子雲班孟堅之徒，皆仿而爲之；昭明文選因收此三篇，以其皆設爲問答之辭，命之曰設論；則又問答之別裁，嗣賦之支流矣！

孟子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

陳相見孟子；孟子開口發吻，若爲問訊遠人之語，頗不著要，若無意，不知其中皆有關鍵；是之謂急脈緩受。因其有並耕之言，卽曰「許子必種

粟而後食乎？」此句以本位爲閒筆，緊接衣冠兩項「奚不自織」逼他出「害耕」一語。陳相一認自織害耕，孟子已占勝著，然且不說破，猶將器械易粟厚蓄其勢。陳相自認害耕，猶不算數，必逼他更認「不可耕且爲」，且自並將耕二字折倒，然後順勢駁以「治天下亦不可耕且爲」。中間歷引堯舜益禹之功德，故不必以耕見長，惟中間夾一后稷，却脫不了一個「耕」字，卽立時以「教」字抵他，見得教民之益，尤甚於並耕，閒閒將后稷捲過。朱子以爲「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輯所就」。誠哉是言也。陳澧曰：「孟子書諸弟子問，而孟子答之，多客主之辭，乃戰國文體也。如萬章謂『今之諸侯猶禦』，其持論之嚴如此，則其問『不托諸侯』，『不見諸侯』，爲客主之辭明矣。李榕村語錄云：『萬章好論古，大抵博觀雜取一切稗官野史，都記得多，却不知其人，連大禹伊尹孔子都疑惑一番。』此不知孟子文體故也。萬章篇所論唐虞三代之事宏遠深博，非問答之文，不能暢達之，讀書豈可以不知文體乎？」

此尤深明文體之言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

神農即製耒耜之人劈頭書行為神農之言七字已為下文並耕而食伏脈

自楚之滕，踵門

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

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

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三句三聖人字有態

陳相見許行而

大悅。一句將兩人縮合

盡棄其學而學焉。

三段立案担力各在頭句而開章一句尤為通篇繫領

陳相見孟子

接入

道許

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

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

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

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歟？」曰：「否。」以粟易之。」

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

「然。」「自為之歟？」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緊承翻出四句不急中緩緩中急不

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爲不陶冶？上已截住

又起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

「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歟？至此乃乘勢折入不

爽絕倫。有大人之事有小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橫四句如

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空翻七句不出或勞力。一勞

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一當

堯之時，提筆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

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敕治焉。舜使益掌火，堯

益中下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禹單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

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

入。雖欲耕得乎？借禹作一結束。點耕字后稷教民稼穡，后稷樹藝五穀。五穀熟而

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有人憂之，使契爲

司徒，稷契串下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

曰：復打堯身上此轉有奇勢『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

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再點耕字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

束下挈下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此下詠歎大人之事教人以善

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孔引

語一段文境愈開文氣愈警『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

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繳堯舜字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

用於耕耳！三點耕字

蘇伯衡警說

此文論文無體無法，無難無易；論文不在繁不在簡而在達；論文境宜何如；論文烏乎以如所言審問明辨設爲主客辭意相生，一氣呵成而論文境之宜何如則尤旁譬博喻極酣暢淋漓之致！

「尉遲楚好爲文，謂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

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以上論文無體『有法乎？』曰：『初何法？』

『謀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以上論文無法『難乎易乎？』曰：『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

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以上論文無難無易

『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一二言而非不

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以上論文在達不在繁簡『宜何如？』曰：『如江河。』『何

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
『何也？』曰：『統攝也。如置陣如構居第。如國建都。』『何也？』曰：『謹布置也。
如草木焉，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而葩。』曰：『何也？』曰：『條理精暢而有附
麗也。如手足之有十二脈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
脈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沈
鬱也。如張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
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煙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
』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
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何也？』曰：『潔淨也。如
太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復馳
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
』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

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梁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礪雕琢也。』以上論文境宜如何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載。左丘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詠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華。積於中而發乎外。其言不期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羽毛。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以上論文鳥乎以及尉遲楚出以告公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之道。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僨焉。無難能者矣！』贊歎

結作

蘇伯衡，字平仲，建安人，博洽羣籍。元末貢於鄉。明太祖奠定江南，徵辟知名士，置禮賢館。伯衡與焉。擢翰林院編修。有蘇平仲集十六卷。文詞蔚贍，或病其用意太苦，遣詞太繁，縛然茹古者深，不求似古人而未嘗不似，終非自托宗派，描頭畫角者所可及也。說者釋也，述也，解說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始自孔子之說卦，厥後漢許慎著說文，蓋亦祖述其文而爲之釋也。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獨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說煒燁而譎誑」，而劉勰文心雕龍著論說一篇，歷引伊尹論味，太公辨鈞，及燭武紓，鄭端木存魯，此近於戰國策士之游說，非此之所謂說也。

【辨白法】 同名者白其不皆同實；同然者辨其不皆同是；此之謂辨白法。如韓愈之有諱辨，柳宗元之有桐葉封弟辨，說文「辨判也」，周禮天官弊羣吏之治六曰廉辨注「辨謂辨然於事分明無有疑惑也」。夫古人之文有題曰辨而不盡出於判白同異者，如陸機辨亡論之鋪敘吳事，劉峻辨命論之侈言命數，辭藻紛紜，亡當明辨是也。然有不題辨而辨然分明者，如昭明文選序別白經子史之無當於文是也。儻言事而不知辨白，則任舉一事一物以喻諸人人，皆模糊影響之談耳！寧有當焉！

龔自珍六經正名

此文根據古誼辨白後世所稱十三經中之有傳、有記、有羣書、有子而非

孔子之所謂六經考據之文而出以廉悍之筆語有裁斷閒以頓挫不爲冗瑣斯爲難得！

「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經久矣！莊周天運篇曰：『孔子曰：『某以六經奸七十君而不用』』記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有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教，孔子所覩易書詩，後世知之矣。若夫孔子所見禮，卽漢世出於淹中之五十六篇。孔子所謂春秋，周室所藏百二十國寶書，是也。是故孔子曰：『述而不作。』司馬遷曰：『天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六經六藝之名，由來久遠，不可以臆增益。以上辨六經由來久遠，非孔子所作以下辨十三經中之有記有傳有羣書有子善夫漢劉向之爲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有經，有傳，有記，有羣書，傳則附於經，記則附於經，羣書頗關經，則附於經，何謂傳？書之有大小，夏侯歐陽傳也。詩之有齊魯韓毛傳也。春秋之有公羊，穀梁，左氏，鄒夾氏，亦傳也。何謂記？大小戴氏所錄凡百三十有一篇，是也。何謂羣書？易之有淮南道訓二篇，古五子十八篇，羣書之

關易者也。書之有周書七十一篇，羣書之關書者也。春秋之有楚漢春秋，太史公書羣書之關春秋者也。然則禮之有周官，司馬法，羣書之頗關禮經者也。漢二百祀自六藝而傳記而羣書，而諸子畢出，既大備，微夫劉子政氏之目錄，吾其如長夜乎！何居乎後世有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之喋喋也。東上起下出以頓挫搖曳之筆最爲軼宕有致或以傳爲經。公羊爲一經。穀梁爲一經。左氏爲一經。審如是，是則韓亦一經，齊亦一經，魯亦一經，毛亦一經，可乎？歐陽一經，兩夏侯各一經，可乎？易三家。禮分慶戴。春秋又有鄒夾。漢世總古今文爲經，當十有八，何止十三？如其可也？則後世名一家，說經之言甚衆，經當以百數。或以記爲經。大小戴二記畢稱經。夫大小戴二記，古時篇篇單行，然則禮經外，當有百三十一經。或以羣書爲經。周官晚出，劉歆始立，劉向班固灼知其出於晚周先秦之士之掇拾舊章所爲，附之於禮，等之於明堂陰陽而已。後世稱爲經，是爲述，劉歆非述，孔氏善夫。劉子政氏之序六藝爲九種也，有苦心焉，斟酌盡善焉，序六藝矣，七

十子以來，尊論語而譚孝經。小學者，又經之戶樞也，不敢以論語夷於記，夷於羣書也。不以孝經還之記，還之羣書也。又非傳，於是以三種爲經之貳。雖爲經之貳，而仍不敢悍然加以經之名。向與固可謂博學明辨慎思之君子者哉！詩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向與固豈非則古昔崇退讓之君子哉！後世又以論語、孝經爲經。假使論語、孝經可爲經，則向早名之。且曰『序八經』，不曰『序六藝』矣！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嘗率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哉！亂聖人之例，淆聖人之實，以爲尊聖，怪哉！非所聞，非所聞。然且猶爲未快意，於是乎又以子爲經。東上起下出以搖曳頓挫之筆映宕有致漢有傳記博士，無諸子博士。且夫子也者，其術或醇或疵，其名反高於傳記。傳記也者，弟子傳其師，記其師之言也。諸子也者，一師之自言也。傳記猶天子畿內卿大夫也，諸子猶公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不專事天子者也。今出孟子於諸子，而夷之於二戴所記之間，名爲尊之，反卑之矣！子與氏之靈，其弗享矣！問『子政以論語、孝經爲經』

之貳論語孝經則若是班乎？答否否！孝經者曾子以後支流苗裔之書，平易汎濫無大疵，無闕意眇指如置之二戴所錄中，與坊記緇衣孔子問居曾子天圓比，非中庸祭義禮運之倫也。本朝立博士，向與固因本朝所尊而尊之，非向固尊之也。然則劉向班固之序六藝爲九種也，北斗可移，南山可墮，此弗可動矣。後世以傳爲經，以記爲經，以羣書爲經，以子爲經，猶以爲未快意，則以經之輿臺爲經，東上起下出以搖曳頓挫之筆帙宕多致爾雅是也。爾雅者釋詩書之書，所釋又詩書之膚末，乃使之與詩書抗，是尸祝輿臺之鬼配食昊天上帝也！

龔自珍，字瑟人，號定庵，更名鞏，浙江仁和人。清宣宗道光九年進士官禮部主事。生平博極羣書，於經通公羊春秋，於史長西北輿地。其文以六書小學爲入門，以周秦諸子吉金樂石爲崖郭，以朝章國故世情民隱爲質幹。沈博奧衍，自成一家。同光之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云有定菴文集十五卷。

陳鐘凡諸子流別

此文究明諸子之同原異趣，因以辨白從前諸子流派之說爲不足信；而別出己見，衡以禮學分爲四派，頗有發前人所未發者！

一諸夏學術，至春秋以後而不變古之學在官守變而在於私門矣！古之學主致用變而在於明理矣！古之學尊舊聞變而貴自發舒矣！凡是皆就其迹言之也。若求其變革之大原則仍存乎禮。蓋百家皆出於禮而諸子身際周末文盛之世，目擊夫禮教末流，惟繩墨之是守，節文之是從，舍本逐末，習僞失真，去大道之歸且日遠，故仲尼游于觀之上，喟然而歎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大人世及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利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

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禮由此言之，道德仁義失而後有禮，仲尼其知之矣。

老聃故謂『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是皆去辨異而漫差等，超乎禮而言

道德者也。此一派也。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學主於循舊，故晏子對齊侯

數言修禮。內篇諫上及左氏昭二十三年傳曾子言禮載諸大小戴記，孫卿言禮者法之大分。

類之綱紀』是皆謹守禮教，遵循勿失者也。此又一派也。墨家出於清廟之守

本禮樂之大宗。墨翟以爲『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

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要略則務斟酌損益，期諸至善者也。此又一派也。名家出

於禮官，而尹文作華山之冠以自表。莊子天下郭注表上下均平惠施之學，去尊法家明刑飭

法以輔禮制，其流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是皆出於禮而殘禮者也。則又一

派也。凡斯四流，其指趣雖殊，皆務經國治人，持躬履則，特見地有差，至丹素相

非，甘辛互忌，後之學者，遂昧其同原異趣之迹矣。以上究明諸子之同原異趣而衡以禮學別爲四派觀先民

論次諸子，有條其學說言之者，有擲其淵源言之者。舉學說以論諸子，則無流

派可言

或學派不同而學說同。莊子以宋鉞尹文爲一類，孫卿則以宋鉞與墨翟並稱，是皆僅論學說之異同而不別流派。

擲淵源而別同異，則有家

法可論。莊周孫卿揚摧百氏，並就其學術大體剖析，是非未嘗分別家法也。莊

周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

不忤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

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

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以本爲精，以物爲蠱，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

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

天

下別出惠施桓團公孫龍，以爲非得於古之

道術者矣其所舉有墨名法道小說五家而以宋鉞尹文並論田駢慎到並論老聃關尹莊周分疏則以論學大指爲別未嘗強分流派也孫卿非十二子曰一從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是它囂魏牟也忍情性綦裕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是陳仲史鱗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僂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是墨翟宋鉞也尙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馴察之則偶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是慎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按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視莊子增魏牟陳仲史鱗鄧析子思孟軻七子而又以墨翟與宋鉞並論其不別家法視莊子無以異也至司馬談乃有六家之說曰『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

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敍四時之大順，不可說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敍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前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檢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史記自敍統括諸子，標名立派之說，至此始劉氏父子更恢廓之，遂有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之目。曰：諸子十家，可觀者九家而已。觀司馬氏劉氏之說，信條理密察，秩然有紀，使人有本末端緒之可尋矣！雖然，諸子有非流派所可律者焉。蓋士官世守其業，各尊所聞，誠條貫釐然，未容混視。及私門講學，弟子各就所尙，隨情挹取，或一人學賅數家，或一家學歧數派，卽以一人專明一家之學，亦復多乖舊術，獨辟新知，將非家法所能賅，且戾王官之陳迹。試詳論之，劉略列管子於

道家而其言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權霸之謀輕重之術則純乎法家之言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爲道家言弟子職一篇又屬儒家言矣鄧析著錄名家而其言「百官有司各務於刑循名責實察法立威」則商韓氏意言「達道者無知之道無能之道聖人不死大盜不起」則漆園氏語言「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尊貴無以高人聰明無以籠人資給無以先人剛勇無以勝人」則柱下史之遺教至云「藏形匿景羣下無私明君視民而出政」則又管子之旨。楊慎鄧析子說慎到以法家學黃老道德之術申子學本黃老而主刑名韓非喜刑名法術而歸本黃老。史記是皆學貴旁通無取墨守非裁篇互著未足見諸家學術之全然割裂篇章天下又將無完書流別之說於此而憲其蔽一也尹文言「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又言「名正法順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名者所以正尊卑法者所以齊衆異」曰「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治國萬物所不能亂」曰「古之爲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

專所制，民知所歸。』大道上下是由刑名流爲法術者也。鄧析言：『天之於人無厚。

君之於民無厚，父之於民無厚，兄之於弟無厚。』尤極慘覈寡恩之致。至申不

害學號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史記索隱引劉向別錄其佚文云：『名

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聖人貴名之正也，以其名聽之，以其名視之，以其名命

之。』尤深契尹文刑名之旨。故太史公謂：『其學施於名實。』申韓例傳韓非亦言

『刑名參同。』道言道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

名自命，不知其名，復修其形。』楊權則又以法術原本，刑名是故，言刑名者必用

法術。而言法術者必本刑名，兩者實相因而不可離析。今名法殊科，是強生分

別，其蔽二也。以法術論：『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受官，循名

爲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此人主之所執。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

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此人臣之所師。』韓非定法篇則申商學術異

趨，較然易見。今旣析名法爲二科，復合法術爲一類，通局兩失。就通義言則刑名法術當爲一家就局義

言之則名法殊科
法術亦當分類

合分無當其蔽三也禽滑釐受業卜商而流爲墨家商鞅學於

尸佼而流爲法家吳起學於曾子而流爲兵家孫卿之徒有李斯韓非又援儒

而入法。是諸子學不純師云何流派？則其蔽四也。司馬遷曰：『老子著書上下

篇，言道德之意。』司馬談以道德名其學，今題曰道家，則據上而遺下，儒本術

士之稱，說文加諸孔顏，則又以通而就局，縱橫爲一時致用之術，不足賅行人之

學，議官明王治之本，豈駁雜之流。凡此並形名異充，聲實異謂，則其蔽五也。明

常有獻俘之典，而墨翟非攻，禮家重尊卑之等，而惠子去尊，凡是多獨標新諦，

非必拘守舊章，成其家學律以家法，寔礙孔多，其蔽六也。由此六蔽觀之，則司

馬氏六家之稱，劉氏十家中可觀者九家之論，張衡九流之名，後漢書本傳誠均不

如莊周孫卿不分流派之得當矣。以上辨從前言諸子流派者之未得其當至若直稱某子，亦校勝強立

某家之稱也。蓋子本卿士之號，家爲疇官世業之名，周室世祿，以官爲世代，守

舊業，子就父學爲疇官，故稱疇人子弟。其在左傳載史墨曰：『夫物物有官，官

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昭二十九年

史記曆書言：『疇人子弟分散』。集解引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律年』。

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索隱引韋昭曰：『疇，類也』。蓋謂弟子之學，

類於父兄，故有家學之名。如淳訓疇爲律，阮元遂以疇人爲治曆者之稱，實望文生訓。莊子言：『百家往而不返』。

孫卿言：『百家無所竄，小家珍說之所願』。孟子言：『法家拂士』，並指此言

之也。自王官失守，家學放失，久無世業之足云。稱『某家者流』，誼將安取？說文

者別事詞也。一切經音義兩引說文辰水之義流別也。以釋派是則者流猶言此派矣。至若言子則指人言，非指派別言之也。何休

公羊解詁曰：『古者士大夫通稱曰子』。宣六年汪中曰：『古者孤卿大夫皆稱子』。

子不成詞，則曰夫子。子者，人所指名也。以夫配子，取足成詞。凡爲大夫，自適以

下皆稱之曰子。孟獻子、穆伯之孫、穆伯之二子爲其諸父而稱曰夫子。崔成、崔

彊稱其父亦曰夫子，故知其爲大夫者，例稱夫子。述學今按魯論載蘧伯玉使

人問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寡過未能』。邢疏謂：『夫子

指蘧伯玉季氏將伐顓叟。夫子曰：『求無乃是爾過歟？』冉求曰：『夫子欲

之。』邢疏：『夫子謂季氏』左傳寧嬴稱陽處父曰：『夫子其不沒乎？』文六年晏

子謂韓宣子曰：『夫子，君子也。』昭二年是皆夫子爲卿大夫通稱之明證。良以

官師合一之世，肆版者必入官。曲禮言官學事師說文仕訓學足證當時非仕無從授書故子弟稱師曰子曰夫

子。迨學在私家，其人率身從士大夫之後，而能掌官守之實，子弟遂以子題其

述造。此亦名得其正者也。至漢人著本師，更冠子於姓氏之上。公羊有子沈子

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諸家。何休曰：『以子冠上，著其爲師。』隱十一年解詁宋

人承其說，遂有子程子子朱子之稱。諸子誠古今之達號矣。以上辨稱某家不如稱某子今揚

榘流別，以禮學爲百氏之權衡，因略分諸子爲四派。若推尋本底原始王官，仍

承劉氏十家之言，以御紛煩，其餘稽撰成書，本原師說，闡禮無間乎古今，博采

不遺於小大，庶其信而有徵。免夫智者之鑿，惟是識解淺陋，腹笥濂虛，倉卒摛

詞，知難免夫穿穴補苴刪削實所賴於方聞。一以上結明述作之旨

陳鐘凡，字斟玄，江蘇鹽城人，以民國五年卒業北京大學文科，歷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東南大學國文部主任、金陵大學國學教授，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著有古書校讀法、諸子通誼，刊行於世。

【歸納法】 別白法者，同然而白其異。歸納法者，異義而歸於同。兩者相反而實相成。蓋義不別白，則語嫌籠統。辭無歸納，則義近枝碎。如老子第一章，明有名無名之同，謂之玄。墨子兼愛上之明君臣父子之不一，慈孝以及盜賊之相竊賊大夫諸侯之相亂攻，皆起不相愛。又如章學誠言公歷舉經傳子史以明古人之言所以爲公龔自珍古史鈞沈論歷舉六經諸子以歸於史皆歸納法也。

老子一章

此章論道不可以有名，亦不可以無觀，而亦有名，亦無名，以同歸於玄。直起直落，一氣混成！

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以上論道，不可以有名。無名天地之始。句有名，萬物

之物，

轉下一句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

妙者天地之始也。

常有欲以觀其徼。

徼者歸終也。宇宙之究竟也。○以上論道不虛可以

無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以上論有名無名，同歸於玄。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無爲

自化，清靜自正，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

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

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墨子兼愛上

此篇論天下兼相愛則治，乃極論不相愛之必亂，以反形治之必出於兼愛，實爲襯形法而歷引天下之亂物，以明其皆起不相愛，則又爲歸納法。開闔動宕，驅濤湧雲，而一出入，筆力堅淨，與老子之詞意雋妙者不同。

一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

返

焉能治之？

焉訓爲乃

不知亂

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於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

返

焉能攻

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

點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層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

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

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

翻進

一層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

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

是何也？皆起不相愛。一句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再翻進盜愛其室，不愛

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人身以利其身。此何也？皆

起不相愛。一句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又翻進大夫各愛

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

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總束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一句○以上論

反於文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一筆繳轉以下層猶有不孝者乎？視父

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弟子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

孝不慈，亡有。猶有盜賊乎？視人之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

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

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此，則天下治。以上論兼故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總結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

則亂。
」
結明
主旨

章學誠言公

此篇論古人之言，所以爲公；歷引書詩論語諸子史漢以爲推論，語不離宗，可爲歸納正法。

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開宗明義一篇之旨志期

於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爲我有也。以上揭明宗旨起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以言語觀人之始也。必

於試功而庸服，則所貴不在言辭也。誓誥之體，言之成文者也。苟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多方誥四國之文也。』說者以爲周公將王之命，不知斯言固本於周公成王允而行之，是卽成王之言也。蓋聖臣爲賢主立言，是謂賢能任聖，是亦聖人之治也。曾氏鞏曰：『典謨載堯舜功』

績併其精微之意而亦載之。是豈尋常所及哉！當時史臣載筆亦皆聖人之徒也。一由是觀之，賢臣爲聖主述事，是謂賢能知聖，是亦聖人之言也。文與道爲一貫，言與事爲同條，猶八音相須而樂和，不可分屬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調而鼎和，不可標識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以上論尙書以明言公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所爲作也。』是則男女慕悅之辭，思君懷友之所托也；征夫離婦之怨，忠國憂時之所寄也；必泥其時而爲其人之質言，則鷓鴣實鳥之哀音，何怪鮒魚忿誦於莊周，萋楚樂草之無家，何怪雌風慨歎於宋玉哉！夫詩人之旨，溫柔而敦厚，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舒其所憤懣而有裨於風教之萬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爲名，則是爭乎藝術之工巧，古人無是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以上論詩經以明言公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藝皆周公之舊典，夫子無所事作也。論語則記夫子之言矣。『不恆其德。』證義巫

醫未嘗明著易文也。『不忤不求』之美季路，『誠不以富』之嘆夷齊，未嘗言出於詩也。『允執厥中』之述堯言，『元牡昭告』之述湯誓，未嘗言出於

書也。

墨子引湯誓

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詩書初無識別，蓋亦述作無殊之旨也。伯

厚嘗據古書出孔子前者考證論語所記夫子之言多有本古書或有僞託不盡可惡要之古人引用成說不甚拘別

夫子之言見於諸家之稱述，諸

不無真僞之參而子思孟子之書所引精粹之言亦多出於論語所不載

而論語未嘗兼收，蓋亦詳略互托之旨也。夫六藝

爲文字之權輿，論語爲聖言之薈萃，創新述故未嘗有所庸心，蓋取足以明道

而立教而聖作明述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

嘗矜爲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以上論論語以明言公

周衰文弊，諸子爭鳴，蓋在夫子既

歿，微言絕而大義之已乖也。然而諸子思以其學易大下，固將以其所謂道者

爭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先哲舊章存錄而不爲識別

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訓是也。

管子地圓淮南地形皆工訓之遺

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

所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後死事，韓非之載其李斯駁議是也。莊子讓王漁父

之篇，蘇氏謂之僞託，非僞託也，爲莊氏之學者所附益爾。晏子春秋，柳氏以爲墨者之言，非以晏子爲墨，爲墨學者述晏子事以名其書，猶孟子之告子萬章名其篇也。呂氏春秋先儒與淮南鴻烈之解同稱，蓋謂集衆賓客而爲之，不能

自命專家斯固然矣。然呂氏淮南未嘗以集衆爲諱，如後世之掩人所長以爲

己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權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嘗不約於一律。呂氏將爲一代之典要，劉

安托於道斯又出於賓客之所不與也。諸子之奮起，由於道術旣裂，而各以聰明

才力之所偏，每有得於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

成理者，故將推衍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苟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授述於前

與附衍於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

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以上論諸子以明言公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

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

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爲存義之資也。世之譏史遷者，責其裁裂尙書

左氏國語國策之文，以謂割裂而無當。

出蘇明允史論

世之譏班固者，責其孝武以前

之襲遷書，以謂盜襲而無恥。

出鄭漁仲通志

此則全不通乎文理之論也。遷史斷始五

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尙書左國，豈將爲憑虛亡是之作賦乎？必謂左國而下，

爲遷所自撰，則陸賈之楚漢春秋，高祖孝文之傳，皆遷之所採摭；其書後世不

傳，而徒以所見之尙書左國，怪其割裂焉；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書

斷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遷史，豈將爲經生決科之同題而異文乎？必

謂孝武以後爲固之自撰，則馮商揚雄之紀劉歆賈護之書，皆固之所原本，其

書後人不見而徒以所見之遷史，怪其盜襲焉；可謂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

以載言爲翻空歟？楊馬詞賦尤空而無實者也；馬班不爲文苑傳，藉是以存風

流文采焉，乃述事之大者也。以敘事爲徵實歟？年表傳目尤實而無文者也；屈

賈孟荀老莊申韓之標目，同姓侯士異姓侯王之分表，初無發明而僅存題目；

褒貶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而僅求事

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義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

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以上論史書漢初

經師抱殘守缺，以其畢生之精力發明前聖之緒言，師授淵源等於宗支譜系，

觀弟子之術業，而師承之傳授，不啻覺鵠黑白之不可相淆焉。學者不可不盡

其心也。公穀之於春秋，後人以謂假設問答以闡其旨，爾不知古人先有口耳

之授，而後著之竹帛焉。非如後人作經義，苟欲名家，必以著述爲功也。商瞿受

易於夫子，其後五傳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

嘗有書，則三家之易著於藝文，皆悉本於田何以上口耳之學也。是知古人不

著書，其言未嘗不傳也。治韓詩者，不雜齊魯，傳伏書者，不知孔學。諸家章句訓

詁有專書矣。門人弟子，據引稱述，雜見傳紀章表者，不盡出於所傳之書也。而

宗旨卒亦不肯乎師說，則諸儒著述成書之外，別有微言緒論，口授其徒，而學

者神明其意，推衍變化，著於文辭，不復辨爲師之所詔與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觀之者，亦以其人而定爲其家之學，不復辨其孰爲師說，孰爲徒說也。蓋取足以通其經而傳其學，而口耳竹帛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爲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以上論經師以明言公嗚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爭於文，則言可得而私矣！實不充而爭於名，則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則爭心起而道術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後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於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後人之言，欲以炫己；非古人不欲炫而後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與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操術不可不慎也。』古人之立言處其易，後人立言處其難。何以明之哉？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於中而不得不笑，疾被體而不得不呻，豈有計於工拙敏鈍，而勉強爲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在，學以趨之，學之所在，類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

之同然者，卽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傳之其人，能得我說而變通者，卽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窮畢生之學，問思辨於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輔，其立言也不易然哉！惟夫不師之智，務爲無實之文，則不喜而強爲笑貌，無病而故爲呻吟，已不勝其勞困矣；而況挾恐見破之私意，竊據自擅之虛名，前無所藉，後無所援，處勢孤危而不可安也；豈不難哉！夫外飾之言，與中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可知也；不欲爭名之言，與必欲爭名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通古今前後而相與公之之言，與私據獨得必欲己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立言之士，將有志於道而從其公而易者歟？抑徒競於文而從其私而難者歟？公私難易之間，必有辨矣！嗚呼！安得知言之士而與之勉進於道哉！

以上援古
衡今作結

龔自珍古史鈎沈論

此文以六經諸子都歸之史；羣籍之存佚，都歸功罪於史；而以孔統持史統；樹義堅卓，屬辭典核，考據之文，可謂得未曾有！

「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殷紂時，其史尹摯抱籍以歸於周。周之初始爲是官者，佚是也。周公召公太公既勞，周室改質家躋於文家，置太史史於百官，莫不有職事，三宅之義，佚貳之，謂之四聖。蓋微夫上聖叡美其執任治是官也。是故儒者言六經經之名，周之東有之。夫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書也者，記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記動之史也。風也者，史所采於民而編之竹帛，付之司樂者也。雅頌也者，史所采於士大夫者也。禮也者，一代之

律令史職藏之故府而時以詔王者也。小學也者，外史達之四方，瞽史論之賓客之所爲也。今夫宗伯雖掌禮，禮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樂雖司樂掌之，樂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樂。故曰：『六經者周史之大宗也。』孔子歿，七十子不見用。衰世著書之徒，蠶出泉流，漢氏校錄，最爲諸子。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故夫道家者流，言稱辛甲，老聃；墨家者流，言稱尹佚，辛甲；尹佚官皆史。聃一本作聃之官實爲柱下史。若道家，若農家，若雜家，若陰陽家，若兵，若術數，若方技，其言皆稱神農黃帝；神農黃帝之書，又周史所職藏。所謂三皇五帝之書者是也。老於禍福，熟於成敗，絜萬事之盈虛，窺至人之無競，名曰任照之史，宜爲道家祖。綜於天時，明於大政，考夏時之等，以定民天，名曰任天之史，宜爲農家祖。左執繩墨，右執規矩，篤信謙守，以待彈射，不使王枋弛一本作弛，不使諸侯驕上，名曰任約劑之史，宜爲法家祖。博觀羣言，旣迹其所終始，又迹其所出入，不蒙一物之譏，不受諸侯蹈舐，使王政不清，庶物奸生，名曰任

名之史，宜爲名家祖。臚引羣術，愛古聚道，謙讓不敢刪定，整齊以待能者，名曰任文之史，宜爲雜家祖。窺於道之大原，識於吉凶之端，明王事之貴因，一呼一吸，因事納諫，比物假事，不辭矯誣之刑，史之任諱惡者，於材最爲下也，宜爲陰陽家祖。近文章，眇語言，割榮以任簡，養怒以積辨，名曰任喻之史，宜爲縱橫家祖。抱大禹之訓，矯周文之偏，守而不戰，儉而不奪，人名曰任本之史，宜爲墨家祖。五廟以觀怪，地天以觀通，六合之際，無所不儲，一本儲下有無所不語四字，謂之任教之史，宜爲小說家祖。劉向云：『道家及術數家出於史。』不云：『餘家出於史。』此知五緯二十八宿異度，而不知其皆繫於天也；知江河異味，而不知皆麗於地也。故曰：『諸子也者，周史之支孽小宗也。』夏之亡也，孔子曰：『文獻，紀不足徵。』傷夏之史亡也。殷之亡也，孔子曰：『文獻，宋不足徵。』傷殷之史亡也。周之東也，孔子曰：『天子失官，傷周之史亡也。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

必先夫其史

以上論六經諸子皆可歸之史

周之東其史官大罪四小罪四其大功三小功三帝

魁以前書莫備焉；郟之君知之楚之左史知之周史不能存之故傳者不雅馴

而雅馴者不傳謂之大罪一正考父得商之名頌十二於周百年之間亡其七

太師亡其聲絃焉太史又亡其簡編焉謂之大罪二周之雅頌義逸而事荒人

逸而名亡；弊所獻燕享所歌大抵斷章作者之初指不在。晉儒序詩以斷章爲

初指以諷諫爲本義以歌者爲作者三者史不能宣而明謂之大罪三有黃帝

秣有顓頊秣有夏秣有商秣有周秣有魯秣有列國秣七者周天子不能同列

國赴告各步其功告朔忘終乃亂而弗從周享國久八百餘祀其敝不改是以

失理是失官之大者謂之大罪四古之王者存三統國有大疑匪一祖是師於

夏於商是參是謀今連山歸藏亡矣三易弗具孔子卒得坤乾於宋亦弗得於

周史之小罪一列國小學不明聲音混茫各操其方微孔子之雅言古均其亡

乎史之小罪二夫史籀作大篆非一本非下有爲字廢倉頡也周史不肯存古文文少而

字乃多矣。象形指事，十存三四，形聲相孳，千萬並起，古今困之。孔壁既彰，蝌斗煌煌，匪籀而倉，蓋憲章者文武，而匪憲章宜王。史之小罪三，列國展禽，觀射父之徒，能言先王命祀，而周史儋，乃附葺弘爲神怪之言，不能修明，巫覡祝宗，不能共鬼神。燕昭秦皇，淫祀漸興，儋弘階之，妖孽是徵。史之小罪四，帝魁以降，百篇權輿，孔子削之，十倍是儲，雖頗闕不具，資量有餘。史之大功一，孔子與左邱明，乘以如周，獲百二十國之書，夫而後春秋作也。史之大功二，冠昏之殺，喪祭之等，大夫士之曲儀，或以爲數，夫舍數而言義，吾未之信也。故十七篇之完，亦危而完者也。史之大功三，周之時，有推步之方，有占驗之學，其步疏，其占密。天官有書，先臣是傳，唐都甘公，一本公作石爰及談遷，是蹟是宣。史之小功一，史秩，下大夫，商高，大夫，官必史也。自高以來，疇人守之，九章九數，幸而完。史之小功二，吾躋彼奠，世繫一本繫作系者，能奠能守，有麻譜謀，有世本，竹帛咸舊，是故仲尼之徒，亦著帝繫姓。後千餘歲，江介之都，夸族之一本之作始甚。史之小功三，夫功罪之

際存亡之會也。絕續之交也。天生孔子，不後周，不先周也。存亡續絕，俾樞紐也。

史有其官而亡其人，有其籍而亡其統。史統替夷，故孔統修也。史無孔，雖美何

待！孔無史，雖聖曷庸由斯以譚罪大，亦可掩功大，亦可蒙也。以上論史統替而孔統修而羣籍之存佚其功

罪皆歸之史孔雖歿，七十子雖不見用，王者之迹雖息，周祿不爲不多，數不爲不躋，

府藏不爲不富，沈敏辨異之士，不爲不生，緒言緒行之迹，不爲不踈，莊周隱於

楚，墨翟傲於宋，孟軻端一本端作瑞於齊，梁公孫龍譁於齊，趙之間，荀況廢於道路，

屈原淫於波濤，可謂有人矣。然而聖智不同材，典型不同國，擇言不同師，擇行

不同志，擇名不同急，擇悲不同感，天各材，材各志，志各器，器各情，情各名，名各

祖。夫周自我，史佚辛甲，史籀史明，史伯而後，無聞人焉。魯自史克，史邱明而後，

無聞人焉。此失其材也。七十子之徒，不之周而之列國，此失其志也。不以孔子

之所憑藉者憑藉，此失其器也。三尺童子，督儒小生，稱爲儒者，流則憲，稱爲羣

流，則慍，此失其情也。號爲治經，則道尊，號爲學史，則道誦，此失其名也。知孔氏

之聖而不知周公史佚之聖，此失其祖也。夢夢我思之！如有一介故老，攘臂河洛，憫周之將亡也，與典籍之將失守也，搜三十王之右史，拾不傳之姓氏，補詩書之彙罅，逸於後之剔鐘彝以求之者，以超辰之法，襴不顯之年月，定歲名之所在，逸於後之布七麻以求之者，爲禮家之儒，爲小節之師，爲考訂之大宗，逸於後之彌縫同異以求之者，明象形，說指事，不比形聲，不譚孳生，推本音，明本義，逸於後之據引中一本無引中二字，段借以求之者，本立政作周官，述周法，正封建之里數，逸於後之雜真僞以求之者，誦詩三百，篇綱於義，義綱於人，人綱於紀年，明著竹帛，逸於後之據斷章以求之者，烏乎！周道不可得而見矣！階孔子之道，求周道得其憲章，文武者何事？夢周公者何心？吾從周者何學？逸於後之譚性命以求之者，辭七逸而不居，貞六失而不卹，自珍於大道，不敢承，抑萬一幸而生其世，則願爲其人，歟！願爲其人，歟！

以上論階孔子之道求周道以歸重於己

聖哲繇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原夫論

之爲禮所以辨正然否，窮於有數，追於無形，迹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感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迹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劉勰云：

【演繹法】歸納法者，籀納衆端而歸之一義，而演繹法，則根極一義以衍爲數支；原於易者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六十四卦，譬之百尺老柯，枝葉扶疏，而建以一幹，故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卽演繹之意也。後來楊雄之作太玄擬焉。

老子十六章

此章由觀復一義以遞衍爲一復命「知常」容「公」王「天」道「久」諸義，而「知常」一義最爲老子五千言吃緊處。昔王弼以老語易，而魏晉清談之士好老易並稱，然老子知常，易經觀變支節儘可附會而根極之一義不同，此不可不察也。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

以上論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

根曰靜，是謂復命。

以上自觀復一義
遞衍出復命一義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以上自復
命一義遞

衍出知
常一義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

王之爲言往也，大道之行天下爲
公，講信修睦，何所往而不利哉。

王乃天

天行健，君子
以自強不息。

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以上自知常一義遞衍
出容公王天道久六義。

老子二十五章

此章自「道」之一義遞衍「大」「逝」「遠」「反」四義，又自「大」遞衍「自然」一義，與十六章義相發。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逝卽往也，反卽復也，無往不復。○以

上自道遞衍出大逝遠反四義。故道大。天大。地大。主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君其一焉。以上重申大

所不賅之謂道大無所不覆之謂天大無所不載之謂地大大卽公之意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無所不往之謂王亦大王之爲言往也逝也此之所謂大曰逝者卽十六章之所謂公乃王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上又自四大遞衍出自然一義

墨子明鬼下

此篇歷引書傳以明鬼神之有，實爲證明法；而由甲以推乙，如剝繭抽絲，竟一端，又引一端，盡一義，又衍一義，紛綸妙緒，層出不窮，則爲演繹法。

二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是以存夫爲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追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

將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以上原明鬼之所由作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

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

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無爲儀者也。誠或聞之見之，則必以爲有。莫

聞莫見，則必以爲無。子墨子言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

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

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

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

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當此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

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爲君者以教其臣，爲父者以教其子，讖同曰：『戒

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之懔懔也！』懔懔林切急疾也，懔與戚義同。以若

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一句點眼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東上開下，又衍一事。昔者

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人面鳥身，素服玄純，面狀正方。鄭穆

公見之，乃恐懼奔。神曰：『無懼！帝享汝明德，使予錫汝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

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名？』曰：『予爲句芒。』若

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一句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

東上開下又衍一事。昔者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

死人無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

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

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

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

誅，若此其僭濫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一句非惟若書

之說爲然也！東上開下又衍一事。昔者宋文公君鮑之時，有臣曰祝射姑，固嘗從事於厲厲神

管子請桓公立五『射姑！是何珪璧之不滿厲祀堯之五吏』神故厲神降於其身射姑是何珪璧之不滿

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牲肥也！春秋冬夏饌失時，豈汝爲之歟？

意鮑爲之歟？射姑曰：『鮑幼弱在荷纒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射姑特爲之。』

祿子舉杵而敲之，殪之壇上。當是時，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宋之

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憺邀也！』以

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一句點眼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束上開下又衍一事昔者

齊莊公之臣，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微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

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由與猶同猶欲也大雅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是猶卽欲也謙與兼同言欲兼殺之兼釋之也恐失有罪

乃使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蒞盟，剗羊而灑其血。讀王里國

之辭，旣已終矣！讀中里微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殪之盟所。當是時，

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共盟不

以其情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憺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

哉！一句點眼○以上就衆之所共見共聞以明鬼神之有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情，豈足以斷疑哉！

奈何其欲爲尙士君子於天下，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情哉！』子墨子曰：若以

衆之耳目之情，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

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

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譬去衆人耳目之情，又衍出上觀聖王之

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

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

祭分哉？一句非惟武王之事爲然也。東上啓下由武王而衍古聖王古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僂

也，必於社。賞於組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

之說爲然也。東上啓下由古聖王而衍虞夏商周三代之王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

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叢社；必擇國之父

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必擇六畜之脂肥粹毛，以爲犧牲；珪璧琮璜，稱財爲

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官府選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故古

者聖王之爲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有，其務鬼神厚矣！一句又恐後世

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又恐後世子孫不能敬威以取祥，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又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則務，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又重之；亦何書之有哉？』又一詰難引故事衍而引古書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聞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一句點眼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由周書而衍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貞蟲細腰蜂螺蠃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允及飛鳥，莫不比方。比方猶言順道也矧惟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惟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

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書之鬼也。一句且商書獨鬼，而

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由商書而禹誓曰：「大戰於

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

絕其命！』又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

田野寶玉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於左，右不共於右，若不共命！御非

其馬之政，若不共命！』若猶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

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一句故上者夏

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又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

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一句點眼○以上上觀聖王之是故子墨子曰：嘗

若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

之道也。是以吏治官府之不絜廉者，男女之爲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

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迫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

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絜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迫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天下治。」

應起
作結

蘇軾倡勇敢

此文自「勇以氣爲決」一義遞衍「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兩義；行文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掇，曲盡人情物理，看東坡文字，須看他無中生有。

「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氣字一篇之眼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

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致勇莫先乎倡，蓋天子無皆勇之將，將軍無皆勇之士，倡莫善乎私，故天

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三句立一篇之局，致勇有術，總下倡私兩句，而篇勢則連屬爲三。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

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以上總挈起夫倡者何也？

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

君。提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勇有見虺蜴而却走，

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怯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頓挫然閭閻之小民，爭鬥戲

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怯而可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

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

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就怯者卒然之發指出氣來怯者亦有此氣故有術可以致之勇故古

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用於未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

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敗也。故曰：致勇有術。繳應○以上空發致勇有術以氣字為主致

勇莫先乎倡。卸落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一人

之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搏，勝負之勢，未有所

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一夫即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

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橫接二句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

發之，及其翻然勃然而用其鋒，是之謂倡。以上發倡莫善乎私。卸落天下之人，

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

難能也。難得難能是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如必有難報之恩者矣！三句逼出私字天

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此句提撥陰厚二字是私字，詰釋下分兩層申

論一層就本人身上推出不可不私之情一層，援事拓出不私之弊，蓋私為倡之實用，故其文獨長。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

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呼應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

必其上之所異也。此就本人身上推出不可不私之情，以異字撰私字。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

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

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萬死之

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

倡；呼應機神一片不已難乎！此援漢武帝事來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己而私之，則

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看他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

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為倡也。以上發倡之何以必私天下之禍，莫大乎上作而下

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入時事立言方是時務，策否則祇成倡勇論矣。

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

收應莫有倡

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

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

而將軍無腹心之士！

收應不知所私

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

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

誰爲之倡哉？

以上綰到時勢作結

